如何以“嘶，姐姐腰好细”写一篇病娇文？

知乎

- 首页
- 会员
- 发现
- 等你来答

小说

生活

文学

病娇

如何以“嘶，姐姐腰好细”写一篇病娇文？

被浏览

3,669,748

查看全部 139 个回答

闲得无聊的仙女

姐弟恋-人传人！（这个作者毫无逻辑小学鸡）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19.00 的盐选专栏

「嘶，姐姐的腰好细。」少年摩挲着，替她把肩带拉上去，「可惜，我女朋友还在隔壁。」

宋鱼倒吸一口气。

送上门被拒绝，这感觉让她很羞耻。

「那，我小声一点？」她试探着在他耳边说。

呵.....

少年借着月色，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一双桃花眼突然装满 l 笑意。

有趣。

他笑得身子微颤，却又因为腰上的伤，笑的幅度不敢太大。

「……」他叹了一口气，伸手又将她肩带慢条斯理地拉下来，最后俯身在她肩头轻轻咬了一口。

冰凉酥麻的触感让她忍不住抖了一下。

他倒是也不急，拉着她的手放到自己腰间的绷带上，笑着说：「姐姐，条件有限，你得自己来。」

宋鱼瞟了一眼他的腰，纱布缠着的面积有点触目惊心。

可是都到了这一步，她也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

她轻轻地说了一个字：「好。」

《迎男而上》帅痞弟弟✗伪白莲姐姐，已完结。

2

一夜疯狂后。

第二天，宋鱼照镜子，发现嘴唇有些肿。

嘶……

想起昨晚的画面，她皱了皱眉头，自己终究是低估了他。

顾不上那么多，她得起来做饭。

路过客厅，看见一群人在那里有说有笑，她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是两家人正在商量名义上的妹妹林冉订婚的事，她就是因为这件事被叫回来的。

订婚的对象……是昨晚折腾了她一夜的男人，巨富宫家的继承人——宫羡。

「宫羡，你这伤口怎么又出血了，昨天不是已经好了吗？」林冉心疼地看着他，蹲在地上拿着棉签给躺在沙发上的宫羡涂药。

宋鱼听见这话，心里一惊。

她忍不住目光瞟向那边，只见他腰左侧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像是被什么利器刺伤的。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她想。

继母闻声也走过去看，看到宫羡腰间绷带上的血，不禁皱了皱眉头。

「你这怎么弄的，这么严重。」

宫羡目光却从宋鱼出来开始，一直落在她身上。

怎么弄的？

他冲着宋鱼挑了挑眉，用玩味的眼神觑着她，见她躲了，便忍不住浅笑。

「昨晚……没太注意。」他道。

昨晚！

宋鱼想到昨晚，头皮发麻。

他算是给她上了一课，什么叫条件有限？

条件有限就是男人躺着也能把你折腾个半死。

明明她嘴唇都快被自己咬破了，他最后还在她耳边说了几个字：「姐姐可真要命。」

一句话把事情归在她身上。

3

「宋鱼，早上的面条太硬了。」继母冲进厨房，没有什么好脸色。

宋鱼的思绪被打断，吓了一跳。

「我煮得早，不煮硬一些怕糊。」宋鱼解释。

「你诚心的吧，你妹妹男朋友的家人第一次来，你就开始作妖？」继母压着声音，怒气不减。

「……」宋鱼咬着唇不说话。

「我警告你，中午的饭再做成那样，你奶奶这个月的医药费你别想了！」继母又拿奶奶威胁她。

这是宋鱼的死穴，继母知道。

「知道了。」宋鱼背过身开始切菜。

如果说昨晚跑到妹妹男朋友的房间，她还有过一丝内疚，现在就连那一丝内疚都荡然无存了。

她凌晨六点起来，在全家人都在梦乡的时候，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做早饭，就这样还要被继母骂。

这样的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她受够了。

但她无法摆脱，奶奶的医药费是继母捏着的她的软肋。

那么，就怪不了她要报复了。

继母一家人有多想通过妹妹林冉攀上宫家，她是知道的。

男方父母根本没有过来，就来了一个舅舅，而继母一家人却把三姑六婆都叫来了，这阵仗，不像是商量，更像是逼婚。

4

饭菜陆续上桌，一家人也陆续过来坐下。

宋鱼选了个角落的位置，强撑着快要闭上的眼睛玩手机。

「宫羡，你看，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呢是你年龄还没到，领证还得等 2 年后，你可以和冉冉先办个订婚宴，你觉得怎么样？」继母觍着脸，笑得极其献媚。

年龄没到?

宋鱼忍不住内心嘲讽，继母是有多想把自己女儿嫁过去，这么着急办订婚宴。

她忍不住抬头看他。

他顶着一头灰色的头发，戴着一对黑色的耳钉，脸上贴着创可贴，一脸的桀骜不驯。

昨天来的时候就脸上、手上都是伤，听说是跟人刚打完架……

就这样的人，算什么良配?

继母不过是看上了宫家在江城的商业地位。

「问我舅舅吧。」宫羡漫不经心地吃着饭，语气清闲，仿佛这不关他的事。

继母脸上有一丝挂不住。

「他舅舅，你觉得呢？」

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一直正襟危坐，不说话的时候有一种震慑人的气压，「我的建议是两个孩子先多相处一阵子，订婚宴并不着急。」

嚯，宋鱼算是看懂了。

还真是逼婚。

「我们家也算是在江城有头有脸的，他俩都……都这样了，还不订婚？」继父终究是忍不住，放下筷子，语气中有些怒意。

「林总，话不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年轻人正常交往，那些事都是自愿发生的，你不能拿那件事逼两个孩子订婚，万一以后这性格不合……分手也是常有的事。」男人不紧不慢，说得合情合理，却也丝毫不退让。

而宫羡干脆在一旁自顾自地玩手机，完全置身事外。

「你……」继父气得身子发颤，脸色铁青。

宋鱼看戏一般看着这场谈判。

她倒是好奇，这宫羡是被继母抓住了什么把柄，才会被逼婚。

「宫羡。」林冉看气氛有些紧张，朝着宫羡撒娇，想要他解围。

「嗯。」他依旧懒散地玩着手机，不怎么想理会的意思。

「他舅舅，订婚宴也可以推迟，但你们得给我们一个大概日期，也不能一直拖着是吧。」继母不得已退让了。

……

宋鱼觉得好困，她已经再也没有心思去听他们的对话，坐在座位上昏昏欲睡。

刚要闭上眼，手机闪进一条微信。

「姐姐困了吗？」

是宫羡。

宋鱼被这条微信，惊到瞌睡都没了。

这才想起，昨晚事后她要了他的微信。

她抬头，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看。

心真大！

一群人在讨论他和妹妹的婚事，他竟然有心思跟自己发微信。

她愣了一会，面不改色回了一句，「怎么，要和姐姐一起睡吗？」

发完信息，她抬头偷瞄他。

看见他也是一副面不改色的样子，只是盯着手机屏幕的眼睛忽然有了笑意。

微信又来了。

「还是不了，我惜命。」

宋鱼盯着屏幕，心跳漏了一拍。

看吧，这个人每次都能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明明是他先发的微信，她只是回复，他却弄得好像她做了什么万恶的事情。

「惜命，还不懂节制？」宋鱼没好气地敲了几个字过去。

扑哧……

他终究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桌子的人都停止了讨论，目光全集中在宫羡身上。

发现大家盯着自己，他也不急，只是笑着说：「你们继续。」

气氛一下子更为死寂。

这下换宋鱼忍不住笑了。

她怕自己笑出声，干脆起身去了厕所。

5

从厕所出来，她也无心再去吃饭，干脆往后院走。

刚拐过一个角落，手就被人拉住，然后身子一跌，撞到一堵人墙。

「嘶，」被撞到的人轻哼出声，「姐姐，你怎么每次都让我这么痛。」

宋鱼一抬头，就看见了宫羡那张帅得惨绝人寰的脸。

他真是她见过的第一个，把「漫画脸」三个字演绎得如此生动的人。

她退开身子，「你怎么在这儿？」

要说不紧张是假的。

晚上可以肆无忌惮，白天她还是不敢嚣张。

她警惕地看了一下周围有没有人。

宫羡被她紧张的表情逗笑了。

「透气。」

他说完摸出一根烟，偏着头点燃，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圈。

宋鱼看了一眼他熟练的动作，越发觉得他不是好人。

跟她一样。

「能给我一根吗？」她笑着问。

他愣了片刻。

「想抽？」他问。

「嗯。」她觉得抽烟是坏女孩专属，所以想试试。

他迟疑了片刻，没有拒绝，却也没有拿烟给她的意思。

就在宋鱼纳闷他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忽然吸了一口烟，然后单手托住她的后脑勺，低头吻了下去。

又辣又刺鼻的烟雾配着他火热的吻，一下子挤满她的口腔，窒息的感觉让她头脑发晕。

不过一秒，她呛得眼泪都往下掉。

「咳咳……」他意识到她有些难受才不舍地放开她，她微颤着身子咳个不停。

他笑着给她拍背顺气，「看，女孩子还是不要抽烟了，不好。」

「你……」宋鱼涨红了脸，想脱口大骂，奈何喉咙被呛得厉害。

「宫羡！」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宋鱼条件反射地跟宫羡拉开距离。

「姐姐？」声音停在一米开外，宋鱼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是林冉。

被当场抓到，宋鱼有些后背发凉。

「你们怎么，在一起？」林冉的笑容僵硬得好像分分钟就要垮掉了。

宋鱼看了宫羡一眼，他那气定神闲的样子，很显然是把问题抛给了她。

「他问我哪里可以抽烟，我带他来后院。」宋鱼编了一个超烂的借口，想要蒙混过关。

「是这样吗？」林冉很明显不相信，又问宫羡，结果宫羡直接笑而不语，「姐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

宋鱼这才想起自己被呛到面红耳赤的事，想起他刚才吻自己的动作，不禁心跳加速。

这怎么解释？

她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大概率是要败露了。

「不会抽烟，还偏要抽，你们女孩子都这么叛逆？」站在一旁的宫羡懒懒开口，目光始终落在宋鱼身上。

「姐姐，你要抽烟？」林冉惊讶地瞪大眼睛，原来如此，难怪她脸那么红，「抽烟可不是好女孩。」

宋鱼被这两人一唱一和弄到发蒙，罢了，自己也算逃过一劫。

「偶尔。」宋鱼深呼吸几口，瞪了一眼宫羡，「别告诉你妈。」

说完转身离开。

她刚走了几步，就听见-——

「我姐姐也不知怎么了，一天带一个男友回家，我怎么劝她都不听，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宋鱼的脑神经被她的话刺激到一阵阵发麻.....

看，这就是她那个乖巧可爱，善良温柔的妹妹。

她不知道别人听见这样的话会怎么想她，心底有些不是滋味，却又觉得自己跟宫羡半斤八两，何必解释。

她没再听下去，快步回了屋。

6

一顿饭后，一家人还在各种商讨。

表面上的笑容背后，都是钩心斗角的算计。

宫家这块大肥肉，江城哪家不想咬一口？

宋鱼收拾了桌子，默默地在厨房洗碗、擦地。

过了不知多久，大概是人走了，宋鱼听见外面安静了下来。

「姐姐……」

宋鱼蹲在地上擦地，抬头便看见了林冉。

「干吗？」她不想理会这个妹妹。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大家心知肚明，装都懒得装。

啪……

一个装满菜汤的盆突然砸到地上，精致的陶瓷碎了一地，伴随着的还有一地的菜汤。

刚才擦了半天，这下算是白干了。

「怎么办姐姐，我手滑了。」林冉说这话时，脸上还在笑，根本没有任何愧疚感。

「……」宋鱼望着一地的垃圾，气到发毛，却没有立马跟她撕。

她站起来，拿了扫把，开始清理。

结果刚扫到一起的碎片，再次被林冉一脚踢开。

这一次，宋鱼知道避无可避，抬头狠狠地看着她，「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林冉双手环胸，轻蔑地瞟她一眼，「姐姐是不是觉得我男朋友又帅，又有钱，所以想勾引他？」

「也是啊，比起姐姐那些歪瓜裂枣的穷酸男朋友，宫羡是不知道强了好几百倍。

「可是，姐姐不照照镜子吗？就你那比我们家阿姨还土的样子，他会看上你？我拜托你有点自知之明吧。

「你和你那妈一个德性，只配嫁给残疾人。」

宋鱼不是第一次被她羞了辱。

但，这是第一次她不想再忍耐。

她扔了扫把，拍了拍手，直直地朝着林冉走去。

「你想干吗？」林冉见她走过来，有些心虚。

「我警告你，你敢打我，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

宋鱼沉思了一秒，抬头，「现在也没多好看。」

说完，她一把抓住林冉的衣领，往前一扔，林冉因为穿着细高跟，重心不稳，啪叽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啊……」林冉看到自己买的几万的裙子全粘上了菜汤，气得尖叫。

她伸手指着宋鱼，「你好大的胆子！妈……妈……」

「我就没有怕过。」宋鱼站在原地，等待着审判。

不出所料，继母三秒到达战场，不需要问原因，啪……

先给了宋鱼一个耳光。

很快，宋鱼的脸就肿了起来，脸颊火辣辣的疼。

她舔了舔嘴角，咸咸的，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继母的首饰剐蹭出了血。

呵……

她依旧没动。

等继母和林冉二人发泄完，她只说了一句：「满意了吗？满意了我就去休息了，厨房你们自己收拾吧。」

宋鱼没再理母女二人，径直走出厨房。

她不能还手，她拼命告诉自己，奶奶这个月的住院费该打了。

7

她躺在床上，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往事，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当年宋鱼的父亲开了一个公司，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继母作为秘书上位。

宋鱼的母亲被逼离婚，离婚后连宋鱼都没要，就离开了这里嫁给别人。

宋鱼的父亲和继母结婚，好景不长，三年不到，父亲被人举报财务造假，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在继母的哄骗下，父亲为了保住财产，跟继母离婚，又把公司转到了继母名下，结果继母管理公司不到一年，就和现在的继父结了婚。

继母再婚的时候，宋鱼才知道，继母早就和现在的继父有了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林冉，只比自己小三岁。

人的一生，到底要听到多少虚假的谎言？

可惜这些，父亲是再也看不见了，他只能待在牢里，看那四四方方的天空，这些秘密只有宋鱼一个人守着，烂进肚子里。

宋鱼今年大四，23 岁，老家还有个需要天天住院的奶奶。

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在继母那里，她连打工都不行。

她弄不到一分钱，她有求着继母，才能保证奶奶每个月的住院费。

不……还有继父，偶尔给的零花钱。

想到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宋鱼快速起来，去厕所洗了洗把脸，才去开门。

「叔叔。」宋鱼见林军站在门口，手上拿了些冰袋。

她捋了捋头发，尽量遮掩自己肿胀的脸。

「你阿姨又打你了？」林军沉着声音问。

「嗯。」宋鱼不想说话，只想让他赶紧走。

因为今天，继母和妹妹都在家。

她担心……

「叔叔帮你冰敷下，可怜的孩子。」林军说着，不由分说地就进了宋鱼的屋。

「叔叔，不用，我自己来。」宋鱼拒绝。

「别跟叔叔客气。」林军朝她递了一个眼神，意味深长。

「……」宋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只好把门关上。

「来，坐到叔叔这里来。」林军一屁股坐在她床上，招手让她过去。

宋鱼内心很忐忑，但还是硬着头皮过去。

「啧啧……那个女人下手这么狠。」林军一边给她冰敷，一边像是无意地把手搭在她大腿上。

刚开始时不动，后来他竟慢慢地抚摸起宋鱼的大腿来。

「叔叔，我想起来了，阿姨让我去收拾厨房。」宋鱼一下子弹起来。

「我已经让张姨做了，家里有保姆，你去做什么，下次我说说你阿姨。」林军说着又把她拉过去。

宋鱼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你看你这么漂亮，细皮嫩肉的，怎么能做粗活。对了，上个月叔叔给你的零花钱，用完了吗？」林军说着又从皮夹拿出一沓钱，递到她面前。

宋鱼看了一眼，咬咬牙，还是坐过去，任他摸。

他也就占占便宜，不敢真的做什么。

「阿姨……」宋鱼想提醒他，让他别那么放肆。

「她和你妹妹出去逛街了，一天天地，就知道花钱。」

！！！

宋鱼一下子敲响了警钟。

她有不祥的预感。

她开始慌了，想着如何逃脱，她摸到手机，偷偷地乱按。

直到一阵刺耳的视频通话声音响起，林军才收住了手上的动作。

「谁？」林军问她，脸上充斥着被打断的不满。

「我……我男朋友。」宋鱼拿起手机，嗖地一下站起来，去了厕所。

8

「找我有事？」话筒那边一个男声懒懒的传过来，宋鱼打了一个冷战。

刚才自己胡乱按，竟然拨到了宫羡的微信。

「有，有事。」不管是谁，宋鱼都不希望他挂上电话。

她得拖延时间，想办法摆脱继父。

「什么事？要我当你男朋友？」他轻笑，他听到了她刚才跟旁人说是男朋友打来的，「姐姐，你男朋友这么多，请问我排多少号？」

「不是，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能不能帮帮我？」宋鱼若不是慌了神，也断不会向一个只有一夜之缘的人求助。

她没办法了。

她怎么能摆脱一个适龄男人？

「哦？」宫羡转了转手里的酒杯，「姐姐要我怎么帮你？」

「你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你只要来就好。」他来了，继父就得去接待他，她就解放了。

思来想去，这是去如今最好的办法了。

「又要我来？」宫羡顿了顿，叹了一口气，半天才沉着声说，「姐姐还真把我当鸭了？想了就叫我？

「不好意思了，你也知道，我腰不行了，你宠幸你的其他男朋友吧。」

说完，电话挂断了。

哄……

宋鱼脑子一片空白。

正在这时——

厕所响起了敲门声。

她慌了。

她拼命地给他打过去，他都没有再接。

她手指都开始颤抖，不知道怎么办了。

最后，她颤抖着给他编辑微信。

「我遇上了一点麻烦，你能不能来一趟……

「你不来也行，你给我爸打个电话，就说你要来。

「你也可以说不来，假装跟他说说婚事。

「总之……帮帮我……」

……

发过去的信息石沉大海。

她孤立无援。

宫羡此时正在包厢和一群富二代打牌。

接完电话后，他就一直心不在焉，一直在输。

「宫少，怎么，有烦心事？」肖骁走过来，给他把酒满上。

「……」他没说话，只是抽出一支烟，偏头让肖骁给自己点上。

「听说你前天跟张翼那小子干上了，还赔了他几十万？你自己也伤成这样，何必。」

「赔钱……也得打。」宫羡笑了笑，喝了口酒，扔了牌，站了起来。

「怎么，刚来就要走？」肖骁见他要走，急忙拉住他，怕他走出去又跟谁干上了。

宫羡夹着烟，没理会他，只是低头浅笑，「一些破事。」

说完没有犹豫，径直出了门。

9

宋鱼一直躲在厕所，不出来，任凭林军在外面怎么敲，她反锁了门，也不回应。

她受够了这样的日子，撕破脸就撕破脸吧。

即使明天要迎来的结果是毁灭，今天她也要放肆一回。

不知道林军在外面敲了多久，她在里面浑浑噩噩的，然后发现外面竟然没了动静。

即使这样，她也不敢出去。

她要等到继母回来。

继母虽然不是好人，但总归还是能管住继父的，有她在，他不敢乱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不开门？」他声音懒散，听不出任何情绪。

宫羡?

他，怎么来了?

「不是吧，姐姐求着我穿越了大半个江城过来，就让我吃闭门羹？」他笑着说。

是因为他来了，继父才放过了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宋鱼不怕他。

即使和他也不过见了一面而已，她却不怕他。

「我能去你那儿吗？」宋鱼打开门，第一句话就是这样问他。

宫羡见到她的一瞬间，就震惊了。

因为她脸上的五指山，实在是太过于引人注目。

他脸上笑容有些僵硬。

下一秒他又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模样。

「去我那？姐姐想干吗？」

宋鱼被他的话呛到，他也不是个好惹得主，只好硬着头皮说。

「你想干什么，都行。」

他盯着她，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这个姐姐真有意思，无时无刻不想勾引他。

他觉得自己也是有病，竟然也不抵触这样的游戏。

「走吧。」

他转过身，没再看她。

迈着两条长腿，他跨步出去，走得潇洒。

后来宋鱼才知道，宫羡让林军去见他，说是商量林冉的事，林军哪敢耽误，立马就去了。

结果呢，显然是被宫羡放了鸽子。

宋鱼看他一路上气定神闲面不改色，即使面对林军的电话质问也直接忽略不管。

这样的他真够渣。

不过，她很喜欢。

10

宋鱼夜不归宿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

一如往常，没有任何人关心她。

宫羡的公寓很大，很新，看起来就像是从来没有人住过。

宋鱼洗完澡出来，他还在抽烟。

「所以，现在能告诉我理由了吗？兴师动众让我跑这么一趟，就这么喜欢玩我？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很贵。」他夹着烟，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有多贵？要睡几次才能抵债？」

她只穿了一件睡袍，光着腿，头发没擦干，笑得妩媚。

「呵……」他吐了一口烟，低头浅笑，不再跟她兜圈子，「你利用我？」

他去了林家才发现她利用自己支开林冉父亲，然后就看到她躲在厕所。

虽然他不清楚具体发生什么事，但看见她把厕所门锁得那么死，倒也猜了个大概。

还真是复杂的一家人。

「是，你没猜错，如你所见，我那个继父，也就是你未来的老丈人，像所有男人一样喜欢年轻女孩的身体，而我刚好近水楼台……」宋鱼一边把头发，一边风轻云淡地说着下午他看到的惨烈的一幕，「与其和他……我更喜欢你。」

宫羡顿了一下，透过烟雾，盯着她，像是要看穿风轻云淡、故作轻松的她。

「呵……」他轻呵出声，吐了一口烟，不知道在想什么。

「笑什么，难道你不喜欢吗？」宋鱼觉得他是在不赞同自己的说法。

具体哪里不赞同，她也知道。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他笑着看她，然后伸手，一把拉着她跌坐在他腿上，用没有夹烟的手将她耳边的头发捋到而后，低头轻咬了一下她耳垂，低声道，「喜欢也要取之有道，还有我只喜欢你晚上的时候……」

一阵电流从宋鱼耳根传向全身，她轻轻颤抖了一下，看着他没说话。

她只想笑，好一个取之有道。

他和她，从昨晚到现在，算哪门子的取之有道？

不过，他救了自己，她就得付出点代价。

她懂。

她伸手将半干的头发全弄到一边，然后坐在他腿上，环住他脖子，轻声问：「你还可以吗？」

看她的神情动作，他喉结滚动，一瞬间有些恍惚，直到听到她的话才恢复理智。

「我行不行，姐姐不是最清楚？」他笑着抬头，轻轻在她下巴啄了一下。

「关灯吗？」宋鱼表现得很主动。

「随你。」他任由她动作。

「那我关了。」她抬手，按向开关。

……

后来两人抱着入睡。

宋鱼一直没睡着。

她疼，身体，心理，都疼。

熬到早上七点，她起床，穿好衣服，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了他皮夹的钱，去了医院。

11

宫羡醒来的时候，有些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梦里她说着：「你们男孩子嘴都这么甜吗？叫声姐姐听听。」

「姐姐。」

「你乖一点，姐姐什么都给你。」

……

他被她迷了心智。

现实中，她给他发了微信，「我拿了你一张卡，买条裙子，不介意吧。」

一条微信把他踢回现实。

最亲密的时候，他为她的境遇感到心疼，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某些时刻他甚至觉得这样一直抱着她也不错。

可是梦醒了，他才知道昨晚的动情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姐姐就是姐姐，可以笑着哄你，但丝毫不影响她下床之后一脚把你踢开。

他熄了手机屏幕。

没有回她，最后删了她的微信。

宋鱼到医院的时候，奶奶还在睡觉。

护士一看到她，就催她缴费。

虽然早就预料继母这个月不会来缴费，她还是心底一凉。

从包里摸出才拿到的卡，她去了缴费处。

刷卡的时候，需要密码，她看见卡的背面有一串数字，输进去，刚好。

缴费后，回到病房，她就看见奶奶穿戴整齐，提着一个装衣服的袋子，扛着各种生活用品，俨然一副要直接出院的阵仗。

「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宋鱼赶紧抢过她手里的东西，放回原处，奶奶却又固执地再次拿起来。

「刘雪梅母女又欺负你是不是？护士都跟我说了，这个月住院钱她都没打。她们打你了吗？」奶奶盯着宋鱼，一双苍老的眼睛坚定得不可动摇。

「没有，你别乱想，她只是忘了。我这是自己不小心磕的……」宋鱼解释。

她不想奶奶出院。

「他们对你不好！你别骗我了。那家人那么恶毒怎么可能对你好。」

「没有的事。」宋鱼想扯出一点笑容，安慰奶奶，可是怎么都扯不出来。

她不想让老人担心。

「那你就继续骗我吧，这医院我今天非出不可。」奶奶扔下东西，干脆什么都不要，就这么走了。

「奶奶！」宋鱼追上去，「你别多想，你的身体怎么可以出院？」

「奶奶老了，」奶奶一双眼通红地看着孙女，看着她脸上的痕迹，心疼不已，「就算再让我活十年，你要是过得不快乐，我还不如不活。」

奶奶伸手摸了摸宋鱼的脸，接着说：「乖孙女，要是能看见你幸福快乐，哪怕只活半年，也比活 10 年强，你懂吗？你没必要为了奶奶委曲求全。」

奶奶说完，转身走了，颤巍巍的身体走得决然。

宋鱼看着奶奶的背影，突然鼻子一酸，这个世界上，对自己好的，只剩下奶奶了。

她没办法，只好去办了出院。

办完手续，她扛着大包小包，没看人就走进了电梯，站定了才注意到里面有个戴着口罩顶着一头灰发的男生。

因为拿的东西太多，她整个人基本都快被东西挡住了，她看不清别人，别人也看不清她。

她想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也是染了个灰色头发……

「你这腰，还治不好了不成？」

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奶奶的主治医生，江淮。

顶着灰色头发的男生没说话。

「就这么一个小伤，居然还能反复出血，你让我对我的从医生涯产生了怀疑。」

「你不才当了两年医生？」灰发男生冷情吐出这么一句。

！！！

宋鱼听到这个声音，原地爆炸。

她早该想到的，又是灰色头发，又是腰出血，不是宫羡是谁。

此刻，她只想，要是回到一分钟前，她绝不会跨进这个电梯。

就在她觉得自己应该尽量不要引起这两人注意时——

「宋……鱼？」江淮先发现了她。

她没了。

「江医生。」宋鱼避无可避将手上的袋子拿下去了一些，露出半张脸。

「你奶奶怎么突然就要求出院了，她那个身体……你能跟我来下办公室吗？我详细跟你说。」江淮迟疑了一会，还是主动帮宋鱼拿过大部分东西。

在此过程中，宫羡一直冷着一张脸，鼻孔朝天，一副不认识她的冷酷模样。

很好。

真的很好，宋鱼觉得自己和宫羡的关系也见不得光，所以装作谁也不认识谁是最好的情况了。

「好，谢谢你，江医生。」宋鱼也没推辞，任由江淮帮忙拿过手上的东西。

「不……不用谢。」江淮整个人都肉眼可见地紧绷了起来。

这个变化没能逃过宫羡的眼睛。

他双手插兜，高傲得不可一世，只是时不时用余光瞟一眼宋鱼，又瞟一眼江淮这个表哥。

看见两个人别别扭扭，他莫名觉得生气。

所以这个姐姐，还真是走到哪撩到哪，真如林冉所说，一天换一个男朋友，还把他也玩得团团转？

像这样的姐姐，可不是自己这个学霸表哥能够对付的。

「江医生，我的腰不治了吗？」宫羡突然冷冷地问。

「你那个不急。」江淮压低声音。「反正治了还得坏。」

宫羡：「？」

宋鱼：「？」

「暂时没机会坏了。」宫羡突然冷笑一声，漫不经心地补上一句，意味深长地看了宋鱼一眼，「远离女人。」

宋鱼心里咯噔一下。

他这话里有话，让她不得不内心忐忑。

「你小子，说话注意点！」江淮压低声音警告他，他这个表弟，爱玩又浪荡，他那些光辉事迹，家里都传开了。

叮……

电梯开了。

「呵……」宫羡冷哼一声，率先跨步出去。

宋鱼觉得宫羡好像有哪里不对，不就事早上拿了他一张卡，让她还明说啊，说话夹枪带炮的。

渣男！这么抠吗，就想白睡？

都渣了，还渣得这么单纯……

12

来到江淮办公室，江医生给宋鱼倒了一杯茶，就开始跟宋鱼讲奶奶的病情。

足足讲了半个小时。

在此期间，宫羡一直坐在沙发上，懒懒地玩手机。

只是越玩越烦。

「江医生，谢谢你，我能加一个你的微信吗？」宋鱼拿出手机，「如果奶奶遇到什么情况，我能问问你吗？」

「可以。」江淮立马拿出手机。

此时坐着毫无存在感的人突然漫不经心道：「病人加医生微信？这符合规定吗？有什么不能打办公室电话？」

「……」宋鱼知道宫羡今天有点跟自己作对，有些难堪。

「你小子闭嘴！」江淮瞪了宫羡一眼。

「江医生，如果不符合规定，那您给我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吧。」宋鱼不想跟宫羡纠缠。

本来他们两个人，也谈不上认识，只是露水情缘，没必要把江医生扯进来。

「别听他乱说。」江淮直接把二维码放在宋鱼面前。

心里想着待会再来跟这个表弟算账，怎么没点眼力见儿。

宋鱼见江医生这么主动，也没再理宫羡，直接加上了微信。

沙发上的人终于坐不住了，心底噌地冒起一团火。

这个姐姐睡他一次还不够，昨晚又睡了他一次。

他辛苦了两晚，腰上的伤口也被弄得反复出血，她倒好，下了床就翻脸不认人，拿了他的钱就跑，转眼还跟自己的表哥搞上了。

他宫羡从小到大都是别人求着被他玩的，什么时候送上门让人玩两次过？

他略微思考了一下，突然就笑了，拖着声音道：「江医生不是问我这腰怎么总是不好吗？你问她？」

宫羡说完，朝宋鱼挑了挑眉。

宋鱼简直头皮发麻，第一次觉得宫羡不是善茬。

「你小子要脸不，还真是找不到理由了啊你！好好待着，待会儿再跟你算账，。」江淮被这个表弟搞得脑子发晕。

不仅没有眼力见儿，还满嘴胡话，他就不应该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江医生，他说的没错。」宋鱼平静地看了宫羡一眼，「他的腰是我弄伤的，他是我妹妹的男朋友。」

「男朋友？你是林冉的姐姐？」江淮惊讶地张大了嘴，看了看两人，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又道，「是不是他太浪了被你抓住，你替你妹妹出气，所以打了他？他活该！」

「？」宋鱼惊出一身冷汗，声音低了些，「算……算是吧。」

宫羡一直盯着她，看她这样子，忍不住笑了。

刚才不是还要全说出来吗？

怎么，这就屡了？

怎么办，这个姐姐越来越有趣了。

「你们慢慢……治病，我先走了。」宋鱼站起来，没再理会宫羡，转身走了。

她走了，他的心却空了。

「啊……轻点！」宫羡发出一声惨叫，才看见江淮毫不怜惜地拆了自己的绷带。

「现在知道痛了？你臭小子，你哥哥我都单身 30 年了，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你那张嘴就不能忍忍？」

「你说什么，你喜欢她？」宫羡气得发毛，虽然他自己都不知道气从何而来。

大概是觉得这个大家一致称赞的好表哥，竟然看上这么个渣女，他为表哥感到愤愤不平。

「你眼瞎吗？」江淮直接给他上药，痛得他又是一连串的惨叫。

「我劝你别喜欢她。」宫羡忍着痛，给他忠告。

「小孩子，管什么大人的事？」江淮开始给他处理，动作粗暴。

「你……」

救命。

表哥的动作，比那个女人更狠。

他气得抓狂。

13

从医院出来，宫羡去了肖骁组的局。

一个比基尼派对。

他不能下水，就在一旁兴致缺缺地喝酒。

「怎么？一池子的美女，就没有感兴趣的？」肖骁左拥右抱地走过来问他。

宫羡扫了他一眼，喝了口酒，指了指自己腰，「惜命。」

扑哧，肖骁没忍住笑出了声。

「宫少爷这是开始养生了。」

只是这嚣张不过一秒，他就被宫羡扫过来的眼神吓退了，然后就听见他说了句：「养——你——妈。」

「宫少，我开个玩笑，别气。」肖骁连连求饶。

感觉到宫羡今天的低气压，他也不敢再放肆，小心翼翼地跟他搭话。

「你说，删了微信的人怎么加回来。」宫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肖骁被他这个问题，惊到喝下的酒都喷了出来。

「你记得微信号吗？记得的话直接加回来就行。」好奇心让他想问对方是谁，但害怕让他紧捂住自己的嘴。

「不记得。」宫羡十分不屑地说了一句。

「那……告诉我是哪个妹妹，我去帮你问？」肖骁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表情。

「妹妹？你脑子里面能不能装点正常的东西？」宫羡放下酒杯，再也没了心情，走了。

他宫羡是谁，他要一个人的微信，还需要别人去问？

笑话！

他想了想，就不应该删微信，要删也应该先警告她别对自己表哥动歪心思。

14

宋鱼和奶奶回了老家，一个偏远的小镇。

奶奶是高血压 3 期，还有很多并发症。

宋鱼不敢离开她，只好每天守着她测血压，测了之后就把数值发给江淮。

「最近你奶奶血压很平稳，而且还有能控制住的趋势，回家另外加了药吗？」

江淮有些纳闷，在医院怎么都控制不好，这一回去反而好了，他作为医生只能怀疑病人吃了额外分量的降压药。

药不能随便加，不是一次性降下来就是好的。

「没有，江医生，我每天盯着我奶奶，都是按照你开的药吃的。」宋鱼看奶奶有好转，心里很高兴，甚至有些庆幸。

江淮看着微信，半天没想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好让宋鱼继续监测，有什么异常及时联系他。

「谁呀，吃个饭还玩手机，你不怕老爷子削你。」宫羡漫不经心地瞟着一直盯着手机回消息的表哥。

「一个病人。」江淮有意隐瞒，就怕这表弟搞出什么幺蛾子。

今天是家庭聚会，宫家上上下下的人都来了，此时正规规矩矩地坐在长条桌旁边，陪宫老爷子用餐。

「病人？」宫羡心存疑虑，喃喃道，「该不会是你喜欢的那个病人吧？」

「是。」江淮小声说，看了一眼没有惊动大家，又说，「你闭嘴啊。」

没由来地，宫羡火气上来，扔了筷子。

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反正就是哪哪不爽。

所以她销声匿迹的这段时间，跟表哥倒是打得火热了？

水性杨花，朝三暮四的女人！

下一秒，一家人都盯着宫羡。

老爷子更是没有好脸色。

「宫羡，你干什么。」宫羡的父亲先开口呵斥他。他装着中山装，一看就是严厉无比的人。

「没什么。」宫羡被呵斥，收敛了一些嚣张气焰。

「看你教的儿子，没点规矩。」父亲没好气地瞪了宫羡妈妈一眼。

他妈妈顿时脸上尴尬无比。

「是没有你外面那个女人会教。」他妈妈也不甘示弱。

一句话，让整个桌子的人都尴尬起来。

信息量太大，虽然这夫妻二人各玩各的大家早就心知肚明，但拿到台面上来说还是第一次。

眼看宫老爷子脸色越发不好看，大家手上都捏了一把冷汗。

「以后家庭聚会取消了吧，你们也不用来陪我这个老头子吃饭了，省得你们唇枪舌剑。」宫老爷子说完，起身，被用人扶着，颤巍巍地走上楼。

宫羡咬了咬嘴唇，无视江淮的安慰，也无视别人看笑话的眼神，自嘲了一句：「你们慢慢吃，我这个没人教的人先走了，省的大家扫兴。」说完，他站起身，拎起凳子上的西装外套，潇洒转身离开。

宋鱼觉得老天就是在捉弄她。

前几天奶奶病情刚稳定一点，今天又不行了。

她去了趟学校，回来奶奶竟然脸色泛红，呼吸困难，一测血压又飙升了。

她赶紧送奶奶去小镇医院急救。

等奶奶恢复过来，她一问，才知道继母来过。

「她来做什么？」宋鱼以为是继母又来吵架，引发了奶奶高血压。

「她买了一大堆补品来，让我劝你回去，我还不知道她，没安好心。」奶奶气得不行。

「补品？」

「补品我都没动，就喝了点她拿来的鸡汤，浪费食物不好。」

宋鱼满脑子疑惑。

安抚好奶奶，她给江淮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疑问。

江淮让她把鸡汤残渣带给他，他去做个检测。

起初宋鱼也觉得会不会想多了，但是，结果出来，让她震惊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鸡汤里含有毒素。

正常的鸡汤怎么可能含有毒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继母往里面加了东西。

她此时此刻才意识到，自己的坏不及继母的十万分之一，因为她还存有一丝善意，所以自己才会任人拿捏。

如果这个世界非要把她逼到绝境，那就一起毁灭！

宋鱼没有告诉江淮这鸡汤谁给的，只说是误喝的，也没有告诉奶奶这鸡汤有问题，只是让她以后再也不要碰继母给的任何东西。

安顿好一切，她回了继母家。

15

回家后，她听阿姨说继母和林冉购物去了。

继父也不在家。

她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她去了继母住的房间。

里面有个密码箱，不出意外，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应该在里面。

她关闭了家里的监控，戴了手套，小心翼翼地溜进房间，躲在那试密码。

试过继母生、继父生日、林冉生日、继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甚至连自己的生日都试了……依旧打不开。

她有些头疼。

正在她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再想想的时候，屋外突然传来了继母和林冉的声音。

！！！

来不及了！

她快速关了密码箱的柜子门，躲进了衣柜。

伴随着一声开门声，紧接着的是继母的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

她心跳得有点快，甚至想好了如果被发现就撕破脸干一架。

「妈，那个裙子我觉得没有另一条好看。」

「可以了，已经是明星高定款婚纱了，我女儿穿什么都最美。」

「可是，宫羡都不来看我试订婚礼服，他真的会和我订婚吗？」

「当然会，如果他敢不跟你订婚，你妈我也不是吃素的！」

宋鱼想笑。

这母子，就开始筹备订婚礼服了，她未来的女婿，前一阵还在她的床上叫她姐姐。

「妈，你说宫羡会不会发现那次他是被人下了药，其实他和我什么都没发生？」

「发现了又怎样？你们睡在一起的照片，我随便找个媒体爆出去，他父母都得头大，像他们这种大企业，最不能有这样的丑闻。」林母安慰女儿。

「冉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争取，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他最后是你的，所有人就都要高看你一眼，懂吗？」

「懂了，妈妈。」林冉开心地笑起来。

……

宋鱼听得头皮发麻。

真是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所以当年继母也是这样上位的吗？

宋鱼望着自己手机的录音界面，笑了。

不知道在柜子里待了多久，直到两母女彻底没了声音，她才悄悄走了出去。

16

继母和林冉见她回来，都没好脸色。

「你还有脸回来，脸皮也真是厚。」林冉路过她房间门口的时候，轻蔑地看了她一眼。

宋鱼却没有任何不悦，只是意味深长地冲着她笑，「聊聊吗？」

「你也配！」林冉被她的笑刺激到，抬手就要打她。

「你确定不聊……不聊算了。」宋鱼一把截住她的手，笑意更浓。

甩开她的手，宋鱼下楼去了后院。

林冉站在原地，有些心绪不宁，因为宋鱼那笃定的笑容。

然后下一秒，手机里面闪进的图片，立马让她的血冲到了天灵盖！这是宫羡从背后抱着宋鱼，他们俩相依而眠的照片。

「你在哪！贱人！」林冉疯了。

「后院。」宋鱼回了微信，就在后院等她。

不到一分钟，林冉就怒气腾腾地杀来了。

「你不要脸，今天我非撕了你这个贱人！」林冉上来就要扯她头发，却被宋鱼一个闪身让开，林冉摔了个狗吃屎。

「撕了我，你的宫羡就能喜欢你？妹妹，你怎么这么天真？」宋鱼居高临下，笑得轻蔑。

「你真是跟你那个妈一样，下贱惯了，你敢勾引宫羡，你不想活了？」林冉爬起来又要开打，双手却被宋鱼死死钳住。

「是啊，毕竟算起来我妈不就是你妈吗？说我像她下贱，我认了！」宋鱼在她耳边狂笑。

林冉吃了哑巴亏，气得跺脚。

「我警告过你，你不许动我宫羡。」

「我本来没想法啊，可是妹妹那天不是强调了吗？你男朋友和那些歪瓜裂枣不一样，又帅，又有钱。不好意思啊，我就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你说得真对。所以他勾引我的时候没把持住……」

「你不要脸！」林冉万万没想到，这个姐姐表面上看上去纯白无害，最是好欺负，骨子里却这么心机。

「我也没办法呀……」宋鱼凑到她耳边，「弟弟的嘴太甜了。」

「你……」林冉气得吐血了，宋鱼一把把她推在地上。

「如果你想继续和我撕，我可以奉陪，如果你还想让我离他远远地，你们俩好顺利订婚，那还有得谈。」宋鱼收了笑容，冷漠道，「我手里面，关于我和他的照片还有很多，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发到网上，你去网上看。」

宋鱼说完转身就要走。

「你敢发到网上试试！」

「我为什么不敢？」宋鱼反问，「我不要脸惯了，发到网上出个名，说不能还能做做网红。」

「你到底想怎样！」林冉一想到网上都是宋鱼和宫羡亲密的照片，她就疯了。

这样下去，宫羡还怎么跟她订婚？

虽然宫羡不喜欢林冉，但他对林冉是有愧疚的，他以为那晚自己夺走了她的清白，所以她提出要他娶她，他没同意，也没反对。

她处心积虑想嫁给宫羡，好不容易就差临门一脚了，万万没想到竟然让她搞出了幺蛾子。

为了嫁给宫羡，她什么都答应。

「很简单，我要我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在你妈的密码箱里。」宋鱼笑着说，「你帮我拿出来，我就离开林家，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宫羡我也不感兴趣。」

「你骗我，你巴不得吸干我们家的血，你会离开林家，开什么玩笑？」林冉不信她。

「呵……」宋鱼一下就笑了，「那随你，我倒是没什么，就怕以后未来的妹夫看到我会尴尬。」

「你休想！」林冉疯了，脑子一片空白，她追了宫羡这么久，连一个吻都没有拿到，这个姐姐竟然和他……她嫉妒得发疯，简直就要失去理智，「你最好说到做到，你等着。」

宋鱼看着她怒气冲冲地回了屋，手心有些出汗。

她等了十分钟。

直到林冉把户口本身份证放她手上，她的心才终于安稳下来。

「照片都在里面，他的微信我没有。手机给你，我也不要了。我走了，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宋鱼把手机递给她，转身离开。

17

第二天，宋鱼去找了张律师，想起诉继母虐待她、继父觊觎她。

张律师是当时父母还没离婚时的家庭律师，这些年也偶尔会帮她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但这次，他告诉了她一个大消息。

「你的名下有一张银行卡，你还是一份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当年你爸爸之所以同意将公司转到你继母名下，签署了一份协议，她得抚养你到直到你结婚，你爸爸还给了你 30%的公司股份，但是你得结婚后才能继承。」

宋鱼有些蒙地听完了这一切。

至于她本来的诉求，张律师告诉她，她手上没有直接证据，很难立案。

「银行卡我没有见过，继母也一直是给我现金的。保险又是怎么回事？」宋鱼问。

「是你爸爸给你奶奶买的人寿保险，如果你奶奶在 80 岁之前病逝或者意外身故，你都能获得一笔 200 万的赔偿金。」

「200 万？」宋鱼惊呆了，她从来不知道爸爸买过这个保险。

「绑定的银行卡，就是你名下唯一的那张，应该在你继母手上。」

宋鱼听到这，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所以，继母对奶奶下手，并不单单为了威胁她，是为了这 200 万？

她突然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从律所出来，她站在红绿灯口，任凭车辆过往，看人潮涌动。

她后悔了，她答应过林冉不再接近宫羡又怎样，她现在不想讲什么道德了，只想让那一家子付出代价！

她摸出新买的手机，找到宫羡的微信，发了一条消息。

「腰好了吗？」

下一秒，聊天框里出现了红色的感叹号，以及「发送朋友验证」的提示。

他把自己删了？

她心里空了一块，思绪也停在了那里。

18

她想过放弃。

放弃宫羡，毕竟，他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她想起临走前张律师告诉她的残酷事实:爸爸转让给继母的公司，其实现在已经是个半空壳公司。原公司所有的客户、业务、项目，都转到了继父新成立的公司。。

即便有朝一日，爸爸出狱回来要回公司也没用，只剩一个不值钱的空壳了。

她现在必须在公司破产前，夺回公司，所以她得找个人结婚，最好还是个家世不错的人，越快越好。

宫羡当然是个不错的人选，他家很有权势，但他删了自己……

她又想到一个人，江淮。

江医生是宫羡的表哥，宫羡家这么有权有势，江淮家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况且，她不是傻子，每次给他发消息，他都回得很快，还时不时关心她，有时甚至超出了某些界限。

他喜欢自己。

她打车去了医院，站在医院楼下给他发信息，

「江医生，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好，你在哪。」

「医院楼下。」

「楼下？」江淮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医院的窗户处，朝着她招手。

就在宋鱼以为他就要下来的时候，突然接到他微信。

「来了个急诊病人，你能等等我吗？上来等吧，下面热。」

宋鱼犹豫了一秒，回了个「好。」

后来宋鱼坐在急诊室外面，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在这期间她看着医生护士快步在她眼前穿梭，走廊里充斥着等待的家属的无声哭泣，她脑子一片混乱。

都是被逼到绝境，有的人是像她这样被人害的，有的人是因为意外，有的人是因为病魔……

每个人都被折磨得痛不欲生。

而医生就是拯救他们的人。

那一刻，她心软了。

江医生还是留给病人吧。

她叹了一口气，起身去了江医生办公室，最后用他留在办公桌上的手机给宫羡打了一个电话。

接到电话的宫羡很惊讶。

「你在哪？」

「你用我表哥的手机给我打电话，他知道吗？」宫羡冷笑。

他那边音乐震耳欲聋，宋鱼皱了皱眉头。

「我来替我奶奶拿药，你删了我微信。」宋鱼一脸平静地说。

见他不说话，她又道，「我前一阵忙我奶奶的事，你不想见我就算了，但我得把银行卡还给你，我只拿我该拿的，多的我也不要。」

宋鱼说完，那边就挂了电话。

她也没有再打过去。

她删除了通话记录，转身离开了医院。

后来，她给江淮发了一条信息，「江医生，谢谢你对奶奶的照顾，下次请你吃饭。」

做了决定就不要拖泥带水。

他太好，她不配。

18

「宫少，有什么事，这么心不在焉的？」肖骁见宫羡整个人放松地斜躺在沙发上，时而沉思，时而冷笑。「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女人惹了你。」

要知道宫羡最近一直板着脸，大家都不敢惹他。

就连今晚来酒吧，各种漂亮妹妹还没挨到他，他一个眼神就把她们吓退了。

于是整个包间就他一人孤零零坐在正中，其他人都左拥右抱。

「女人能惹到我？」宫羡反问。

女人？

女人算什么？

「不是女人？」肖骁纳闷了。

像宫羡这种花花公子，最不缺的就是钱，能让他生气的，也只有可能是女人了。

「那你都气了两个星期了，到底谁惹你了？」肖骁又问。

「你说有人偷偷拿了你的钱，又要退回来，是什么意思？」宫羡故作轻描淡写地问。

吼！

肖骁惊呆了。这种女人……他们确实没见过。

毕竟宫羡有颜有钱，小姑娘都像飞蛾一样扑上来。

可是最近，宫羡这小子变态得很，天天跟他们几个泡在一起，但女孩靠他稍微近点，他都要瞪别人一眼，害得他都不敢跟妹妹们太过放肆，生怕宫羡哪里不对又冲他发火。

但肖骁不敢反驳啊，只好顺着他的话说：「这女人要么是嫌你给的少，要么就是真看上你人了。但我估计是前者……」

他刚说完，就看见旁边的人立马变了脸色，一脸阴森地盯着他，「你说什么？」

「啊……我说，不用烦，不用烦，这种贪得无厌的女人我见多了，你不理他，她立马钓下一个金主。」

「滚！」宫羡气得喝下了一杯酒，站起身，甩门而出。

肖骁吓得不知所措，完全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

「哥」宫羡站在洗手间思来想去，心烦意乱，最后给江淮打了电话。

「说，什么事。」江淮对他没有耐心。

「你有宋鱼的电话吗？」宫羡磨蹭半天，还是问出了口。

「你要她的电话干吗，我提醒你，你离她远点。」江淮之所以防着他，还是因为他太浪了。

「我……劝你离她远点。」宫羡停顿了一下，硬着头皮说，「我打不通林冉的电话，她下午给我打了几十次，我怕她有什么事，找宋鱼问问。」

「你小子……还用问，林冉她肯定是受不了你的德性，不接你电话。」江淮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给了宫羡宋鱼的电话，并警告他不许乱来。

19

「喂。」

「嗯，」宋鱼一看陌生号码就知道是宫羡，一听声音，果然是。

「你不是要还卡吗？」宫羡故意装作含糊不清地说话。

毕竟他拉不下面子，只能假装醉酒了。

他也不是真的在乎卡，他只是想教训她一下，不要那么嚣张，动了他，还想动他身边的人。

一定是这样！

「嗯，然后呢？」宋鱼不紧不慢地问。

「我在新世界酒吧。」宫羡说完，等着她的回答。

宋鱼沉默了一会。

「需要我去找你吗？方便吗？」她问。

「随便，」宫羡甩下一句。「你爱来不来。」

挂了电话。

宋鱼望着手机，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最后保存了他的号码。

她抬头望了一眼他的公寓，站起来，拍了拍灰，打车去了新世界。

宋鱼进入包间的前一刻，包间还是唱歌的唱歌，泡妹的泡妹，嘻哈打闹，一片混乱。

她进入后，里面的人立马正襟危坐，安静得仿佛能听见针掉下来的声音。

「喝了多少？」宋鱼走到他身边，见他斜倚在沙发上，俯视着他，「能自己走吗？」

肖骁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直冒冷汗。

要知道，十分钟前宫羡突然走进包厢，命令他们安静点，收拾干净，都坐好，有人要来。

肖骁就纳闷了，什么人啊，这酒吧又不是图书馆，为什么要要求安静？

大家以为他疯了，但又不敢不听。

眼看着这样一个漂亮姐姐走进来，大家惊呆了。

宫羡前一秒还在精神抖擞，这一秒，躺在沙发上「醉」得人事不省。

「可以。」宫羡在众人的注目下，勉强撑起身子，结果，还有更惊悚的……刚站起来，就又倒了下去。

大家被他的演技折服了。

还是肖骁洞悉了一切，「姐姐，他喝多了，我们待会儿都还有事，麻烦你送他回去了。」

其他人立马懂了，纷纷跟上。

「姐姐，他喝醉了容易吐，可能晚上要麻烦你看着点。」

「对呀对呀，他这人有洁癖，最好给他擦擦身上的汗……」

……

眼看大家越说越没谱，宫羡暗自皱了皱眉头，在心里无语，这些臭小子怎么那么爱脑补，他叫她过来，就是想泡她吗？

他们哪只眼睛看出他想泡她了？

肖骁把握住了这种小细节，立马一个眼神让大家收住。

「行，知道了。」宋鱼冲大家笑笑，弯下腰，将他扶起来，往外面走。

20

打车回到他公寓，她把他扶到沙发上，然后盯着他看了几分钟。

开口道：「还要装吗？」

轰！宫羡终于觉得有一丝尴尬，演不下去了。

他站起来，板着脸，摸了根烟，正准备点上——

「别抽烟。」宋鱼轻声道，「我对烟有阴影。」

她想到了上次，他抽了烟，把烟灌到她嘴里那次，太窒息了。

「关我什么事。」宫羡没想理她，觉得挺无趣。

他甚至都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把她骗来，又还是不想理她。

「随你。」宋鱼扔了包，扔下一句，「那待会你别亲。」

说完，转身去了浴室。

亲?

这个女人把他当成什么人？他叫她来就是让她还钱的，她不会以为自己还对她有什么想法吧……

离谱。

宫羡一个人坐在客厅，心烦意乱地发呆。

不一会，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宫羡不得不盯着浴室的方向，想到某些画面，他轻轻地皱了眉头，就这么负气坐了几分钟，最终也没点燃那支烟。他反手把烟扔了，起身去了浴室。

……

21

「毛巾需要吗？」他敲了几下门，门开了，他的目光挪不动了。

「不需要。」宋鱼围着浴巾，头发上还是泡沫，一转身便看见他整个人斜倚在门框上，笑得邪魅。

「需要我帮你洗头吗？」他又悠闲地问。

「不需要。」宋鱼一口回绝。

「……」宫羡顶了顶后牙槽，被这么直白的拒绝，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忽然低头笑了。

女人就是祸害，这个姐姐就是祸害中的祸害。

她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有任何动作，她只是站在那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扰得他心绪不宁。

他宫羡何时为一个女人这样过？

又是删她微信，又是骗她去找自己，装作生气，其实她根本没有在意……

主动权全在她手里，他虽然很不爽，却又无可奈何。

「缺一个搓澡工，你来吗？」宋鱼忽然又转向他，冲他眨了眨眼。

那一刻，他只觉得大脑紧绷的最后一根弦，断了。

姐姐就是姐姐，远比妹妹来得迷人。

「乐意至极。」宫羡懒洋洋地往里面走，用脚关上了浴室的门。

……

后来被他亲到七荤八素，她勉强挤出几个字，「别在这，凉。」

他顿了一秒，「好。」

抱她回了卧室。

22

结束后，他抱着她，用脸蹭着她脖子，「姐姐。」

「嗯，」她伸手捂住他准备作乱的嘴。

耳朵被他咬得生疼，难怪都说弟弟是小奶狗，这么会咬人的，也只有狗了。

「开心了吗？」宋鱼伸手揉了揉被他咬痛的耳朵。

「呵……」他在她耳边轻笑一声，深吸了一口气，「姐姐呢？」

「还行。」

还行？

宋鱼见他有些小不满，主动在他唇上亲了亲，笑着说：「开心了吗，能给姐姐一个名分吗？」

宫羡一瞬间愣住了。

他盯着她的眼睛，想要辨别她这句话几分真，几分玩笑。

可是他看不清，这个姐姐始终都在他的预料之外，他不懂她。

那晚进入他的房间也是，那天白天他第一次见她，只觉得她文静得不像话，又温柔，又腼腆，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乖乖女。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乖乖女，半夜溜进他的房间，主动得他都无法招架。

一夜后，她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不跟他说话，也不要求什么。

就在他以为这只是一夜荒唐的时候，她却再一次闯入他的生活，拉他共赴地狱。

一个爱玩的渣女，对他毫无吸引力。

一个白天乖得不行，晚上化身渣女的姐姐，才最为致命。

她就像是一剂毒药，明知有毒，他却深陷其中。

「想要什么名分？」他收住了笑容。

他其实有些迷茫，他不知道她是想跟他玩玩，还是想要别的什么。

宋鱼半开玩笑地伸手，指尖滑到他喉结，「乖，跟我订婚。」

「……」宫羡认真地盯着她，明明她这个提议荒谬至极，他却一口气没缓过来。

他不说话了，沉默了半天才问：「为什么？」

宋鱼觉得他的反应有些超出自己的预料，似乎有些过分认真，。

像他这种流连于花丛中的花花公子，面对自己的提议，应该立马口头答应，然后事后不认才对。

不应该是问自己为什么。

宋鱼扯出一个笑容，「因为你渣，我们是同一类人，婚后各玩各的，互不干涉，怎么样？」

「呵……」宫羡突然轻笑出声，笑声夹杂着些许无奈。

「姐姐想玩，可以找别的男人，为什么是我？」他的心已经凉了大片。

他从未想过，一夜之后，她会提出跟自己订婚，还是以如此荒谬的理由。

「你家很有权势，而我需要这样的靠山，这样的理由够不够？你很洒脱，大家在一起各取所需，之后也不会给对方困扰，再加上，你也很帅，帅哥谁不喜欢？」宋鱼干脆摊开来说。

在她看来，他这样的公子哥，和谁结婚都一样，不对，应该是结不结婚都一样，因为爱玩，婚姻也不会是束缚。

他可以选择别的姑娘，但别人可能做不到像她这样大方，当然了，可能也没有她这么渣。

「你还有一个理由没说。」宫羡拿开她的手，脸上已经不高兴了，「我还是你妹妹的未婚夫，你抢你妹妹的未婚夫，这样让你觉得很刺激？」

宋鱼顿了一秒，道：「是，我承认也有报复的成分，那你呢，你不是也觉得睡了未婚妻的姐姐刺激吗？」

「我……」宫羡觉得有些无力反驳，刚才的心动、激情一瞬间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冰凉，「我出去透透气。」

他起身，裹上浴巾，拿了烟往阳台走。

他站在阳台抽烟，心情很烦躁。

他本可以立马拒绝她的，她把自己当成什么？

利用他，报复林冉一家人；睡了他之后只告诉他反正两个人都是渣，不如订婚，然后各玩各的。

她倒是随心所欲，他却一再妥协，在拒绝与接受之间来回纠结，要知道，以前他从未如此苦恼过。

他不知道这场游戏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的，只是等到他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了。

如果那个姐姐说一句，哪怕是骗他一句，是因为喜欢他，才想和他订婚，他也不至于如此烦躁。

他抽完烟回到卧室，发现她已经睡了。

他看了几分钟，转身去了客房。

一夜无眠。

23

第二天，宋鱼醒来已经有些晚了。

多亏他，她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样一个好觉了。

她昨晚还想着等他抽完烟回来，再问问他的想法，可惜这段时间太累，她竟然就这么睡着了。

等她醒来，发现身边已经没人。

她随便穿了件他的宽松 T 恤，光着脚往外面走。

客厅没人。

她听到厨房有些声响，于是朝厨房走。

「你在干吗？」宋鱼一走进厨房，就看见他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穿着围裙，拿着锅铲在捯饬。

「做……早饭。」宫羡见她进来，本来想遮掩什么，最后又无奈地把锅铲扔掉。

一副放弃挣扎的模样。

宋鱼走近，终于看清楚了他做的早饭——两份糊掉的鸡蛋，两根快黑成炭的火腿，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糨糊类似物。

宋鱼突然就知道他为什么一副生气的样子了。

让他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做早饭，真是难为他了。

「出去吧，我来。」宋鱼笑着走过去帮他解掉围裙，套在自己身上。

然后倒掉锅里糊不拉几的东西，又把台面收拾了一下，做完这些，发现他半倚在冰箱上，朝着她挑了挑眉。

「你看起来很擅长做家务。」他笑着欣赏她熟练的动作。

他原来想着反正睡不着，不如起来弄个早饭。

很快他就后悔了，看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早饭，他也做得一塌糊涂。

他还真就没进过厨房，一直以为做饭是一件很有趣也很容易的事。

没想到……

「你试试从 16 岁就开始做一家人的饭，我相信你宫大少爷也能成为名厨。」宋鱼半开玩笑地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往油锅里打了个鸡蛋。

宫羡却在一旁因为她这句话陷入沉思，「你们家里没有阿姨？」

16 岁？

他 16 岁的时候，家里好几个阿姨，每天换着法地给他做各种营养均衡的菜品。而她却 16 岁就开始给全家人做饭，他突然心里产生了一些难以名状的情绪。

「有啊，我继母说，女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学做饭、操持家务，以后才能嫁得出去，这是对我的磨炼。」宋鱼把心酸往事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宫羡认真地盯着她，「这么严厉？」他问。

「算不上严厉。」宋鱼忽然就笑了，「因为林冉到现在也不会煮饭，洗菜都不会……离谱吧。」

「她们，虐待你？」宫羡不敢深入去想……

他一直以为，她是叛逆，是嫉妒妹妹，所以才会抢妹妹的男朋友。

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么多辛酸过往。

继母强逼她做家务，继父还对她动手动脚，她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愣在原地，紧紧地盯着她。

或许，她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渣，或许她表现得像坏女人，只不过想掩盖内心受过的伤罢了……想到这，他有些心疼。

他突然想去了解她，试着靠近她。

「谈不上，至少她给我饭吃，给我交学费，我也没有证据。」宋鱼将鸡蛋捞起来，加了些水，开始煮面条。

刚做完，她腰上一紧，身后传来一阵熟悉的气息。

「姐姐，要在一起吗？」他将头埋在她的肩上，「我家有阿姨，不需要你做饭，以后我罩着你，嗯？」

「你说的在一起，是偶尔像昨晚那样在一起，还是和我订婚？」宋鱼心跳有些快。

她等这句话很久了，如今也算得偿所愿。

「订婚可以。」他扳过她身子，让她与自己面对面，然后低着头看她，「各玩各的，不行。」

「什么意思？」宋鱼不懂。

「你说什么意思？」宫羡简直要抓狂了。

她不知道，他昨晚一夜未眠，想了一夜，纠结了一夜，早上终于得出结论，他得远离她，不被她利用，不跟她玩这样的无聊游戏。

作为告别，他想为她做一顿早饭，然后早饭后，潇洒地告诉她，以后没有必要见面了。

这才是他，他一直以来都不被任何人束缚，更不会沦为任何人的工具。

她想玩他，更不可能。

可是，一顿早饭做得失败至极，一晚上才下定的决心，却在见到她后败得溃不成军。

他才意识到自己沦陷了，即使明知被利用，也想靠近她，也想和她待在一起。

「好，我懂了。」宋鱼低下头，沉思一会，「你可以出去玩，我不出去玩可以吧，我不给你戴绿帽子。我知道你们有钱人最爱面子，我无条件配合你，维护你的尊严。」

「？」宫羡涌到嘴边的深情告白戛然而止。

他忽然就笑了，被她气笑了。

「你要我出去玩？」他忽地一把将她抱到台面上，近距离盯着她，「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姐姐不生气？」

「？」宋鱼被他的举动弄到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生气？」

宫羡愣住了，心理又是一团火。

「面糊了。」宋鱼就要从台面上下来，却被他一把摁住。

他身子压过来，越靠越近，最后将她压在台面上，伸手关了天然气。

要死！宋鱼觉得自己心都快跳出来了，没想到他就是关个火，还以为……

「姐姐，你在期待什么？」宫羡撤开身子，好笑地看着她突然泛红的脸，觉得有趣。

「我能期待什么，谅你也没力气。」宋鱼平复好心情，不想被他看扁。

被一个弟弟逗到面红耳赤，还是她生平第一次。只好这样说，企图扳回一局。

宫羡站在原地，痞里痞气地望着她笑。笑得怪瘆人的。

宋鱼躲开他的目光，想要下来，结果脚刚碰到地面，腰上多了一股力量，整个人又腾空起来。

「你……」宋鱼挣扎着想要下来，他却笑而不语，抱着她往沙发走，最后将她扔到沙发上。

「宫羡！」宋鱼疼倒是不疼，但有些生气。

他迈开长腿朝窗台走去，听到她声音，又一边走一边回头，「姐姐别急，我先拉个窗帘。」

「你……」他这话说得如此暧昧，宋鱼不傻，开始有些后悔惹他。

他听到声音，拉窗帘的手又停了下来，转头朝她笑，「还是姐姐希望我别拉，就喜欢刺激？」

「关上吧。」宋鱼简直无语了。

看她没了嚣张气焰，他满意地笑了。

拉上窗帘，他一边朝她走来，一边往上一拉自己的T恤，轻轻松松脱掉。

「我拜托你，我现在很饿。」宋鱼叹了一口气，不得不求饶。

「我知道。」他笑意更浓，「一会儿让你饱。」

「银行卡还要吗？」

「以身抵债。」

……

救命！

24

经历这一次，宋鱼对弟弟有了全新的认识。

要说第一晚，他念及腰伤，还能勉强对她手下留情，当时她误以为弟弟就这样了。

今天，她算是见识了。

别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从此不敢再惹弟弟。

后来宋鱼以奶奶为借口，直接逃了。

宋鱼回了一趟老家。

自从上次事故以后，奶奶坚持吃药锻炼调理，病情逐渐得到了控制。

宋鱼白天陪奶奶在小镇散散步，晚上听奶奶讲以前的趣事。

两个人都心有灵犀地忽略了她爸爸妈妈的话题。

那是伤疤，谁也不去触碰。

有好几次，宋鱼都想开口告诉奶奶自己可能要订婚的事，最终怕奶奶担心，都忍了下来。

她也不过是 23 岁的女孩，订婚这种大事，到了最后竟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没有任何人可以诉说，她感到内心一片荒凉。

「小鱼，你妹妹订婚的那个男孩怎么样？」奶奶突然来了一句。

「啊？还行。」宋鱼惊出一身冷汗了。

「刘雪梅那一家子作恶多端，也不知道苦了哪家的孩子。」奶奶叹了一口气。

「可能……那家人也不怎么样吧。」宋鱼想起宫羡，有些分不清他是好是坏。

好的时候，他抱着她嘴甜地叫姐姐，坏的时候，她都觉得他不好对付……

「你呢？你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喜欢的人？」奶奶觉得宋鱼年纪也不小了。只是她生得命苦，没爹没娘，寄人篱下。奶奶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来关心照顾这个孙女。

「没有……」宋鱼想到了宫羡，他大概率也是不喜欢自己的，「我就陪奶奶一辈子吧。」

「傻丫头，奶奶能活多久，奶奶呀，眼看着你嫁人才能安心地去。」奶奶心疼地摸了摸孙女的头。

宋鱼愣住了。

「奶奶这么希望我结婚？」

「那当然。」

「……」宋鱼沉默了。

正在这时，微信来了。

是宫羡。

宋鱼才想起，那天过后，两人又已经快两周没联系了。

他爱玩她知道，虽然他说和自己订婚，但一直没有具体行动，她自然不会去打扰他。

「在哪儿？」

「我奶奶的老家。」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又发了信息过来。

「什么时候回江城？」

宋鱼思考了一下，「可能再过一周。」

下周，宋鱼得陪奶奶再去医院检查一次，确定奶奶的状态和后续治疗方案，才能安心回江城，处理其他事。

那边没动静了。

等了几分钟，宋鱼关掉了微信。

看吧，估计他是在玩的间隙突然想起自己这么个人，现在怕是玩疯了又忘了。

宋鱼吃过晚饭，坐在老家的院子里看星星，电话突然来了。

「是不是我一个月不给你发消息，你就可以一个月都不主动找我？」宫羡一开口就是质问。

宋鱼心里惊了一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以为你在忙。」宋鱼老实地说。

「忙？」宫羡在电话里脾气不怎么好，反问道，「现在是暑假，我能忙什么？」

宋鱼觉得他实在有些阴晴不定，难以对付。

「你不是天天和你那些兄弟打牌，泡吧……」

宋鱼也有了些脾气。

「姐姐可真会说。」他停了一会，「你找这么多借口，是不是又想下床不认人？你是不是又去勾搭了谁？」

宫羡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一场野外烧烤，吃得他都头冒青烟。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宋鱼被他胡言乱语地指责，有些头疼。

「挂了。」

看，她还没说完，他又挂了电话。只留下宋鱼望着手机，怀疑人生。

果然是三岁一个代沟，她永远不清楚他的脑回路，弟弟这么难搞的吗？

25

宫羡挂完电话，气得想砸手机，结果一转身看见肖骁站在旁边，目瞪狗呆。

「宫少，我什么都没听见。」肖骁急忙撇清自己。

他都惊呆了。

这还是他平时认识的那个把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少爷吗？

怎么刚才他那打电话的语气，更像是缠着姑娘不放的缺爱少年？

这也太颠覆了。

「你说女人就是这么爱玩欲擒故纵吗？」宫羡有些失控。

啊？这……

肖骁更惊呆了，这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竟然也会为情所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宫少，恋爱呢，就像博弈，讲究你进我退，你退我进……」

气得冒烟的宫羡听到这话，点了一根烟，让自己冷静下来。

「说来听听……」他吐了一口烟，眯着眼望着远方。

肖骁吃惊归吃惊，面对兄弟被爱情困扰，也毫不吝啬地拿出了自己泡妞多年的绝版经验，给他细细道来。

于是野外烧烤，突然变成了爱情宝典传授大会。

讲完之后，肖骁直觉口干舌燥，拿起一瓶水刚喝了一口，宫羡来了一句。

「开车去 XX 镇」。

扑哧……肖骁刚喝下去的水一下子喷了出来，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不是，现在已经晚上十二点了，去那里开车得五个小时。」

肖骁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还能赶上早饭。」宫羡把车钥匙扔给他。

「什么意思……」

「我喝了酒，不宜开车。」宫羡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往自己的橙色玛莎拉蒂走去。

「……」肖骁简直有苦难言，他今晚没喝酒，是因为他明天要去体检啊……晕。

他哪里敢有异议，宫羡那小子冷漠得变态。

26

宋鱼是被一阵电话声惊醒的。

她看了一眼四件，早上六点。

她怀疑自己在做梦，宫羡怎么可能这个时候给自己电话？

「喂。」她声音懒懒的，显然还没有睡醒。

「我到了。」听筒里传来他冷冷的声音。

「到哪儿？」宋鱼揉了揉眼睛。

「你——家——门——口。」

这四个字把宋鱼的瞌睡惊醒了。

「什么意思？」她急忙坐起来。

「意思就是，你不来给我开门，我就闯进去了。」

「等等……」宋鱼打住他，用了一分钟消化他说的话，最后才意识到他来了这个小镇，此刻就站在她家门外。

和他真难沟通，弟弟都是怎么想的？

一想到奶奶可能已经醒来，此刻正坐在院子里吹风，她简直不敢想象宫羡闯进来的模样。

「你沿着院墙，往右边走一会儿，看到一个窗户，那就是我卧室。」

宋鱼小声嘱咐他。

「……」宫羡没说话，却仍旧按照她的说法走了一会儿，然后就看到了她的脸。

她还穿着睡衣，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未施粉黛，纯得足以让他心动不已。

「所以……」宫羡看了看这窗户的构造，以及宋鱼的眼神，皱了皱眉头，「你想让我翻窗？」

他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来看她，竟然连大门都不能走，还只能翻窗？

「我奶奶在院子里。」宋鱼解释。

「你奶奶在院子里，我就不能光明正大走进去了？你让我翻窗？」宫羡被她气到吐血。「你觉得我会翻窗？你开什么玩笑？」

「……」宋鱼知道他觉得委屈了，但她没办法。「爱进来不进来，我要去睡了。」

宋鱼揉了揉头，转身就要走。

「你……」宫羡看她是真要走，又急又气，「你扶着我点啊。」

宋鱼听着他用最凶的语气，说着最服软的话，又好气又好笑，转过身，走过去，伸手拉住他。

「小心一点。」

「知道！」宫羡猫着身子，翻窗进入她卧室，气得不行，又不知道怒气往哪里发泄。

他这辈子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见女孩还要翻窗。

他想着怎么惩罚她，脚刚着地，就将她拦腰抱起。

「你干什么……」宋鱼挣扎着，让他放自己下来。

奶奶还在外面，她怕奶奶随时都可能进来叫自己起床。

「你说呢。」他将她一把扔到床上，开始解自己衬衣，「12天……」

「什么 12 天？」宋鱼往后退。

「姐姐 12 天没有跟我联系，你说，我该如何跟你算这笔账？」他笑得邪魅，将她逼到床角。

吼！

这个弟弟怎么睚眦必报，记得那么清？

宋鱼看见他像是装了一肚子怨气，总算是明白了，他是因为她没联系他而生气。

她忽然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你怎么那么可爱。」

「谁可爱！」宫羡觉得被一个女人叫可爱可不是什么好事。

「姐姐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宋鱼望着他憋笑。

「谁要你喜欢。」他别扭地拍开她的手。

「过来。」宋鱼伸手勾了勾他下巴。

「滚……」

「乖一点。」

「你！」

下一秒，他的唇被堵住。

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一阵酥酥麻麻的电流迅速袭遍全身。

躁动的心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他的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他和姐姐。

这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思念决堤，他太想她了，太想，太想……

他伸手回抱她，将所有思念，所有情绪都融化在这个吻里面。

但当他彻底不满足于一个吻时，她却红着脸推开他。

「姐姐……」他嗓子哑得不行。

「去把门锁了。」宋鱼喘着气，看着他。

……

27

宋鱼再次醒来，已经是中午 11 点了。

中途奶奶来过好几次，叫她起床吃饭，她都说再睡睡。

而他在她旁边，笑得比花还灿烂。

「你再睡会儿。」宋鱼嘱咐他，他昨晚没睡觉，刚才又……「我先起来了，要不然奶奶该以为我怎么了。」

「不……」他伸手拦住她的腰，不肯撒手。

「乖一点。」宋鱼皱了皱眉头。

「不……你要是走我就大叫。」

「你幼不幼稚？」宋鱼没想到弟弟耍赖起来，她都没办法。

「你试试。」他没好气瞪着她，不妥协。

「……」宋鱼觉得自己被他吃得死死的，什么都得依着他，没办法，她俯身在他脸上亲了亲。「下午我送你。」

「你赶我走！」

「不是。」宋鱼揉了揉脑袋，「姐姐也想你，但姐姐还有一些事，处理好了就去江城找你，好不好？」

「……」他缩回手，一脸赌气，「多久？」

「最多一周。」

「还要一周……」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活得太惨。

宋鱼后来又是亲又是抱，总算把这位祖宗送走了。

她都有点纳闷，弟弟怎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黏人？

宫羡走后，宋鱼又待了差不多一周时间，带奶奶去检查没问题后，找了个护工照顾她，才放心回了江城。

回到江城，宋鱼先回了趟林家，准备搬走自己的东西。

林家应该还不知道她和宫羡的事，因为她发现这里一切如常。

林冉对她冷嘲热讽，冷眼看着她把东西搬到了车上。

继母不在，不过就算在也无所谓，反正他们也不在乎她搬不搬出去。

搬到中途，继父回来了。

继父在她面前站定几秒，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她。

「怎么想到搬出去？」继父一脸不悦。

「想出去就出去，还能有为什么？」到了此时此刻，宋鱼觉得也不需要表演，维持表面的风平浪静了。

继父脸色有些难看，他朝楼下望了望，然后一把把宋鱼扯进房间，关上门。

「你搬到哪？和谁住？你有钱吗？」他逼问她。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宋鱼根本不怕他了，林冉还在楼下，这个继父再畜生也不会当着亲生女儿的面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我自然是和我男朋友住，他有的是钱。」

「男朋友？」继父难掩脸上的怒火，像极了争抢猎物失败的动物，「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你和他睡了？」

「哈哈哈……」宋鱼见他如此失控，只想笑，「我不仅和他睡了，还不止一次。」

怎么样？

知道继父觊觎自己不是一天两天了，她此刻就想看他变态发疯的样子。

真可笑。

「你是不是疯了，敢和别的男人睡？我好不容易等到你长大，你居然和别的男人睡？你个小贱人！」

继父再也顾不上其他，将她一把推倒在地。

「继父，你确定吗？林冉可还在楼下。」宋鱼并没有害怕，只是朝着他轻蔑地笑。

林军突然抽回思绪，僵住了身子。

纵使他再发疯发狂，他也不得不顾及林冉。

他站了起来，隐忍着怒意，最后朝着她邪邪一笑，「你倒是提醒了我。」

说完，他拿出手机，给林冉打电话。

「喂，乖女儿，爸爸给你定了一条迪奥的最新款裙子，你去拿一下。

「对就是市中心那家。

「乖，你约上朋友一起去玩吧，我女儿一定要穿最漂亮的裙子。」

……

宋鱼听完他打电话，有些后背发凉。

他支开了林冉。

所以，现在，他要开始对付自己了。

宋鱼从地上爬起来，颤颤巍巍地站在墙边。

「叔叔，你别这样。」她声音颤抖，听上去怕极了。

「乖，让我亲一口。」林军挂了电话走向她。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坏了他的好事。

他势在必得。

「你是我继父，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宋鱼吓得连连后退，继父却越来越逼近。

「你也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林军靠近她，将她紧逼在怀里，伸手捏着她的脸，「你知道你这么漂亮，对我来说诱惑有多大吗？你知道我忍得多难受吗？」

「你别这样，我求求你，放了我，我是你女儿啊。」宋鱼哭着求饶。

可是她越是求饶，他越是兴奋，胡乱地在她脸上亲了几口，就开始脱衣服。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宋鱼哭着缩成一团。

「你报啊，你有证据吗？」林军狂笑，然后伸手过去。

宋鱼一边逃，一边忍受着他的恶心，眼睛一直绝望地看时钟。

砰！

她被撞门的声音震得活了过来。

他来了。

28

她在泪光中看到，他顶着一头灰色头发，戴着黑色耳钉，一脸怒气腾腾。

她曾无数次想象过，他这 188 的身高，打起架来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很拉风。

幻想变成现实，她才知道长得帅的人，打个架也能迷倒众生。

看见他挥拳，一次又一次，凶狠而决绝，打得林军跪倒在地上连连求饶，他却全然不顾他的求饶，冷静又果断地打得林军惨叫不已，她忽然就笑了。

弟弟为她打架的样子，她爱惨了。

这么多年被林军欺负的怒气，全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他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证据，制服不了他吗？

他不知道自己有最厉害的武器，就让他享受一下被未来女婿打的滋味好了。

那种屈辱，就让他加倍还回来。

宋鱼拉好自己的衣服，走到柜台前，拿下自己的手机，关了录像键。

呵……他不是要证据吗？他对自己动手动脚的全过程，她哭着求饶的过程，算不算？

宋鱼收好手机，发现林军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她怕宫羡把他打死，虽然她倒是希望这样。

但终究还是不忍心，宫羡没必要为她背上罪名。

宋鱼走过去，拉住宫羡。

「可以了，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宋鱼想劝他，一抬头，却发现他红了眼眶。

「姐姐，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红着眼，看着她衣衫不整，恨不得灭了这个畜生。

他接到宋鱼的微信，是在半小时前。

他当时正在另一个地方，看到消息就疯了，开车一路狂飙过来，紧赶慢赶，还是让宋鱼被继父欺负了。

他看见她缩在墙角哭，他的心就痛得无法呼吸。

「没有来晚。」宋鱼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流。过去的 23 年，她每次被欺负都是打掉牙齿和血吞，无人知晓，更无人关心。第一次有人在她被欺负后冲上来保护她，告诉她，对不起他来晚了。

一个这么高大的男孩，站在她面前掉眼泪，她冰冷的心都被他慢慢融化了。

她伸手轻轻为他擦掉眼泪，勉强扯出个笑容，「你只要来了，就永远不晚。」

「对不起。」宫羡抱着她，将她揉进怀里，一直在她耳边说着对不起。

宋鱼伸手回抱住他。

29

于是，继母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么一幕。

林军倒在地上，苟延残喘。

宫羡，这个自己未来的女婿，心疼地抱着宋鱼往外面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继母尽量让自己尽量维持优雅的姿态，看起来不那么像泼妇。

「你觉得呢？」宋鱼笑着反问。

「她反了，勾引妹妹男朋友，被我发现还把我打成这样。」林军一边龇牙咧嘴地喊疼，一边把责任全推在宋鱼身上。

继母听了之后脸色大变，再也无法保持优雅。

「站住，你个白眼狼，你不给个说法，今天就别想踏出这里一步。」她伸手挡住大门，「还有你，宫羡，你都要和我们家林冉订婚了，你不给个解释吗？你还是个男人吗？」

「……」宫羡依旧抱着宋鱼，没说话。

他顾及宋鱼，不想跟他们再发生肢体碰撞，他现在只想带她离开这里。

「你们宫家就是这样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吗？你睡了我女儿林冉，拍拍屁股就想走人，现在倒好，又和这个小贱人勾搭上了，你是真觉得我们家没人，好欺负吗？」继母一副死磕到底的架势。

「那件事，我之后再给你们交代，我对林冉没兴趣，她自己也知道。那天……你们想要多少钱，可以尽管跟我律师说，我能做的就这么多。」宫羡说完看了看宋鱼，怕她误会。

和林冉的那晚，他完全不知情，可是这种事怎么解释？

林冉手里有他们俩睡在一起的照片，他也很头疼。

「给钱？」继母忽然就笑了起来，「你当我傻吗？你们宫家随便给个子公司，也比给钱强啊。」

「你要哪个子公司，你可以和我律师协商。」

「阿姨，你的算盘打得可真好啊。」宋鱼突然让宫羡放她下来。

「小贱人，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的事，我待会儿再跟你算！」

「别急啊，我怎么听说是阿姨你指使人给宫羡下了药，然后林冉妹妹直接脱了衣服拍的照片呢？」宋鱼不紧不慢地说完，好笑地看着继母的脸色越来越黑。

继母气急败坏的样子，真是超出意料的有趣。

「你胡说八道什么！」继母走上前来，伸手就要扇她耳光，却被宫羡一把捏住了手。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声响起，不过这一次，是宋鱼打了继母。

继母不可思议地望着她，气得咬牙切齿。

「反了你！你还有良心吗？我把你养这么大！」继母说完就要冲上来，奈何根本不是宫羡的对手，动弹不得。

「阿姨，你以为以前我是怕你，所以才任由你打骂吗？」宋鱼盯着她，「你用我奶奶威胁我，次次逼我就范，你有良心吗？」

宋鱼说着从包里拿出手机，将那天录下的音频用放出来。

宫羡也是第一次听到。

他之前和富二代打架，就是因为那个富二代在自己酒里下了药，让他有了和林冉拍照片那事。

他当时只是以为那个富二代在跟自己作对，林冉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自己或多或少有一些责任。

他万万没想到，这药竟然就是林冉同她妈妈设好的计。

亏得他还心存愧疚，所以她提出订婚，他也没反对。

他从来不对爱情抱有希望，像他这样的出身，婚姻多半都是商业联姻，那么既然自己毁了这个女孩子的清白，结个婚也没什么。

可现在，他听到了录音，便再也不可能任林冉他们一家人摆布了。

「有什么事，跟我律师谈吧。」宫羡淡淡地扫了一眼继母，没再多言，抱起宋鱼，大步向屋外走去。

30

宋鱼没有料到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

虽然在获取继父对自己动手视频时差点出了小意外，但最后结果是好的。

她这一次的冒险，也值了。

宫羡的表现，倒是意外收获。

这个弟弟好像看起来对自己还是有一点上心的，大概是因为新鲜吧，她想。

有钱人的婚姻，她懂，不能陷得太深。

宋鱼回到家后，将这些年来继母一家人对自己的欺辱，通通告诉了宫羡。

她一边说，一边红着眼，求他帮忙。

「别哭。」他心疼地替她擦去眼泪。

看，弟弟就是弟弟，她轻轻地掉一滴眼泪，这个弟弟就给她请了全江城最好的律师。

请了律师的这一周，她都和他黏在一起。

白天听律师的建议收集证据，晚上他轻柔地抱着她哄她入睡。

她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每天换着法地给他做好吃的，而他每次都在她做饭的时候捣乱。

「姐姐，你怎么那么会做菜？」他从身后抱着她，用下巴抵着她的肩膀，不肯放手，「我都要被你养挑食了，越来越爱你了怎么办？」

他半开玩笑地和她表白，却让她身子一僵。

本来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关系，但他的情话却无时无刻不在撩拨她强作冰冷的心。

他说爱她。

可是，爱是什么？

没有人，教过她，该如何去爱一个人。

小时候，父母很相爱，总是带着她去游乐场，去参加各种宴会，去世界各地旅游，人人都夸她父母恩爱。

她以为那就是爱了。

可是，一张离婚证，让她多年的信念崩塌了。

后来，她不得不跟随继母与继父一起生活。

她得知继母和继父是青梅竹马，继母为了继父的事业才去勾引爸爸，两人合手把爸爸弄进牢里后，继母将资金全部转到了继父的公司，继父的公司从此蒸蒸日上。

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甘愿献出自己，实现 d 男人的宏图伟业。

她又以为，这就是爱了。虽然很可耻。

直到高中的某一天，继父趁继母不在家，进了她的卧室，对她动手动脚，她对爱的理解，再次崩塌了。

在她看来，爱是最不牢固的东西。

想到这，宋鱼一阵苦笑。

「你喜欢，我就给你做一辈子好不好？」他说爱自己，也许只是逢场作戏。

她没有必要深究，逢场作戏罢了，谁又不会？

「你认真的吗？」宫羡扳过她身子，认真地看着她。

「当然。」宋鱼只觉得好笑，做戏做全套，他想听什么，她就说什么。

宫羡盯着她，愣了几秒，忽然俯身吻住她。

后来，饭自然是没有做成。

他却伏在她耳边，告诉她：「明天我请个阿姨到家里吧。」

「为什么？」宋鱼不解。

「怕你太累，我心疼，笨。」他伸手轻轻地在她脑门上弹了一下。

看到她吃疼得皱了皱眉，又心疼地给她吹了吹。

宋鱼觉得，作为炮友，他是合格的，给她钱，又帮她解决问题，还那么绅士，又那么温柔，世间难寻。

只是，像他这样的花花公子，流连于年轻漂亮的女人之间，这一次又能停留多久，谁也说不清。

所以，她告诫自己，不要动心。

30

最近一阵，宋鱼忙着协助律师取证，没有注意到宫羡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

他好像总是有事，总是回来一阵就又走了。

宋鱼也没在意。

直到那天开门，林冉站在门口，她意识到，该来的还要要来。

「姐姐……不请我进去坐坐吗？」林冉眼睛红得厉害，显然是哭过。

她应该什么都知道了。

「进来吧。」躲也躲不过，最终还是要解决的。

宋鱼让她进来。

林冉也不客气，蹬着高跟鞋直接踏了进来。

她四处打量着房间，恨得牙痒痒，但她不能发作。

她走到沙发，毫不客气地坐下。

「你恨我吗？」林冉开门见山，「恨我妈妈抢走了你爸爸，恨我过上了本该属于你的优越生活，恨我朋友比你多，过得比你幸福？」

「呵……」宋鱼冷笑一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难道我不该恨？」

继母的出现让她父母离婚，一个好好的家庭散得七零八落，最后剩下她一人。

她不恨，难道应该笑着说没关系？

继母夺走父亲的公司，用着父亲的钱，让他们一家人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她却穷苦落魄，难道她不应该恨？

「姐姐，我只比你小三岁，你爸爸没出现以前，我也有幸福的家庭。爸爸说妈妈只是暂时去工作了，所以不回家，这一暂时就是三年。

「我有一次偷偷跑到你爸爸的公司，看见我妈对着你笑，替你整理衣服，给你撑伞，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

「后来我妈，撑着伞带你走了，我一个人在雨里淋成落汤鸡，我又应该恨谁？」

……

宋鱼听她说这些，有些震惊。

她以为林冉是继母和继父的私生女，不知道继父继母原来才是一对，继母为了上位，不惜离婚，抛弃自己的女儿。

这样看起来，她和林冉都是受害者。

继母的野心，害了两个家庭。

林冉如今养成这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个性，也许也是随了继母。

说起来，大家都是可怜之人，她差点就心软了，可是——

「你至少还有亲人在，你可怜什么？你妈，害得我只剩下奶奶一个人，她甚至连我奶奶都不想放过，你觉得我该不该恨？」

「所以，你恨我妈，毁了你的生活，你就要来毁了我的人生，对不对？」林冉突然就哭了。

从前几天知道宫羡和宋鱼在一起的消息后，她就气得发疯，整天在家里又哭又闹，却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她绝望无比，所以才会找到这里。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毁掉谁的人生，我只是想拿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不过分吧。」宋鱼见她哭，想起了自己在那个家被她们母女欺负到躲到被窝里哭的日子。

那些晦暗的时候，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所有的眼泪，都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所以，比起自己受过的那些折磨，林冉今天这几滴眼泪，又算得了什么？

「宫羡也是属于你的那部分吗？他明明是我的，是我的！」林冉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起来。

「属于你？他脸上写了你名字吗，还是，他们家户口本上写了你名字？」宋鱼又好气又好笑，「况且，抓不住的东西永远不属于你。」

「你……你还要不要脸？我和他快订婚了，我是你妹妹，他是你妹夫，妹夫你也抢？」

「你用那种方式骗他订婚，还好意思怪我抢？再说了，你们又没有真的订婚。他有他的自由，我也是。」宋鱼被她勾得回忆起了往事，心情有些差，不想再看她拙劣的表演。

挤眼泪谁不会？

对她来说，哭，根本没用。

31

林冉气得站在原地，就是不走。

但下一秒，她整个人跪在地上，「姐姐……我求求你，算我求求你，你别跟我抢他，我告诉你你父母离婚真正的原因，你不要

抢走他，好不好？」

父母离婚真正的原因？

宋鱼愣住了。

她早就知道，还能有什么理由呢？就是继母逼迫父亲离婚，赶走了她妈妈。

「别废话了，你走吧。」宋鱼态度冷淡，一脸不想听。。

林冉知道眼泪没用，干脆也不再哭了。

「是你妈妈先出轨的！」

什么？

出轨？

宋鱼大脑一片空白。

「没想到吧，哈哈哈……」林冉突然发疯一般大笑起来，「那年我妈还只是秘书，我去找她，却看见她手机里有你妈妈和另一个男人约会的视频，看……你妈妈也不是什么好人，你以为，没有我妈，你爸就不会和你妈妈离婚吗？」

「你爸爸也看到了那个视频，要不然怎么会醉酒后投入我妈的怀抱，要不然我妈怎么会这么快上位？」

「你闭嘴！」宋鱼也有些情绪失控。

她不能接受是妈妈先出轨的。

过去这么多年，她一直对妈妈又爱又恨。既心疼她被爸爸抛弃，又恨她走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要。

「我闭嘴就能改变事实吗？」林冉笑着站起来，「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你和你妈都是一路货色，你以为你们家原本有多幸福吗！至少我爸爸和妈妈是真心相爱的。」

……

宋鱼的脑子一片混乱。

离婚出轨，继父继母，虐待……所有事情搅在一起，她从未这么累过。

她痛苦、绝望且无助。

她不想听下去了，拽起林冉就往门口拖，她要把她扔出去，她需要静一静。

「你怕了吗？」林冉仍旧在笑。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累赘，还想跟我抢宫羡？」

「说不定，你还是你妈妈和哪个男人的野种，真可怜……」

「你闭嘴！」宋鱼将她扔到门上。

「我就要说，做了还怕别人说？」

「你以为，你就更幸福吗？」宋鱼忍无可忍，反问她，「你以为你爸妈就是那么相爱吗？真是可笑。」

「你什么意思？」这下换林冉蒙了。

「你爸爸背着你妈妈，进了多少次我的房间，对我动手动脚多少次，他没告诉你们吗？也是，他那种软饭男怎么敢对你们坦白呢。」

「你胡说。」林冉也被震惊到半天说不出话。

「你勾引我爸？你还要脸吗？」

宋鱼懒得解释，拿起手机，将继父对自己动手动脚的视频扔她面前，让她彻底死心。

林冉看到视频里，自己的父亲简直就是个畜生，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后背发凉。

……

「你还录了像？」突然门口响起一个声音。

宋鱼和林冉皆是一惊。

宋鱼更是吓得连呼吸都快停止了。

她看着宫羡走进来，看着掉在地上的手机视频，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没说话，只是沉默着将手里的玫瑰放在茶几上，然后走过去将林冉拎了出去。

啪的一声关上门。

他走过来，盯着她的一瞬间，她脑子里有一根弦，砰一下断了。

32

「所以，你是故意的？」宫羡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故意给你继父机会，就为了录视频？」

宋鱼心里咯噔一下，躲开了他的目光。

「是。」一切都是她设计的。

因为律师说，继父对她的猥亵不好取证，所以起诉很难成功。

她不甘心，即使冒险，她也得试一试。

啪。

宫羡将手里的玫瑰狠狠地扔到地上。

「我在江城等了你一周，等你回来，你答应我第一时间来找我的！」宫羡怒不可遏，「你是不是觉得耍我很好玩？」

「我需要证据！」宋鱼盯着他，不知道怎么缓解他的怒意，「我被欺负了这么多年，我需要证据，你懂吗？」

「证据？你口口声声说相信我，你还是不信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宫羡觉得心凉了，「你知不知道那天收到你的微信，说你在家被继父欺负，我恨不得立马飞过去打爆他的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有多害怕，怕晚去了一秒，你就……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闯了多少个红灯？」

「……」这些，宋鱼当然不知道。

她不知道他竟然这么担心自己，不知道他可能是真的爱自己。

「所以，姐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睡过就不认的炮友，还是可利用的工具人？」他忽然仰头，一滴眼泪在他眼角滑落，「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

宋鱼惊得说不出话。

她傻站在原地，直到他人走了，还没回过神。

等她回过神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提示已经关机。

她从来没有这么心慌过。

她拿出手机，想给他发微信，可是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什么也没发出去。

她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她放弃了，坐在地毯上，望着那一束破败的玫瑰，无声地掉眼泪。

他问她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他。

她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教过她什么是喜欢，没有人告诉她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没有人告诉她该怎么去做。

她好像从来没有过，爱一个人的能力。

这才是她最大的悲哀。

她一个人坐在那里，从日落到月升，看着窗外夕阳洒满窗户，又看着乌云将圆月遮住。

往事如过眼云烟，折磨得她身心俱疲。

如果可以有得选，她宁愿自己从未来过这个世界。

33

一个月后，宋鱼将继父一家告上了法庭。

宫羡请的律师果然厉害，继父很大概率要进监狱。

法院判定解除继母作为宋鱼监护人的身份，宋鱼不需要结婚也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那 30%的股份。

后来她听说随着继父锒铛入狱，继父的公司墙倒众人推，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

第一场庭审结束，继母出现在了宋鱼家门口。

「小鱼，阿姨能进去坐坐吗？」她语气卑微，这是宋鱼第一次见她如此狼狈。

「……」宋鱼没拒绝，也没同意，只是转身进了屋。

继母走进屋子，在她对面坐下，嘴动了几次，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宋鱼倒是期待，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继母还能说什么。

「公司股份你也拿回去了，你妹妹的未婚夫你也抢了，你叔叔的公司现在也快撑不下去了，阿姨求求你，能不能放你叔叔一马？」

「呵……」宋鱼仿佛听了一个最好笑的笑话。

「我和你叔叔好歹养了你这么多年，即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你也没必要做得这么绝，都逼到绝境。」继母继续觍着脸说。

「你那算养吗？白天我做全家最脏最累的活，晚上还要忍受继父的骚扰……如果这算养，那不如你把林冉也养在别人家怎么样？」

继母被她怼得哑口无言。

「我那是为你好，女孩子要贤惠，要会做家务，以后也更好嫁人啊。还有你叔叔也是一时糊涂，他不是那样的人。」继母还在狡辩。

「我麻烦你，去教你女儿贤惠好吗！我拜托你认清现实，那个男人就是个变态，是个懦夫！这种人，我必须要把他送进监狱，你不用再说了。」宋鱼不想再跟她对话，她觉得恶心。

「宋鱼！你好狠，你就不怕我把你抢了你妹妹男朋友的事告诉你奶奶？她年龄这么大了，你觉得她受得了这样的刺激？」继母说完，扔了一沓照片在她面前。

照片里是她第一次溜进宫羡的房间时，被楼道监控拍下的画面。

宋鱼觉得有点好笑，但一想到奶奶，她又笑不出来了。

她想到奶奶那天还问了自己，妹妹未婚夫的事，如果她知道自己抢了妹妹男朋友，奶奶那个年代的人，怎么接受得了？

「……」宋鱼不说话，直接找出之前那份鸡汤的检测报告，放到她面前，「你觉得你做了这样的事，还有机会去我奶奶那？」

继母看清那张检测报告后，吓得大惊失色。

「你别诬陷我，我没做过！」继母虽然腿都吓软了，但还在狡辩。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行，你去跟我律师说吧，就说是我诬陷你。」宋鱼将检测报告复印件砸到了她脸上。

继母这下彻底没了挣扎的力气，吓得跌坐在地上。

「宋鱼，小鱼，是阿姨不对，阿姨没想做坏事，阿姨也是听别人说那样炖鸡汤有利于你奶奶恢复，真的。」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你去问问法官，看他信不信。」宋鱼觉得她太可笑了。

「小鱼，阿姨错了，你饶了阿姨这一次，股份都还给你了，你跟宫羡的事我们也不追究了，你叔叔已经进去了，这个家里不能再没有我了，阿姨求你，放阿姨一马，好吗？」

继母跪在地上，拉着她的裤腿乞求。

「呵……」宋鱼觉得如果心软，简直就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咱们法庭见吧。」

她扔下这话，转身，开门送客。

第二次庭审时，宋鱼律师将继母以故意伤人罪告上法庭，根据宋鱼提供的录音和鸡汤检测报告，继母当场就被吓得发疯一般大哭大闹。

宋鱼站在那里，看着继母发疯，突然就笑了。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34

再后来，宋鱼连消息都懒得去打听了。

赢了官司，夺回公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让她高兴。

她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总是想起宫羡。

可是一想起他，想到他最后看自己那眼的绝望和荒凉，她的心就堵得慌。

紧接着是大学毕业，忙论文，答辩。

毕业后，她就回爸爸的公司上班了。

等她终于闲下来，拿起手机，才发现她跟宫羡断联，已经 6 个月了。

时间过得真快。

他或许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或许又在叫着另一个人姐姐，或许又闹着要另一个女人哄……

自己只是他万里浪花中的一朵，或许在与她相遇的时间里，他有付出过真心，只是时间短暂罢了。

就像海浪，不管当时多天翻地覆，最后都会归于平静。

离开她也挺好的，她想。

自己本就不配爱任何人。

可是即使再努力地说服自己，当她第 N 次不经意走到江医生楼下，她还是认清了。

自己还是忘不了他。

这一次，宋鱼不再犹豫，下定决心去打听他的消息。

结果，她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江医生却告诉她，宫羡去美国了，在那边继续读书，暂时可能不会回来了。

「他毕业后会回来吗？」宋鱼问。

江淮沉默着看她，并没有回答。

宋鱼读懂了他的沉默。

宫羡不会再回来了。

34

得知这个结论，宋鱼回到宫羡家，整理自己的东西。

只是她打开床边的抽屉后，看见了一个心形的小盒子，她伸手摸出来，心跳得有些快。

她忐忑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戒指。

简单又经典，也不算夸张。

她颤抖着手拿出那枚戒指，往自己右手的无名指套上，尺寸刚好好。

她又取出来，翻到戒指内侧，看到内侧那两个字母「SY」，她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下一秒，泪如决堤。

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失去他了。

那个说着最狠的话，做着最浪漫的事的弟弟，她这辈子都找不到他了。

她一直以为他们俩的订婚，只是说说而已，他根本没有行动。

她不知道他竟然为自己定制了戒指，准备给自己一个浪漫的惊喜。

所以那天他买了玫瑰，就是为了向自己求婚吗？

她坐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

35

四年后。

毫无管理经验的宋鱼，没能挽救公司。

公司最终还是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被低价收购，要么破产。

公司上下都希望被收购。

不过，哪有什么冤大头愿意接手呢？眼看大家都要死心了，突然有一天，出现了一家愿意收购她们公司的企业。

公司上下都在为这个消息狂欢，宋鱼也是算是松了一口气。

签合同那天，那边的对接人说派了专车来接宋鱼。

宋鱼画了个淡妆，一到公司楼下就看到了一辆黑色加长商务车。

宋鱼保持着微笑上了车。

一上车，看清楚车里坐的人，宋鱼傻眼了。

「你好。」宋鱼打了个招呼，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宫羡?

可是仔细一看，这人怎么看怎么跟宫羡不搭边。

男人留着黑色寸头，穿着黑色衬衣，没了耳钉，矜贵而稳重，浑身都透着礼貌而疏离。

世界上竟然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人?

还是她最近经常梦见他，所以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产生了幻觉?

「嗯。」男人微微侧脸，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宋鱼没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收购的合同，你可以再看看。」宋鱼拿出合同。

听对接人说，负责人很忙，所以要求在车上签合同。

宋鱼想着自己理应配合。

可是，她哪知道，那个大忙人竟然是宫羡。

「好。」男人，接过合同，漫不经心地翻阅。

最后拿起笔，在署名处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了她。

这么随意的吗？

宋鱼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

她急忙伸手接过来。

下一秒，傻眼了。

署名——宫羡。

「什么时候回来的？」宋鱼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

「前不久。」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过得好吗？」宋鱼犹豫着又问。

他变了好多，她都快不认识了。

这一刻她脑海里闪过一千种猜测。

他是还在恨她，还是早就忘了她？

他是不是早就结婚生子，事业爱情双丰收？

……

她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最终只问出那句，「你过得好吗？」

「挺好。」宫羡淡淡扫了她一眼，没有任何表情。

宋鱼垂下眼，不知道该再问点什么。

「你呢？」他问。

「也挺好。」宋鱼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宫羡顿了一下，目光又在她脸上扫了扫，最后收回目光，望向窗外。

「那就好。」

……

之后的十几分钟，两人没再说话。

宋鱼突然觉得，自己无数次在梦中期待过的见面，也不过如此。

停在梦里的，终究只有她一人。

她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假装玩起了手机。

这是四年来，她第一次见到他，大概也是最后一次。

她忍不住苦笑。

「到了。」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她一时间有点蒙，一抬头才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她家车库。

她也没有细想，只觉得他在赶自己下车，赶紧拿起合同，尴尬地站起来。

因为站得太急，忘记低头，头一下子撞到车顶，她吃疼地捂住自己的头。

「谢谢，期待与贵公司的合作，那我先走了。」她忍着痛，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狼狈地下了车。

看她下车后，司机问：「宫少，接下来去哪里？」

宫羡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他沉思了片刻，手指在太阳穴揉了揉，叹了口气，说了句：「你自己回家吧。」

说完，他扯了扯领带，下了车，阔步走向电梯。

36

宋鱼站在电梯口，按了往上的按钮，然后陷入沉思。

她在仔细回忆他刚才说话的细节。

可是无论她怎么想，都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证明他其实也是想见自己的。

想到这，她心里泛起一丝苦涩。

电梯到了，她走了进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电梯再次开了，她低着头习惯性就往外面走。

刚走出去，就撞到了一个人。

「对不起。」她赶紧抬起头。

结果，一抬头，她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

宫羡?

宋鱼惊讶的目光四处扫了一眼，然后恨不得拍醒自己脑袋，自己怎么还在负一楼?

这才想起，自己刚才进去忘记按楼层了。

晕。

「找我？」宫羡闲闲地看她，余光瞥向她。

「啊，不是，我忘记按楼层了。」宋鱼一时间紧张得不知如何解释，干脆实话实说。

「哦？」宫羡看了她一眼，没再理会径直走进电梯，「要进来吗？」

宋鱼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看他这冷漠的态度，反正不是去找她。

「要。」

宋鱼硬着头皮进了电梯，站在他身边。

他离得她有些远。

宋鱼抓紧了手里的合同。

然后到了一楼，有住户进来，将他俩挤得更远。

电梯里压抑得要命，宋鱼的心一直跳得很快。

她住的楼层有些高，电梯里渐渐没了人，最后又只剩下他两个人。

他怎么还不下？

宋鱼站在他前面，总觉得后脑勺似乎要被他盯穿了，这种感觉，别扭得让人头皮发麻。

「你……」宋鱼转过身，想问他去哪一层楼，因为他一直没按自己的楼层。

「唔……」回应她的是他突然的一个吻，他伸手托住她后脑勺，不给她任何反应，长驱直入，瞬间夺走她的呼吸。

宋鱼用手推他，拍他……都没用，他越抱越紧，直到最后，将她抵到电梯壁上，让她退无可退。

叮……

电梯开了。

宋鱼条件反射去推他，却被他一把搂进怀里，摁住她的头，把她的脸摁向自己的胸口。

电梯里又进来一些人，都以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两个人。

宫羡用身体挡住她的脸，面不改色地接受他们的目光洗礼。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摸她的发顶，像是在安抚她。

直到她住的楼层到了，宫羡拥着怀里的人，出了电梯。

「你什么意思？」宋鱼甩开他，心跳得厉害。

「……」宫羡脸上的冷意没有坚持一秒，忽然笑容荡漾开来。

四年了，四年没见了，他还是没办法对她冷脸。

喜欢一个人，看见她就会禁不住嘴角上扬。

「你不是走了吗？走就要走得彻底，你这样回来，又突然这样……」宋鱼气得吐字不清，「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

所以他还是没变，只想玩她吗？

可是，宋鱼现在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她玩不起了，她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潇洒抽身，可是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当了真。

这四年，她在梦里，就没有停止过跟他相遇。

宫羡仍旧是笑着沉默不语，只是认真地看着她。

看着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唇，她的一切，陌生又熟悉的一切。

「不说话是吗？那我走了。」宋鱼见他不说话，心里也有气，干脆走了。

「姐姐……」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宋鱼僵住了身子。

随后腰间多了一双手，紧紧地将她抱住。

她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吗？」他笑着问。

「可以。」宋鱼挣脱他，去开门。

他也不急，笑着跟在她身后。

待她开了门，他熟练地关上了门。

然后，再次将她抵在门上，低头吻住她。

……

结束后，他将她抱在怀里。

「怎么留寸头了？」她问。

「看起来更像好人。」他平静地说。

宋鱼本来还想问，为什么突然想做个好人？又觉得没什么必要，干脆保持沉默。

「剪了寸头，取了耳钉，穿上衬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没那么像渣男了？」他轻声在她耳边半开玩笑地问。

宋鱼被他的说法惊到了。

她打量了他一眼，「是。」

现在的他看起来的确很像正人君子，如果宋鱼不是以前就认识他，可能还以为他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

「那……姐姐这一次可以试着喜欢我一点吗？」他问。

宋鱼被他这句话吓得不轻。

他……变成这样，就是为了……让她喜欢他？

她想起了他走之前那句，姐姐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

所以，没忘记的，不仅仅只有她一人。

「如果姐姐喜欢好人，那我试着做个好人，你可以别推开我吗？」他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唇边亲了又亲。

此时此刻，说不感动是假的，宋鱼表面风轻云淡，其实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好。」她主动靠近他的脸，印上一吻。

下一秒，她看见他竟然红了眼眶。

她的心柔成一片。

她的大男孩回来了。

「别哭。」她凑上去抱住他，紧紧地靠在他怀里。

……

后来，他睡了。

她却睡不着了。

她伸手轻轻抚摸着他剪短的头发，轻轻道：「你不需要为了我而改变，你只需要做你自己，而我就会爱你。」

说完，她亲吻了他的额头。

该盐选专栏共 10 章，90% 未读

继续阅读

VIP

盐选专栏

弟弟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闲得无聊的仙女

共 10 节

会员专享 ~~¥19.00~~

编辑于 05-19

更多回答

美少女小储同学

小说禁止转载 | 转载小说 约画头像私信

（开车攻略文，未成年不得入场）

“嘶，姐姐腰好细。”

“弟弟的下面也挺大。”

我一脸平静地说完这句话以后，对面的男孩子涨红了脸。

攻略亲弟弟，是个技术活。

《穿成豪门病娇弟弟的白月光姐姐》

01

我叫宋星晨，我穿书有一段时间了，是个豪门骨科禁忌文。

这个故事吧说来狗血，原主的弟弟是个病娇还蔫坏，从小就喜欢黏着原主睡，哭了只有原主才能哄，美其名曰恋姐狂魔。先开始只是抱着原主，再后来亲亲舔舔耳朵，一步一步蚕食原主原则。

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天空打着雷，他嘴上说着很怕，身体却勇猛得很，对姐姐攻城掠地上下其手把原主给诱奸了，事后还一脸无辜说只是太喜欢姐姐了。

最后再一次次身心交流以后原主爱上了伪装得极好的弟弟，但是弟弟遇到小说里的真命天女温软单纯的女主以后玩腻了姐姐，姐姐被抛弃以后得了抑郁症而死。

原来弟弟的病娇是忠爱悖伦，不是爱原主，在圣母女主的“伟大”光环下打败了病娇的天性，美其名曰救赎了他，两个人和和美美在一起了，只有姐姐一个人是悲剧。

02

我穿来的时间点很微妙，就在弟弟开始勾引姐姐的时候。

宋清朗再次来我房里是在那次反撩他以后的第三天，他刚刚洗完澡，浑身还带着沐浴香，一只手拿着毛巾擦着头发，真丝睡衣下腹肌若隐若现看起来很好摸的样子。

他看我不说话，眼色又迷离朝着他某处看去，别扭地转开头。

看来这个时候的宋清朗还不够老练，隐隐还有点纯情。

虽然只能有百分之一不能再多了。

“姐姐，我想和你睡。”

他语气暧昧，表情却又纯洁无辜，一张还未完全长开的脸已经足够精致。

我抬了抬眉没搭话。

弟弟被冷落了好久，眼里开始下雨，他走到我身边蹲下来，用一种看起来卑微又虔诚地姿态看着我，像一只无助的小狗儿。

“姐姐，是不要清朗了么。”

病娇惯会演戏，宋清朗尤其。

我的手轻轻描摹着他的眉眼，暧昧又温柔，眼底却毫无感情而言。

面对我突如其来地反常撩拨，他懵逼又带着一点不易察觉地窘迫和羞涩，明显情动起来。

“姐姐……”

“清朗，长大了该自己睡了。”

我一边撩拨他，一边拒绝他，一边勾引他，一边冷漠他。

蹲下的男孩脸红得更厉害了，他第一次发现，姐姐原来也是会拒绝他的，心里一阵慌乱。

“姐姐，亲亲我好不好，我很乖的。”

他扯起我的衣袖开始撒娇，语气带着一丝祈求。

得不到才最好，才会更执着。

“朗儿做的好我自然会奖励，今天姐姐累了。”

从今天起，他想要做狗，那就好好做一条狗吧。

哄好了主人才有一点奖励。

点赞催更～百赞必更，有存稿

百赞更新～

03

宋清朗开始用苦肉计，拿着一床小被子到我房里打地铺，还刻意踢被子企图引起我注意。

这要是原主自然见不得他受委屈，看不得他难受的样子，每次闹矛盾原主一哄就好。

我非但没搭理他，还起身去客厅拿了杯牛奶喝起来，悠悠然做着宵夜唱起了歌哼起了小曲。

躺在地下的某个人原本听见动静还以为姐姐心软了，正在内心得意着呢。没想到半天没等到姐姐，但是等来了一阵饭香。

不对劲，很不对劲。

宋清朗心里一阵烦闷，原本装作委屈的脸此刻真的有点委屈，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

“姐姐，我想吃你……”

“做的宵夜。”

宋清朗屁颠屁颠地跑到厨房，扯着我的衣角看起来实在可怜。

“要吃自己做啊，乖弟弟。”

我的语气轻柔，还摸了摸他的头，话语里却是拒绝，这种不着痕迹的疏远才最让人难受。

“姐姐先睡了。”

没等他反应，我就关了门把他锁在门外。

不出意外，这个弟弟应该要采取第二大招，和我冷战。

那就看到底对于谁来说，更难受。

驯狗狗第一步，先给他一点惩罚。

500赞的时候爆更我保证，请大家尽情地榨干我吧（微笑.jpg）

——5月13号500赞更

04

星期一上学的时候宋清朗一反常态地没有等我。

星期三他和隔壁我的死对头他的绿茶学姐柳依勾搭到一起了。

我听到他叫她，柳依姐姐。

“柳依姐姐，我还是比较喜欢你。”

听见特有的嗓音，我头也没回地走了，没看到身后的男孩子余光中满满的失落。

星期五的时候他把我给他往年买的礼物都放在我门口，平日里看见姐姐总是亮晶晶的眼睛暗淡了。

他在演戏让这个总是顺从他的姐姐难受，想让我低头。

我没有理会，吹着半干的头发走到门口，让他把保留的最后一件礼物拿出来。

“乖弟弟，我你给折的一罐星星，也拿给我。”

说完这句话，对面男孩子本来冷漠的眉眼有一丝动容。

“姐姐，有必要如此么。”

听着宋清朗沙哑的声音，我靠近他，手指轻轻覆盖在他的唇上微微摩挲。我知道这件事触动到他了，这是原主曾经花了一个多月给他亲手折的星星，代表着星辰照耀。

宋清朗动了动嘴唇想要继续说点什么，他想起十岁那年姐姐满心欢喜地拿出看起来不算贵的礼物，轻手轻脚地送到他的床头……

“清朗，你不是把我给你东西都还给我了，既然如此不如悉数奉还。”

宋清朗还想继续说什么，我打断了他踮起脚双手圈住他的脖子感觉到他明显身体顿住，又在他耳边继续说道。

“弟弟……虚假的情谊配不上真心换来的星辰。”

说完立马远离了他，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装作很伤心又倔强的样子，看着眼前精致男孩子的错愕和无措。

他的脸涨得通红，耳朵也红了，像是被揭穿了什么了不得的心事和秘密一样。

给他自己种个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打破狗狗虚伪的服从，才能建立真正的情谊。

这样，下一次他低头的时候，就是他沦陷的开始。

05

这一次我和宋清朗是真正的冷战了。

不过是我挑动的。

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阴郁了，看着我总是笑盈盈的眼睛里带着躲闪和审视。

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想要观察我的新的弱点，曾经我的软肋是他，只要他一示弱我就心疼，他一叫姐姐我就投降。

但是现在他发现我好像看穿了他。

我总是大大方方地迎接他的审视但是把他当作空气，不和他交流不对他动怒，无视他的种种行为和眼神。

这一连串的无视，我看出来了他逐渐崩溃了，心里防线逐渐崩塌。

曾经在书中，姐姐太没有原则过于宠溺，导致了宋清朗一次一次地突破她的底线，而在宋清朗眼里姐姐只是他的猎物而已，得到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享受那种悖伦的快乐，也享受姐姐虽然抗拒但是又一次一次沦陷的脸红，让他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姐姐每一次情动不已都满足了他内心的快感和成就，他清纯不已美貌优秀的姐姐一次一次在弟弟的身上沦陷，如何让他不享受呢。

只是，如今眼前的姐姐却再也不受他控制，让他琢磨不透起来。

所以我才会说虚假和真心，当他意识到姐姐也许永远不会再爱虚假的他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想要交付真心，那才是得到他心的第一步。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也选好了，宋星辰的小叔叔。

小说里宋星辰的小叔贺哲寒出现的次数很少，和他们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只是和他们的爸爸是忘年交，比宋星辰年长五岁，称呼叔叔太老哥哥又显得不够尊重，所以称作小叔叔。他长相英俊非凡，事业做的比宋家还要风生水起，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大后的宋清朗抗衡的人，可以防止宋清朗万一病娇属性加深囚禁我还可以保护我的人。

我宋星辰当然不是什么好人，贺哲寒这张牌也得用，用好了可以在关键时刻保命。

06

最好的猎人以猎物的形式出现，我见到贺哲寒的时候，浑身湿淋淋的，此时天下着雨，我在他家门口等着他。

即使是穿着黑色的运动卫衣，也掩盖不住黑夜里他清冷的气质。

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了我，眼睛带上了一丝疑惑，就那样定定地看着我等着我解释出现在他家门口的合理原因。

“小叔叔，你也知道我爸妈出国了。”

他没有接话，浓密的睫毛轻轻颤动，雨水沿着伞低落到地上，也溅落几滴到我的鞋上。

“小叔叔我和弟弟之间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实在没有可以求助的大人了。”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等待着他回话。

贺哲寒的眼睛很凌厉，微微抿起的唇让人看不清他到底在想什么。

“你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他的语气平静，但是没有透露出多少不耐，不过我知道他已经不耐烦了，只是良好的教养让他克制住了。

我也不恼，低头看着自己已经被雨水淋湿的鞋面微微低下了头。

“小叔叔，爸爸嘱咐我，有什么麻烦可以来找.....啊切.....您。”

打了个喷嚏我还准备说什么。

我突然感觉到雨水好像没那么大了，才发现贺哲寒的伞悄悄朝我倾斜了点，和我的距离还是不远不近。

“进来吧，解决了就走。”

他的声音依旧清冷，一边给我撑着伞。

我面上不显心里却开心起来，第一步成功了。

07

进了贺哲寒的别墅，我乖巧地去了他让人给我准备的房间，洗漱了一番确认穿得得体以后才去找了他。

贺哲寒身边风情万种色诱的女人很多，规矩一点更能得到他的好感。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带着金丝眼镜，和我悄悄观察的眼睛正巧撞上了。

暖暖的灯光下，我才注意到他长得实在是好看，刚才在雨里只顾着表演去了，倒没有仔细看他。

一张面如冠玉的脸明明少年气十足，却隐隐带着少年老成的淡漠和疏离，精致英气的五官带着不符合年龄的压迫，是个危险又诱惑的人。

“小叔叔，今天谢谢你，看书累了喝杯牛奶吧，养胃。”

贺哲寒看着我，点了点头放下了工作喝了口牛奶。

“小叔叔，我先去睡了，您也早点休息。”

我也没作妖，不多做停留，点到即止就好。

有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爆更啦，1000的时候继续更，也快了～

大家加油点，我已经写好了库存，嘿嘿(°﹃°)

——5.17号更，1000赞更新

08

宋清朗给我打电话了，不过我没接。

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还以为我在和他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游戏来试探他呢，乖乖地耐心地和我周旋。

漫长的等待以后，才能彻底打击狗狗自以为是的防线，轻轻一推就溃不成军了。

眼下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宋小姐，这些事情还是让我来吧。”

我穿上了围裙，从冰箱里拿出来新鲜的蔬菜，这是周末我亲自从城郊农园里摘的。

“小叔叔胃不太好，我在他家挺麻烦他的。”

刘妈听我说完露出了笑容，出了厨房。

“少爷您回来了，宋小姐在厨房给您做饭呢。”

我听见刘妈的声音就知道贺哲寒回来了，不一会就看见他出现在厨房里，漆黑如墨的眼里看不出什么情绪。

“小叔叔，您回来啦。”

我仰起头笑得灿烂，也不管他有没有反应继续把菜放进盘子里，无视某个人探究的视线，又继续说道。

“小叔叔您去饭桌上等着，我待会就好……”

“吃过了。”

空气中顿时尴尬了起来，我的手颤抖了一下，看起来很是失落。

“这样啊，没事反正我也没吃。”

我低下头，看着鞋面，在贺哲寒看不见的地方扬了扬嘴角。

就是知道你吃过了，才更好啊，不然怎么会有愧疚之心呢。

做完饭我草草收拾了一下饭桌，眼框红红的还带着点泪水，刘妈看到我这么委屈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刘妈，我没什么的……”

刘妈听见我委屈巴巴的声音又看了看我的手，上面还有我刚刚切菜时刻意划破了皮的痕迹。

“我去和少爷说，宋小姐在家里也是金枝玉叶不沾阳春水的……”

我也没吭声，刘妈是从小看着贺哲寒长大的，她说的话还是有一定份量的。

刘妈前脚刚走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匆匆洗漱了一下头发湿漉漉的还没有吹干。

不一会敲门声就响起来，前几下我没开，等过了一会再次敲门的时候我才开门，露出一点门缝，我看着门外的人，果然是贺哲寒。

他一身烟灰色的睡衣看起来禁欲又性感，神情别别扭扭的。

“小叔叔，您怎么来了。”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进来吧。”

我没理会他，语气里还带着几分埋怨。

贺哲寒坐在小沙发上，暖色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没了眼镜，一张像画一样好看的脸少年气十足，尤其那双眼睛分外勾人，眼镜封印的不仅是颜值还有诱惑的气质。

“星辰，今天的事小叔叔和你道歉。”

好吧，说出话来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板正挑不出错来。

“小叔叔你有什么错，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的眼眶红红的，仿佛刚刚哭过。

他走近来看着我，好看的眉毛拧起来，显然对这种哄人的事情很是陌生。

“今天有饭局。”

我没应声，嘴巴撇得更厉害了，气鼓鼓地样子。

“明天我没事.....能不能回来吃你做的饭。”

贺哲寒很认真的询问我，浓密的睫毛微微颤抖。

过了一会，我才趁机把受伤的手伸出来，拿到他面前给他看。

“小叔叔，切到手了，疼.....呼呼。”

我撒娇地说道，委屈极了。

他愣了好一会，才拿起我的手，吹了几下。

“谢谢小叔叔。”

我破涕为笑地看着他，笑得一脸灿烂。

“小叔叔，这样吧，你给我吹吹头发，我就答应你好不好。”

贺哲寒也没多想，他理亏在先，小孩子提的要求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好。”

我听见他的嗓音悦耳动听，走到我身后拿起吹风给我吹头发，空气中散发着洗发露茉莉的清香。

“小叔叔，您真好。”

我笑着扬了扬嘴角，甜甜地和贺哲寒说道，他万年不变的脸上还是看不见什么表情，但是整个人的气场却温和了不少，和我道了声“晚安”就关门离开了。

看着他离开，我笑得更欢快了。

还真是越来越期待看到宋清朗知道以后的表情了。

——5.21号更

09

隔日里，小叔叔回家的时间明显比平时早，他回来的时候我还在准备食材。

“小叔叔，您可以过来给我打个下手么？”

我笑眯眯地看着他，贺哲寒沉默了会，一张好看的脸上还带着没有来得及褪下的疑惑，睫毛长长的看起来还带着一丝窘迫地可爱。

“小叔叔没说话就是同意啦？”

我眨了眨眼睛，坏笑起来。

他没接话沉默着点了点头。

“我去洗漱，换身衣服。”

贺哲寒冷淡的声音让我兴奋起来，冷淡才好啊，越冷淡越想去征服。

我刚做好了一道菜，贺哲寒就从楼上下来，换掉了刚刚那身禁欲的黑色西装，穿了身烟灰色家居服，一幅悠闲又矜贵的模样。

“我干什么。”

“你洗个菜就行，烧菜这种粗活我来就行。”

我狗腿地笑笑，贺哲寒点了点头。

就在他打开水龙头准备开水的时候我上前抓起他的手阻止了他。

“小叔叔，这个袖子得卷起来。”

我一边说一边给贺哲寒卷袖子，此刻我和他之间相隔只有一步之遥，彼此间的呼吸声好像都可以听到。

“好啦，小叔叔。”

我见好就收，开始开火做下一道菜，贺哲寒虽然没下过厨房但是洗菜还是挺麻溜的。

这顿饭刘妈不知道进来看了多少次，一会检查电饭煲有没有开，一会看看菜是不是有点咸。

“宋小姐这样好的女孩子，现在真是少有。”

刘妈感慨了一下，笑起来一脸慈爱。

“才没有，小叔叔才厉害呢。年纪不大本事可大了，我爸爸都说比不上他呢。”

我扳着手指头，继续数着他的优点。

“小叔叔又高又帅，还愿意下厨房洗菜，简直绝了。”

我一幅真诚地模样，一边夸奖一边偷偷观察着贺哲寒，他面上虽然一派正经但是耳朵隐隐发红。

这顿饭吃的可以说是比较融洽的，虽然饭菜不像平时丰富但是我和刘妈说说笑笑，贺哲寒时不时也会说一两句话，其乐融融的。

就在我进厨房洗碗的时候，贺哲寒别别扭扭地进来给我泡了杯牛奶。

“今天辛苦了。”

我点了点头也没否认。

“小叔叔在你家我白吃白住可不好。”

贺哲寒突然靠近，看着我的眼睛半晌没说话。

“宋星辰，你还只是个高中生。”

他的语气很平静，看不来什么情绪，让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压抑住内心的情绪装作不甚在意的模样，仰起脸笑得越发灿烂示意他继续说。

“你不需要这么懂事。”

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我今天做的这些是想还他收留我的人情。

“小叔叔，我只是很乖。”

我也没有反驳他，语气软绵绵的，看起来乖巧极了。

贺哲寒没有回话，他漂亮的眼睛看着我，并不是探究也不是怀疑。

“小叔叔，那你还会吃我做的饭么？”

我一幅小心翼翼的样子，看着他，像一个可怜的小兔子。

贺哲寒打开冰箱来了一罐冰啤酒，一边离开一边给我回了一句。

“吃。”

我点点头笑了笑。前期得做好软萌的小白兔，既然做了这个角色就要做到底。

宋父重男轻女是出了名的，贺哲寒这么聪明的人自然能听懂我的暗示。

（明天继续更哈～感谢各位点赞捧场哈哈）

追更不点赞的求求泥萌。点个赞同鼓励鼓励我吧～谢谢孩子免费写文不容易～ ヾ(❀ˈ◡ˈ)ﾉﾞ❀～

红尘男女

已认证的官方帐号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19.00 的盐选专栏

创作声明

内容包含虚构创作

盐选专栏名：《万里江山亦如君：搞事业女主的绝美爱情》

作者：@巧克力阿华甜 一杯冬日巧克力热饮，全糖超甜

「嘶，姐姐腰好细。」

顾扬一进门就紧紧抱住了我，嗓音里带着一丝沙哑，或许还有一丝甜腻的缠绵。

他天生就眼泛桃花，再配上那张染上几分色气的俊俏脸颊，能迷倒一大片同龄和年纪更小的少女。

年轻的小男孩体温滚烫，我有些无奈地推开他，揉揉他毛绒绒的脑袋：「好了，赶紧来吃饭。」

顾扬越过我，抓起桌上放了冰球的杯子，喝了一大口可乐，往我这边看时又眸色微暗：「姐姐，你少喝点酒，前两天还说胃疼。」

我不想跟顾扬计较这些小事，把最后一道菜热好端上来。

「姐姐，你不跟我一起吃吗？」

他小狗似的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我吃过了。」

我淡淡地说：「赶紧吃饭，吃完走人。我还有个方案要做，今晚没空伺候你。」

「姐姐，你怎么总是翻脸不认人啊？」顾扬抓了把乱糟糟的头发，委委屈屈道，「工作可以明天再做啊，我后天就要去外省

集训了，接下来半个月都见不到你。」

我已经打开电脑，闻言嗤笑一声：「我倒想明天做，你爸能同意吗？」

「所以我就说，把我们的事告诉他嘛，免得你天天都这么辛苦！」

「可别。小少爷，我是凭实力站在这里的，让你这么一嚷嚷，倒像我靠睡老板儿子上位似的。」

「嘭」地一声巨响，顾扬已经踢翻了小木凳，气冲冲地站了我面前，眼圈红红的：「姐姐，你每次都这么说。在你心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在心里叹气。

还能是什么关系，床伴啊。

这事，我本来以为顾扬心里是明白的，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他非拽着我去看一些傻 X 电影，又要去游乐园和海洋馆，还给我买棉花糖写情书。

我不由开始怀疑，这小孩是真的想跟我谈恋爱。

顾扬今年 19 岁，刚上大一，是我们公司老板的儿子。

我把他睡了这事，从一开始就存了点报复的心思。

报复他爹顾正阳总是借着工作的由头，有意无意地拍我的肩，摸我的腿，戳我的腰，说点荤话，送点珠宝。

为了表明我并不想当一个成年男性的后妈，我只能跟他发展点其他关系了。

2

刚进这家公司，是我硕士毕业那年。

那年我 24 岁，从上百位面试者中脱颖而出，还谈到了五十万往上的年薪。

它足够我在这座一线城市活得滋润，只要我不接济家里。

15 岁那年，爸妈生了弟弟，还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打的算盘特别好：「秦昭，再过七年你大学毕业，到时候我和你爸也老了，你两个弟弟上小学，正好你负责。」

我把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全部拉黑，无视了我妈「你两个弟弟都上不起学了」的哭诉，和我爸「像你这种冷酷恶毒的女人根本没人会娶」的诅咒，将他们从好友列表里移除。

之前，我把户口从家里迁出来时，给了他们二十万的买断费用。

从那时候起，我就当自己没爹没妈了。

工作后的第二个月，因为拿出的方案给公司带来数百万收益，我提前转正，并于一年后晋升项目负责人。

如果不是老板顾正阳，我的职场之路大概会一直顺风顺水、扶摇直上下去。

顾正阳虽然年纪不小了，但人保养得很好，身材不错，衣品又好，看着很显年轻，好像才三十出头。

公司里不少单身的姑娘，对他都有那么点想法。

除了我。

我不傻，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借着酒劲，对二十五岁的姑娘倾诉心事，说自己妻子病逝后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有多么寂寞和辛苦，而他本人又是多么洁身自好——这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

顾正阳喜欢我，这种喜欢里，情欲的成分要远远高过单纯的心动。

但我不愿意，尽管答应他的话，我的路可能会走得更顺。

成年人都知道分寸，他也不逼我，毕竟除去年轻貌美之外，我同时还是个很好用的、能给公司创造收益的员工。

所以他一边正常给我安排工作，一边继续撩拨我，送礼物、制造肢体接触、试探我的底线。

我烦不胜烦。

直到那天下午，顾正阳出差前扔给我一把车钥匙，让我去接他儿子回家。

我把车开到本市最好的大学门口，找了一圈，没找到顾扬，只好给他打电话。

连打了七个他才接，语气里透着一股不耐烦：「谁啊？」

「顾扬，我是你父亲公司的员工，他让我来接你回家。」我保持着公事公办的冷漠语气，并在他开口之前及时截住接下来的话，「报个地址，不然我会去你们学校的广播站和论坛发布寻人启事。」

我在大学附近的酒吧里找到了醉醺醺的顾扬。

灯光昏暗，音乐放得震天响，台上几个大学生扯着喉咙在唱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我穿过躁动的人群，从沙发上捞起顾扬。

他穿了件黑色卫衣，留着毛绒绒的短发，戴着钻石耳钉，轮廓深邃。一双眼睛里雾气朦胧，眼尾狭长，又因酒意染上微红，嘴唇也是艳红的。

原本顾扬还赖着不肯走，我砸了个酒瓶，才唬住旁边那群起哄的小孩，把人拖走了。

顾扬个头高，我好不容易把他弄进车里，汗已经湿了后背。

跟着导航开到顾家别墅门口后，他忽然凑过来，靠在我肩头嗅了嗅：「姐姐，你身上好香。」

人的欲望与恶念本就是一瞬间出现的。

在这辆车上，顾正阳曾经借着谈完生意送我回家的名义，隔着裙子在我大腿上轻轻摩挲。

他的拇指上戴着一枚昂贵的帝王绿扳指，通透润泽，只这一枚，就够我五年的薪水。

他是故意的。

似乎儒雅随和，但胜券在握。

而如今，我和他儿子坐在这辆车上，天色漆黑，车灯昏暗，酒气蔓延，气氛正好。

我勾了勾唇角，解开安全带。

蓄意勾引，若即若离。

顾扬眼睛通红地望着我，又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嗓音沙哑地撒娇：「姐姐，我好热……」

我轻轻地笑了：「怎么办？姐姐只能让你更热。」

3

顾扬很年轻，直白热烈。

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反复地叫：「姐姐，姐姐……」

他的身上带着年轻男孩特有的气味，清新，迷人，但此刻深陷情欲，又格外令人心动。

第二天上午，我在顾扬的卧室醒来。

他还在睡着，一条胳膊搭在我胸口。

昨晚喝了酒，又折腾了半夜，他睡得很沉，我把他胳膊挪开，小孩也只咕哝了一声，没什么大反应。

顾正阳给我打来了电话：「秦昭，小扬昨晚没给你添麻烦吧？」

「没有。」

大概是昨夜太过放纵，一开口，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顾正阳低笑一声，声音忽然带了些温柔缠绵：「小昭，你别这么跟我说话，我会误会的。」

呵呵，你慢慢误会吧，反正我睡的是你儿子，不亏。

我在心底冷笑一声，挂了电话。

顾正阳很快又发了微信过来：「诚基那个招标方案的最后一版，你再发我一份备用。」

我盯着消息，半晌没作声。

顾正阳总是这样，在工作和私事的状态里随意切换，他倒不介意，却把我的生活搅得混乱不堪。

上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他手指从我手背缓缓滑过，就让突然闯进来的前台看了个正着。

后来公司里关于我的流言纷纷扰扰，什么难听话都有，还是我去说了软话，又请他吃饭，他才肯出面将流言澄清。

他终究长我十五岁，论手段，我敌不过他。

可顾正阳的公司又是行业龙头，如果辞职，我去别的地方，很难再拿到这么高的薪水。

我有些出神，光着两条腿在床下站了一会儿，身后忽然传来顾扬的声音：「……姐姐？」

嗓音里带着几分刚清醒后的惺忪。

我收敛心神，转头看着他，笑笑：「你认识我是谁吗？」

顾扬点点头，揉了把凌乱的短发，跳下床，去浴室洗澡：「你昨晚说了，你是我爸公司的员工。」

他的镇定令我微微意外。

原本以为顾扬醒来后肯定会质问我昨晚的事，我连借口都已经编好了。

不过想到昨晚在酒吧里看到的场景，我倒有些明白过来。

现在很多小年轻玩得比大人开放多了，而顾扬作为典型富二代，大概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一夜情了吧。

这样也好，大家心照不宣，玩完就算，各不相干。

我换好裙子，踩着高跟鞋，出门前跟他挥了挥手：「再见。」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刚上车我就接到了顾扬的电话：「你去哪儿了？」

我懒懒道：「打车回家啊。」

真要命，白衬衣让这位小少爷揉得皱皱巴巴，上面还有星星点点干涸的不明痕迹。

我不由反思了一下，昨晚确实过于放纵了。

但我好像也真的有些……食髓知味。

顾扬好像有点儿生气：「你就打算这么走了？」

我笑起来：「怎么，你还想跟我再来一次吗？」

电话那边沉默下来，片刻后，顾扬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冷冰冰的，有点像他爸顾正阳：「让你的车停在原地等我。」

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

当即冷笑一声，挂了电话，对司机道：「继续开。」

但不知道顾扬从哪儿弄到了我的地址，过了两天，早上我出门吃早饭，一开门就看到他蹲在我家门口。

听到声音，他抬起头来，嘴唇冻得发白，湿漉漉的眼睛里显出几分无措和委屈，像是被主人抛弃的大狗。

「姐姐。」他说，「我在你家门口等了好久。」

我以前约过的人不少，但大都是同龄人，大家是社会里磋磨过的，很知道分寸，完事发现没有长久合作的打算，就自觉地彼此人海告别。

像顾扬这样不依不饶的年轻小男孩，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叹了口气，在心里抱怨自己给自己惹了个麻烦，冲他伸出一只手：「走吧，带你吃早饭去。」

顾扬人长得高，饭量也大，连吃了四根油条、两碗豆腐脑才放下筷子，又目光灼灼地望着我，身后好像有根尾巴在摇。

我只能把人又带回家，然后认真地问他：「你是不是想跟我继续那天晚上的事？」

他顿时红了脸，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很小声地应了一声。

我思考了一下，顾扬技术过关，天赋异禀，和他保持长期的关系也可以。

最重要的是，他是顾正阳的儿子。

顾正阳为人风流，倒是对他这个儿子很是看重。

而且他向来傲慢，认定了我逃不出他的手心，所以才像猫捉老鼠那样慢慢逗弄我。

对他来说，看着我焦躁不安却无可奈何，大概是天大的乐趣。

在他眼皮子底下跟他的儿子亲密无间，想想就爽。

想到这里，我慢慢地笑起来：「好啊。」

「可是我明天还要上班，今晚不能留你，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那天晚上我一时兴起，连套都没戴，这一次总算记得。

我拉开茶几的抽屉，翻出个安全套给顾扬，示意他撕开自己套上。小孩愣了愣，脸色忽然有点发白。

我没太在意，伸手去脱他的衣服，年轻男孩子喜欢穿卫衣，柔软、宽松.....好脱。

「那天晚上光线暗，没看清楚，你还有腹肌呢弟弟。」

我吹了声口哨。顾扬穿的是运动裤，同样宽松，满身青春气息都快要溢出来了。

然而他明明已经情动不已，却偏偏按住我的手，眼圈发红，直勾勾瞪着我。

「姐姐。」他喘了两口气，然后说，「我是喜欢你。」

4

这种调情的话在我这里属于入门水平，我毫无波动，敷衍道：「姐姐也喜欢你啊。」

又凑过去轻轻吻他的喉结。

顾扬眼底的光暗了又暗，终于没忍住翻涌的欲望，反客为主。

等他结束这一场漫长的情事，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我带着满身痕迹去浴室洗了澡，等随便套了件睡裙出来，才发现顾扬还赤裸地睡在沙发上。

「你去洗澡吧，洗完可以走了。」我毫不留情地赶人。

顾扬委屈地看着我：「姐姐，我饿了。」

「……」

「要是没有吃的，吃你也可以。」

「……」

我转身往厨房走去，边走边说：「我给你弄点吃的，吃完你赶紧走。」

冰箱里还有前两天剩的吐司，我简单做了个三明治递给顾扬。

他用叉子拨了拨盘子里的面包片，抬起头看着我：「姐姐，你平时就吃这些吗？」

我仰头灌下一杯酒，淡淡道：「是啊，怎么了？」

「下次我来给你做饭吧，好不好？我厨艺很好的。」

我愣神了片刻，等回过神，也没说好或不好，只让他吃完东西快点走。

顾扬又在沙发上磨蹭了好一会儿，抓着我的手指亲了又亲，最后才依依不舍地走了。

人是走了，但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发。

「姐姐，我到家了。」

「姐姐，我准备去上早课了，你记得吃早饭。」

「姐姐，几天没见了，好想你。」

「姐姐，晚上七点有校篮球赛，我是小前锋，你要不要来看？」

我从没见过这么黏人的，一时很不能适应，原本想拒绝，但顾扬紧接着发来一张照片，是他穿着蓝白相间的球衣靠在篮球架上，笑得神采飞扬。

我的心蓦地一软。

下班后，我把工作安排好，开车到了顾扬他们学校。

路上有些堵车，等我到时，比赛已经开始了一小会儿。

顾扬人高腿长，偏偏又灵活，与队友配合之下拿了不少分。

我到场边时他刚投进一个球，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淡淡笑着转过身，目光扫过场边的我时，眼睛忽然亮了起来。

「姐姐！」他冲我用力挥了挥手，很快又投入比赛中。

我看着顾扬打球，一时之间有些恍惚。

我的大学生涯被学习和兼职填满，像这种充满青春活力的比赛活动，我从来没参加过。

而此刻晚风拂面，球场明亮的灯光照在脸上，竟恍惚间令我回到了曾经缺失的青春时光。

比赛结束，是顾扬所在的队伍以绝对优势胜了。

他第一时间跑到我身边来，邀功似的问我：「姐姐，我厉害吗？」

我笑笑地点头：「厉害。」

心里却想，那天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顾扬额上的汗水滴落在我肩头时，他也问过这样的话。

明明是眉目俊朗的男孩子，偏偏有一双格外勾人的桃花眼。这样的组合在他脸上并不显得违和或突兀，反而愈发出挑。

因此，学校里喜欢他的小姑娘应该不在少数。

刚才他向我跑过来时，就先后拒绝了两个送水送毛巾的小姑娘。两个人委委屈屈地站在那边，又不时往我们这里望。

顾扬视而不见，只是望着我，有些小心翼翼地问：「姐姐，今晚我能去你那里住吗？」

我顿了顿：「……你明早没课？」

顾扬特别委屈：「明天周六。」

没日没夜地加班赶方案，差点忘了日期。

我原本还想问顾扬周末不回家吗，随即想起顾正阳今天刚出差回来，顿时没了询问的念头，反而笑道：「好啊。」

顾扬立刻就雀跃起来。

正好这时候与他同队的几个男孩勾肩搭背地走过来，顾扬回头去说了几句什么，几个小孩吹着口哨，笑起来：「顾扬，约会去啊？行了，替你兜着，放心吧。」

就这样，我开车把顾扬带回了家。中途他曾经接到一个电话，顾正阳的。

不知道顾正阳在那边说了什么，顾扬特别不耐烦：「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了，用不着你管这么多。」

「打球啊，还能干什么。」

「还有事，先挂了。」

顾扬挂了电话，我斜觑了他一眼：「你爸关心你呢，你干吗这种态度？」

「关心我？」顾扬皱起眉毛，似乎很不开心，「他要是真的关心我，当初就应该好好照顾我妈，不至于让她走得那么早。」

提到早逝的母亲，他眼圈有点红。

在公司其他员工的八卦中，我之前就了解了顾扬的家庭情况。

据说他母亲是书香门第出身，下嫁给顾正阳，陪着他白手起家。

公司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她却病倒了，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撑了两年就走了。

她走那年，顾扬只有九岁。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趁着红灯腾出一只手，安抚似地拍拍他肩膀。

顾扬的眼圈更红了：「我妈走后没多久，他就领着新的女人回来了，没多久又换，身边的人就没断过。我讨厌他，也讨厌那

些不检点、不知羞耻的女人！」

我心说可别了吧，小少爷你自己又能好到哪去，面上却笑道：「这么说，你也讨厌我了？」

顾扬愣了愣，看着我急声道：「怎么会！姐姐，你跟她们才不一样！」

我把车停好，先一步下了车，往楼门内走去，顾扬急忙追过来，反复解释：「姐姐，我不是说你，你和她们不一样，我喜欢你……」

开了门，我伸手按亮客厅的灯，转身拉上房门，顺便将顾扬圈在我臂弯之内，微微仰起头，轻笑道：「那都不重要，弟弟，春宵苦短，我们还是做点该做的事情吧。」

5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顾扬给我做了早餐。

一个煎得有点糊的煎蛋，忘了放糖的牛奶冲麦片。

看着他满是期待的眼神，我到底是艰难地把东西咽了下去，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游戏机扔给他：「你先玩一会儿，我出门买菜。」

顾扬连忙道：「我跟你一起去！」

我扶住额头。

他真的好黏人。

顾扬委委屈屈地看着我：「姐姐，你不想带我一起去吗？」

「去吧去吧。」我破罐子破摔，「你正好来帮我拎东西。」

「好！」顾扬开心地从沙发上蹦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不是叫他拎东西，是给他送东西。

我和顾扬推着车走在超市里，我正在货架跟前挑牛奶，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一丝惊喜：「秦昭？」

顿了顿，我转过头，果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五官俊俏，眉目含情。

我研究生时期的前男友，周维年。

比起顾扬，我和周维年之间的纠葛要复杂太多。付出过真心，也有过成年人之间满是张力的博弈。

分手那天，周维年吻了吻我的脸颊，笑得冰凉：「秦昭，你不可能遇到第二个像我这么爱你的人了。」

我推开他，轻轻地笑：「我知道，但我们都更爱自己。」

我和周维年，是因为一场兼职认识的。

彼时我正为下个月的生活费和排满的课表发愁。自从上了大学，父母就不再管我，一切生活支出由我自己解决。

然而分了小专业后，学习愈发紧张，兼职和考试堆在一起，几乎快把我逼疯。雪上加霜，我被兼职家教的两家人同时辞退了。

周维年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以高于市场平均不少的价格，请我去给他上高一的妹妹做家教。

那年圣诞，我和周维年借着酒劲滚了床单。

酒店房间里灯光昏暗暧昧，他在我身上看着我，眼中满是情欲的暗光。

我伸手勾着他脖子，轻笑：「两清了？」

「哪有这么容易？」他轻哼一声，低头啃我的脖颈，哑着嗓子道，「秦昭，我们试试吧。」

我和周维年在一起了。

他的确对我很好，每一个节日都不忘送我昂贵的礼物。

我相信他是喜欢我的，只是这种喜欢，建立在不影响他自己的前提下。

他能付高价聘请我做他妹妹的家教，却不能接受我一直锋芒毕露下去。

在他提议我去他家里公司帮忙，却被我又一次拒绝后，周维年面色不虞，淡淡道：「秦昭，你要再这么下去，是在消磨我对你的爱。」

「哦。」我笑得轻巧，「那就分开吧。」

我和周维年做事，一个比一个绝，说分手，就真的再也没联系过。

三年没见，没承想，倒是今天赶巧碰见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顾扬已经挡在我身前，警惕地瞪着周维年，口中的话却是问我的：「姐姐，他是谁？」

「小昭，你离开我之后，挑人的眼光越来越不行了。」周维年唇边噙着一丝笑，眼底却一片冷意，「这小弟弟，成年了吗？」

顾扬面无表情，冷冷地说：「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回身来牵我的手：「姐姐，我们走。」

我没动。

顾扬愣了愣，眼中忽然翻涌出几点零星的狠意，又很快沉了下去，换上我看了无数次的委屈，声音里带着一丝难过：「姐姐……」

我安抚似的拍拍他的手，接着抬头对周维年道：「用不着你操心，我现在就喜欢年轻听话的。」

周维年笑意不变：「秦昭，我是没想到你也有养小奶狗的一天。」

闻言，顾扬转过头，理直气壮道：「关你屁事！我就喜欢吃姐姐的软饭，怎么了？」

周维年终于变了神色，他见我不反驳，全当默认，于是淡淡垂下眼，片刻后又抬起，从货架上拿起一瓶牛奶，放在我面前的推车里，柔情蜜意道：

「小昭，我记得这是你最爱喝的牌子。你一直缺钙，要记得按时喝牛奶，少喝点酒。」

说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

顾扬被气到了，他把那瓶奶拿出来放回货架上，又换了瓶新的，这才跟着我去结了账。

回家后，我在厨房飞快地做好了午饭，又喊顾扬来吃：「来吧，吃软饭了。」

他夹了块排骨放在碗里，没吃，只是犹豫地抬眼看我。

我挑挑眉：「你想问什么？」

顾扬问：「姐姐，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在意周维年的事情，诚实道：「前男友，已经分手挺久的那种。」

「……姐姐还喜欢他吗？」

我想了想：「喜欢过吧。」

顾扬抿了抿嘴唇，低下头去安静吃饭，不再说话，只是神色有些晦暗不明，令我一时捉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6

顾扬在我这儿住了两天，到第三天时，学校有课，他不得不回去住了。

临走前依依不舍，非要问我要告别吻。

我亲了亲他温热的脸颊，正要离开时，忽然被他攥住下巴，堵着我的嘴唇来了一个绵长而湿润的吻。

等他好不容易松开，又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凝视着我的眼睛，轻声道：「姐姐，我会想你的。」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违心道：「姐姐也会想你的。」

顾扬眼睛亮了亮：「真的吗？」

「真的。」

当然是假的。

他在的这两天，黏人得不像话，我手里堆了一堆没完成的工作，就等着他离开后加班加点地做。

原本早就该开口赶人的，可我看着顾扬那双湿漉漉的无辜眼睛，竟然怎么都说不出重话来。

第二天一早，我把熬夜做完的方案交给顾正阳，他低头翻了两页就抬起头来，笑着说：「秦昭，你的工作能力，我向来放心。」

我抿了抿唇：「顾总还是仔细看看吧，这方案是和春景那边竞标的，几个关键的数字我都标了出来，但我没摸清他们的底细，具体数额需要开会再商讨。」

顾正阳点点头：「会议你来组织就好。」

我应了声，转身出门，手刚搭在门把手上，顾正阳忽然在身后叫我。

一回头，我便听到他笑着问：「小昭，你这两天是谈恋爱了吗？」

我手下紧了紧，淡淡笑道：「怎么会？我还年轻，想多为自己拼两年。」

「我就知道，你懂分寸，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顾正阳笑得慈眉善目，我却恶心得有点想吐。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电话接通后，那边传来两道熟悉的聒噪声音：「姐姐。」

不是顾扬，是我那两个刚满十岁的双胞胎弟弟。

我不喜欢他们。

我知道，他们也不喜欢我。

但此刻却听从爸妈的暗中指挥，在电话里违心地倾诉衷肠：「姐姐，我们好想你啊，下个月你会回来看看我们吗？」

「不会。」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认识你们。」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随即传来我妈的破口大骂：

「你这个小贱人，白住我家的房子这么多年，小宝和小文可是你亲弟弟啊！你在大城市吃香喝辣，就眼睁睁看着你亲兄弟在小地方受苦？白眼狼，没良心的东西……」

后面跟着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安静地听完，语气依旧平静：「我录音了，如果再打过来，我不介意去网上曝光你们。」

说完，我挂了电话，改变方向，向酒吧开去。

灯光迷离，我坐在角落的桌前喝了两杯龙舌兰，渐渐觉得有些头晕，撑着脑袋，怔怔望着前方，任由失焦的目光落在虚空处。

这酒的后劲儿很大，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又重新坐下去，拿起手机。

鬼使神差地，我拨通了顾扬的电话。

他来得极快，不出半小时就赶到了这里，挺拔如一颗小白杨的少年站在酒吧门口，立刻引来不少人的窥视。

他视而不见，目光扫视一周后，径直向我走来。

我醉意朦胧地望着他。

顾扬蹲下身，平视着我的眼睛，语气顿了顿：「……姐姐，你眼睛好红。」

我笑了笑，将手搭在他肩上，轻声道：「带我回家。」

顾扬把我抱出了酒吧，打车带我回家，醉意翻涌，我难受地靠着他肩膀，直到进了家门，他小心地把我放在沙发上，正要起身，忽然被我勾住脖颈，吻了上去。

灼热的气息喷吐在耳畔，顾扬眸子越发深沉，我细细地吻着他，低声道：「弟弟。」

「姐姐，我在。」

「你喜欢我？」我问。

顾扬目光颤了颤，最终道：「喜欢。」

骗人。

大概是逢场作戏的次数多了，竟练得一身好演技。

小男孩眼神真挚，可满口谎话。

我与他第一次见面，就在回去的车里睡了。

从前他都不认得我。

这样的关系，能有多喜欢？

没有人天生薄情寡义。

小时候，母亲抱着我，说她喜欢我。我很高兴，我说我也喜欢妈妈。

她说：「你不用喜欢妈妈，但你得喜欢弟弟，堂弟、表弟，还有你未来的亲弟弟……秦昭，他们都是你的家人，你要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们、爱护他们，记住了吗？」

后来，周维年也说他喜欢我。

他说：「小昭，你这样一直针锋相对，我怎么受得了？别闹了，我总不会亏待你。」

心底的空虚骤然被滚烫填满，我掐着顾扬的肩膀，猛地喘了两口气，忽然掉下眼泪来。

顾扬一下慌了神，停下来动也不敢动，抬手一下一下擦着我的眼泪。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

我酒量不错，很少喝醉，但每次醉后就会忘事。

第二天醒来，顾扬已经不见了，我躺在沙发上，身上盖了一床毛毯。

我有些头疼地爬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温水，一饮而尽。

就在这时，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

我随手抓起一件外套披上，走过去开门。

笑容灿烂的顾扬站在门口，身边还放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7

我和顾扬就这样开始了同居生活。

起先我不愿意，但顾扬好像瞅准了我吃软不吃硬的本质，扯着我袖子撒娇卖乖，甚至硬挤了两滴眼泪，我只能同意下来。

他把箱子拖到卧室里，拉开衣柜，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挂进去。

我这才发现，顾扬其实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富二代。

他买的衣服，全是那种软乎乎的卫衣，穿在身上，像一只毛绒绒的大狗，垂眼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的时候，一点侵略性都没有。

我租的是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顾扬便很自然地和我睡到了一张床上。

小男孩倒不爱打呼噜，只是睡觉的时候总喜欢往我身上黏，灼热的气息喷在我耳畔。

我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摸摸腹肌蹭蹭喉结，不知不觉就滚到了一起去。

顾扬才大一，专业课还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他睡在我这里没有问题，只有哪天有晚课的时候，才会依依不舍地同我告别。

还会安慰我：「姐姐你别想我，我就回去一天，很快就回来。」

这几天，公司竞标赢了春景，拿下了永昌的那个大项目，顾正阳做主，批给身为负责人的我一笔不菲的奖金。

加上之前存下的钱，正好能买下我现在租住的这间公寓。

一个人漂在这座城市里，好像只有房子能给我最大的安全感。

我心情好，也就配合他演戏：「好，姐姐在家做好饭等你。」

在做饭这件事上，顾扬尝过我做的菜，就再也没好意思说自己厨艺好了，倒是问我：「姐姐，你厨艺明明这么好，为什么不好好做饭吃啊？」

我笑得很冷淡：「我不喜欢。」

顾扬好像看出了我心中的不快，没有再说话。只是那天晚上，我加班回来，看到他坐在桌前，面前是两个冒着热气的盘子。

最简单的两道菜，但已经让他原本修长好看的手上出现了不少伤痕。

我愣了一下，顾扬已经抬起一只手：「姐姐，我照着美食博主的教程学的，你尝尝。」

餐桌上有一盏流光溢彩的灯，光芒落进他瞳孔里，像是闪烁的星星。

平心而论，顾扬做的菜真不太好吃。

但它却莫名将我千疮百孔的心脏填平了一点，与此同时，又催生出其他晦暗不明的情绪。

我下意识想要逃离。

晚上，我洗完澡出来，看到顾扬坐在桌前，耳朵上戴着耳机，一边看手机，一边在纸上写东西。

凑过去一看，才发现他在对着视频教程写菜谱，连几克盐几粒蒜都要记下来。

我觉得很好笑，可心底深处又泛开一片熨帖的滚烫。

倒了杯酒，把冰球丢进去，我坐在床边，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写。

不知道过了多久，顾扬丢下笔，转过身来，正好撞上我的目光。

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姐姐！」然后喉结动了动，眼神忽然暗下去。

我故意的。

故意换上轻薄的半透明吊带睡裙，故意没有擦干身上的水就穿了衣服，故意晃着酒杯。

顾扬走到我面前，我仰起头望着他。即便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脸依旧好看。

利落的下颌线条，紧抿着的嘴唇。

顾扬不笑的时候，其实和顾正阳有一点像。

就是这点相似，会让我对他产生下意识的厌恶和抗拒，实在因为顾正阳之于我，意味着太多不堪的、龌龊的记忆片段。

但我已经学会了演戏，心里越恶心，脸上笑得越勾人。

我扯着顾扬的衣襟，迫使他一点点弯下腰来，吻着他的嘴唇。

顾扬的眼神越发幽深，他抱着我，黏糊糊地、一声又一声地在我耳边喊：「姐姐，姐姐……」

就是这样。

唯有沉沦单纯荷尔蒙带来的生理欲望，能让我产生巨大的安全感。

人可能会背叛其他任何人类，唯独不会背叛自己的欲望。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从欲望的深海中抽离，软绵绵地躺在床上。顾扬却忽然起身，走了出去。

没一会儿，他端回一杯牛奶。

「姐姐，喝了奶再睡。」顾扬说完，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我在柜子里发现了你的药和体检报告，缺钙是该多喝牛奶的。」

我沉默了很久，接过牛奶一饮而尽。

为什么会缺钙?

在十八岁自己会赚钱之前，我没有尝过牛奶的味道。

青春期的那几年，我像雨后的竹笋一样拼命向上长，可是营养不够，于是就瘦得很夸张。每晚蜷缩在客厅那张狭小的弹簧床上时，我好像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和关节在空洞作响。

我把牛奶杯放在桌上，伸手关了灯。

顾扬站在一片黑暗里，轻轻地喊了一声：「姐姐。」

我躺下去，闭上眼睛：「睡吧。」

8

顾扬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他已经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书包和电脑，梳妆台上放着我给他的备用钥匙。

我在空荡荡的卧室里发了会儿呆，然后很镇定地去热了吐司片，吃完去上班。

整整三天，顾扬没给我发过一条消息。

正好新项目开始，我忙得要命，很快把杂念抛诸脑后，每天泡在公司盯进度，加班到深夜才开车回家。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

走出电梯，我一眼就看到靠在墙边，微微垂着头的顾扬。许久没剪过的头发有些长了，垂落下来，遮住半边侧脸。

听到动静，他转头看着我，眼眶发红，脸色微白，目光里带着一点零星的委屈。

我沉默地和他对视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走过去，拿出钥匙，开了门。

顾扬跟在我身后，走了进来。

我刚踢掉高跟鞋，转过身，灼热的吻就贴了上来，急促又热烈。

顾扬用的力气有点大，从嘴唇沿着脖颈一路向下，停在锁骨上。

他咬得我发疼，我轻哼了一声，但他没有任何放轻动作的意图。

我闭了闭眼，用力推开他，按亮身后的顶灯开关。

骤然亮起的光里，顾扬踉跄着后退两步，目光沉沉地望着我，眼睛里全是隐痛。

「姐姐。」他哑着嗓子说，「这三天我没有找你，你有想过我吗？」

我沉默。

顾扬眼中闪过一丝狠意，尔后他突然往前走了一步，打横抱起我，往卧室走去。

「姐姐，你不用回答我，我知道你不想说。」

顾扬好像格外有精力，把所有不可诉说的情事都化成了另一种欲望，到最后，我指尖都发软。

第二天，我的脖子上多了几处显眼的吻痕。

床上的顾扬仍然沉沉睡着，我穿好衣服，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这才起身去上班。

项目进度暂告一段落，再加上第二天就是小长假，今晚倒不用加班到很晚，下班后，我拎着包摇摇晃晃地走到地下停车场，路过一处黑暗的拐角时，忽然被一只手拽了进去。

我惊着，正要叫出声，嘴巴却被一只手牢牢捂住。

这只手散发着浓郁的烟草味，指节上一抹冰凉，是翡翠的触感，手心有汗。

一股恶心从胃里蹿上来，我几乎要弯下腰去干呕。

顾正阳黏腻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小昭，我刚夸过你知道分寸，你就要带着这东西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

他的指腹摩挲着我脖子上的吻痕。

我在黑暗里注视着他满是侵略性的眼睛，强自镇定：「顾总，我是成年人，找个床伴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吗？」

顾正阳低笑了一声。

我越发觉得，他和顾扬真的很像。

笑起来时，眼尾都会微微往上挑，唇角的弧度也一模一样。

「床伴？」顾正阳凑到我颈侧嗅了嗅，终于放开了我。

我忙不迭地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他。

「小昭，已经快一年了，没有哪个女人敢让我等这么久。你很诱人，但也别挑战我的底线。」

我开车回去的时候，手在方向盘上微微发抖。

房间里一片漆黑，顾扬不在。

我趴在马桶前，把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又蹒跚着走回卧室，缩在床上发抖。

小时候。

那时候我六岁。

爸妈想再生一个儿子，于是把我送回乡下的外婆家住。外婆住的是土房，后院院墙因为一场大雨，塌了大半。

某天深夜，村里的小流氓翻墙进来，闯进我房间里。

他用汗湿的手捂着我的嘴巴，手伸进被子里扒我的裙子。

我在黑夜里睁大眼睛，努力想看清他的脸，手在枕头旁边摸索，终于摸到了一截铅笔。

铅笔从他的后背扎进去，他一声惨叫，终于惊醒了邻居家的狗。

在疯狂的狗叫声中，他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夺门而逃。

后来外婆打电话，让爸妈把我接回去了。

我拎着可怜的一包行李跨进门，母亲厌恶地扫了我一眼，冷冰冰地说：「秦昭，你小小年纪，就这么会耍手段。」

哦。他们觉得我不想住在乡下，所以故意勾引了一个小流氓，让外婆送我回来。

我是如此地讨厌人类的生理欲望。

可又是如此心甘情愿、清醒地沉沦在欲海里。

「姐姐？」

顾扬的声音忽然响起来，接着卧室灯光大亮，我眯了眯眼睛，抬起头，看到他满脸歉意地站在床前。

那张脸，渐渐和黑暗里的顾正阳重叠起来。

我面无表情地坐起来：「滚出去。」

顾扬嘴唇颤了颤，忽然掉下眼泪来：「姐姐，我错了。姐姐……」

这天晚上，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第二天早上，我一睁开眼，顾扬就端着杯热牛奶站在我面前。他身上系着围裙，客厅里传来煎蛋的香气。

我默不作声地起床，洗漱，吃完早餐，然后……抬眼看着对面小心翼翼的顾扬。

「顾扬。」我放下杯子，看着他淡淡地笑，「你还想住在我这里吗？」

顾扬拼命点头，语气听上去好像快哭了：「姐姐，你想赶我出去吗？」

这是你送上门的，不能怪我。

我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轻笑道：「怎么会呢？」

谁让你是顾正阳的儿子。

「姐姐是想跟你道歉，昨晚不该为工作上的事情迁怒你，下次不会了。」

这世间恶人千万，为何独我一人要做圣人？

「走吧，姐姐带你出门逛逛。」

——我偏不。

9

顾扬满柜子的卫衣和 T 恤里，多了一件细蓝白条纹的衬衫。

与我那条细蓝白条纹的裙子正好配成一套。

那衣服他连着穿了三天，直到在床上被弄脏，才不得不脱下来换掉，又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伸手挑着他的下巴，在他唇边印下一个吻：「弟弟，你乖一点，姐姐就给你买新衣服。」

这话当然是调笑。

顾正阳的儿子，哪里就买不起一件新衣服了？

顾扬也很清楚，但他很乐意陪我演这出戏，夜里床头留一盏昏暗的灯，他望着我的眼睛湿漉漉雾蒙蒙的，我也不愿深究那下面深埋的真实神色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关系有点危险，文艺些讲，像是深渊里前行，刀尖上共舞。

直白点说，我好像在和顾扬偷情。

就在顾正阳的眼皮子底下，他觊觎的女人和他的儿子亲密无间，想想就会让人笑出声——

每次看着顾扬沉溺在我的身体里，心甘情愿地服从于欲望的支使，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

弟弟，我只能做个恶人。

公司的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二阶段，我时常忙得没空吃饭，自然也就没时间回他的消息。

顾扬发来十几条消息，分享他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片段，我差不多只能回两三个字。

晚上回去，他洗了澡，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赤裸着胸膛在我身边绕来绕去，而我忙着核对数据和纠察进度，实在没空搭理他。

到最后，顾扬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一脸失落。

我笑着安慰了两句，告诉他等忙过这段时间，一定好好陪陪他，顾扬这才又重新扬了扬头，脸上有了笑意。

那天下午，顾扬回来时，带回两张森林音乐节的门票。

这票很不好抢，开票一秒就刷完了，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顾扬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我找有内部渠道的朋友拿的，姐姐，我们一起去吧，有草东和 joyside。」

我眯起眼睛，勾着唇角笑：「弟弟，你偷看我的歌单？」

「才没有。」顾扬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是找到了你的网易云账号。」

还不是看了我的歌单？

我对他的辩解不屑一顾，但确实对音乐节很感兴趣。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看过现场了，看着喜欢的乐队在台上演唱，是我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周末，我和顾扬一起去森林音乐节现场。

却没想到，在门口买水的时候，又一次碰到了周维年。

顾扬立刻警惕地挡在我身前，周维年看到他这副样子，一下子笑起来：「小昭，你跟这小弟弟，还没玩腻呢？」

我没说话。

顾扬冷冷地说：「我和秦昭的事用不着你管！你已经是过去式了，麻烦有点自知之明。」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连名带姓地叫我，不免有些稀奇，于是多看了顾扬两眼。

周维年脸色微微一沉，大概除了顾扬，很少有人这样对他说话。

但他终究没有动怒，只是冲我微笑：「小昭，你是聪明人，知道谁更适合你。」

聪明人。

这三个字将我钉死在墙上。

周维年说我是聪明人，顾正阳说我有分寸。

但他们都错了。

我是个疯子。

我勾着顾扬的肩膀，在他嘴唇上印下一个吻，然后看着对面脸色骤然难看的周维年，微微一笑：「周维年，我说过了，我现在喜欢年轻听话的。」

「你已经不行了，你老了。」

大概对男人来说，年龄也是死穴。

周维年脸色冰冷地走了。

音乐节下午三点开始，我一直等到傍晚八点，草东才出场。

这时候，天上已经飘起濛濛细雨，但我挤在人群里，跟着大家又唱又跳，雨水里眼线和口红花成一团。

气氛最热烈的时候，我转过身，扯着顾扬的领口，迫使他低下头，然后和他接吻。

这动作并不突兀，身边有不少男男女女都这么干。

但，亲吻顾扬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扫过人群，看到了不远处的周维年。

在雨丝和路灯的映衬下，他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的方向。

散场后，周维年在停车场拦住了我和顾扬。

看着面容冷肃的顾扬和面无表情的我，他慢条斯理地笑道：「小昭，这个弟弟，就是你们公司老板顾正阳的儿子吧？」

我的心倏然向下沉。

周维年笑得愈发开心，眼睛里却都是狠意：「好啊，秦昭，真有你的，是我小瞧你了。」

不等我应声，他便利落地转身走了。

我皱眉看着他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心生不安。

上车后，顾扬照例坐在副驾，安静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姐姐，我一定会尽快考出驾照，以后换我来接送你。」

我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心里还在想周维年刚才说的话。

「姐姐，我想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我爸。」

顾扬话音未落，我已经抬起头看着他：「你说什么？」

他显然听出了我声音里的冷意，眼里闪过一丝受伤：「姐姐，我很早就想说了，你工作这么辛苦，让我爸知道你的身份，至少你能稍微轻松一些……」

「算了吧，大少爷。」我面无表情地发动了车子，「我是凭实力进你家公司，让你这么一说，我成什么了？我手下还带着项目呢，还能服人吗？」

我语气很差，顾扬不可能听不出来，他缩在座位上，没有再说话。

车开到楼下时，已经是深夜。我看了看身边的顾扬，有些心烦意乱地点了一支烟，又打开了车窗。

顾扬终于没忍住，伸出手来拉我：「姐姐，你别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我就势扯着他衣襟，随手按灭烟头，堵着他的嘴唇吻上去，淡淡的烟草味蔓延四散。

我用力得很莽撞，牙齿撞在顾扬嘴唇上，很快尝到一丝甜腥味，他却完全不在意，只是由着我亲吻，由着我扒了他，坐上他的腿。

「姐姐。」顾扬用那双温柔的、可怜兮兮的眼睛望着我。

其实他的眼尾狭长上挑，用来魅惑勾人要更合适一些，但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的，在我面前，总是装出这么一副大狗的模样，好像笃定了我会心软。

我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弟弟，姐姐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再等等，好不好？」

顾扬点点头，声音闷闷的：「姐姐，你再哄哄我吧。」

害怕关系曝光，不能服人？

这理由是我编给顾扬听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10

顾扬开始频繁地约我出门。

看电影，去海洋馆，在游乐园傻乎乎的旋转木马上拍照，排在穿粉色公主裙的小女孩身后大半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支彩虹色的棉花糖。

我其实每一次都想拒绝，但每一次都会败在顾扬那双亮晶晶的、满是期待的眼睛里。

反正都是演戏，不如演得逼真一点吧。

我在心里这样劝自己。

而很快，我就知道了周维年那天晚上为什么会那么说。

股权变动，公司合并，而周维年接管了我们原本与永昌合作的那个大项目，成为了对面新的负责人之一。

顾扬到底还是撒娇卖乖地赖在了我这里，直到集训的当天早上，才匆匆出门，赶去学校和其他人汇合。

对面一早就说要派负责人过来，当面洽谈，因此我熬了好几天夜才做好了方案。

然而会议室大门被推开后，走进来的那几个人当中，为首的就是周维年。

他在几步之遥的地方看着我，冲我微微一笑。

一阵彻骨的凉意从心底漫上来。

但我很清楚，他就是想看到我惊慌无措的样子。好像不管怎么样，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我都逃不脱他的掌控。

就像顾正阳一样。

因此我挺直了脊背，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客气地打招呼：「好久不见，周总。」

顾正阳的眼神立刻扫了过来：「小秦和周经理，以前就认识吗？」

我笑着说：「我和周总以前是大学校友，周总大我一届，算是我的学长。」

顾正阳摩挲着手上的翡翠扳指，笑起来：「原来是这样，那可真是太巧了，想必今天的会议，一定能进行得很顺利吧？」

会议由我全程主持，详细讲述了项目的进展和目前最紧急的几个需求。

到最后，周维年第一个称赞：「秦昭学妹真是越来越优秀了，当初在学校里，我就知道，你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我看着他，仍然礼貌地微笑，不说话。

我想他话里有话，所以，我不接这个茬。

顾正阳看了周维年一眼，又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模样。

因为见面洽谈甚欢，顾正阳让秘书安排下去，晚上请周维年他们吃饭。

周维年问：「秦昭学妹，你也一起来吗？」

我想拒绝，可是顾正阳的眼神牢牢锁定在我身上，锐利如鹰隼，好像要刺破我的一切伪装。

我镇定自若地看着他们，继续微笑：「当然要来，毕竟这个项目主要由我负责。」

秘书订的酒店不是太远，走路就可以过去，但即便如此，顾正阳还是提出开车。

凭着「学长与学妹」的关系，周维年理所当然坐上了我的车。

一上车他就笑起来，眼睛里带着几分快意：「秦昭，看来顾正阳并不知道你和他儿子的关系啊！」

我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顿，踩下刹车，转头看着他：「周维年，你很恨我吗？」

他扯了扯唇角，似是不屑地冷笑：「秦昭，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

「若不是恨我，我与顾扬谈恋爱，和你有什么关系？周维年，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了就是结束了，没有我还得为你守身如玉的道理。」

那三个字出口时，好像有一股莫名的电流从心脏蹿出来，我指尖微微发麻，只好更用力地握紧方向盘。

周维年似乎被我的话激怒了，他蓦地转过头，冷冷地看着我，片刻后忽然欺身向前，在我嘴唇上重重咬了一口。

「嘶！——」

剧痛终于令我失去理智，劈手要打他，却被周维年牢牢攥住手腕。

他在很近的地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道：「秦昭，你做梦，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被他气笑了：「周维年，你他妈有病吧？我都和你分手三年了！」

「那又怎么样？秦昭，哪怕再过十个三年，我还是最喜欢你，除了我，还有谁适合你？」他越凑越近，呼吸与我近在咫尺，「那个顾扬，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富二代，离了他爹一无是处的东西？别人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家的情况吗？你爸妈吸你血还不够，你还要自己再去找个小奶狗回来养着？」

周维年堵住我的嘴唇，惩罚似的辗转厮磨，我吃痛，重重地推开了他。

周维年的脑袋磕在车窗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你最好放开我，两边公司的人都已经快到酒店了。」

他目光发狠地望着我，到底没再有其他动作，由着我发动了车子。

而我刚一走进酒店包厢的大门，顾正阳便盯住了我嘴唇的伤口。

他的眼神，实在令我心生寒意。

但我还是神态自若地坐了下来，镇定地听他们交谈。

一张桌子上，除了我，剩下的都是男人，于是话题渐渐往不可控的方向滑落而去，我皱了皱眉，周维年却突然笑着道：「好了，还有小姑娘在，不说这些了。」

顾正阳意味深长地说：「周经理真是护着学妹啊。」

我面色苍白地坐着，忽然感受到一只大手抓住了我放在桌下的左手，然后一路缓缓向上，这只手带着冰凉的汗水，像一条滑腻的蛇攀上我的胳膊。

我整个人微微发抖，几乎要吐出来。

「顾总。」

周维年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几乎毁掉我的凝重气氛，顾正阳立刻放开了我的手，转而点了支烟，微笑道：「周经理，怎么了？」

「听说顾总的公子在J大读大一，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我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不明白他这会儿提起顾扬的用意。

提到顾扬，顾正阳的神情里多了一丝自豪。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才道：「这孩子，从小性子就倔，我要送他出国留学，他不乐意，非要留在国内考，好在考上了J大。但也没个消停的，这不，这两天又跟着什么校篮球队去外地集训去了，说要半个月才回来。」

他状似无奈地叹了口气，语气却非常自得。

周维年笑道：「年轻人嘛，都是这样。我有个妹妹，和顾公子一样大，都在读大一。她也是J大的，等有机会，可以叫两个人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

这是要相亲的意思了。

我面无表情地坐在位置上，一口一口喝着杯子里的果汁。来之前我吃了两粒头孢，谁也不敢劝我喝酒。

顾正阳似乎有些意外，他怔了怔，笑起来：「交个朋友倒是没问题，可是顾扬他前几天跟我说，自己已经交了个女朋友。」

我手一抖，果汁泼了满身。

周维年看了我一眼：「哦？这么不凑巧，敢问顾公子的女朋友是哪家的千金啊？」

「这他倒是没说，估计就是大学里的同学，谈着玩的，不碍事。」

顾正阳说完，转头看到我脸色苍白，语气顿了一下：「小秦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赶紧出去整理一下。」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谢谢顾总」，放下杯子，强撑着最后的镇定走向了洗手间。

11

吃过饭已经是深夜。

几个人多多少少喝了点酒，好几个人已经喝得醉醺醺，只能找代驾回去。

只有我一个清醒的，周维年笑着说：「既然如此，那就麻烦秦昭学妹送我回去了。」

顾正阳和其他人就在一旁看着，我不能拒绝，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坐进副驾。

离开前，我看了一眼顾正阳。

他的眼神隔着一层醉意透出来，仍然满是阴鸷。

我收回眼神，没有再回头。

车停在周维年家楼下，我正要叫他下车，满是冷汗的手忽然被握住。

「秦昭。」周维年的声音发沉，眼睛里盛着冰冷的笑意，「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为什么不反抗？」

我抿了抿嘴唇，垂下眼睛：「这和你没关系。」

「你宁可留在这里被顾正阳性骚扰，也不愿意来我家公司——秦昭，你贱不贱啊？」

我一耳光甩在他脸上。

用了最大的力气，周维年的脸被我打得偏过去。

「周维年，留在你家公司？你妈到底有多嫌弃我，你当我看不出来吗？我只不过跟着导师去外地学习了半个月，她就给你安排了三场和名门闺秀的相亲，为的是什么？」

指甲嵌进手心，我看着他，挑眉冷笑，「到哪里都是死路，我还不如选一条自己爽的。」

「被顾正阳摸手，你觉得很爽？」周维年怒极反笑，「我怎么忘了，他在这么多人面前都敢摸你的手，暗地里肯定早就做过更过分的事情了吧？你既然没有拒绝，说明你也乐在其中，是不是？」

我闭了闭眼睛，再睁开时，已经满眼寒意：「下车。」

「秦昭，你……」

「你给我滚下去！」

我伸手去开了另一侧的车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周维年推了下去，车顶灯的光芒烫过我的脸，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看着周维年的眼睛里浮出鲜明的恨意。

他踉跄了一步才站稳，却又撑着车顶，微微低下头看着我，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像是被我眼底的恨意激怒，他扯着唇角笑起来。

「秦昭，我怎么忘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和那顾扬小弟弟在一起，哪里是喜欢他，你是为了报复顾正阳吧？」

12

好像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蓦然剖开，我痛得指尖发抖，仍然冷笑道：

「周维年，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还敢来招惹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当初我忽然被辞退，是你从中动了手脚，目的不就是为了给我那样一个机会，让我对你感恩戴德？若我真的和你复合，你不怕我当面给你妈两耳光，搅得你家宅不宁？」

我没有看他的目光，伸手拉上车门，驱车离开。

周维年喜欢我？恐怕未必。

他只是不高兴，为何我与他分手之后，没有对他心心念念，反而和顾扬在一起。

他和顾正阳是一路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对我进行围剿。

我不会认输的，我怎么可能认输。

我咬着牙回到家里，随手把手包丢在地上，拿出手机，这才发现，顾扬竟然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发了几十条微信。

「姐姐，你看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一下吗？」

「姐姐，你是不想理我，还是出事了？」

「姐姐，我已经坐上回来的车了，你等我。」

我猛然一怔，身后传来钥匙开门的动静。

我转过头，顾扬已经按亮了客厅的灯：「姐姐，你都回家了，怎么不开灯——」

话音未落，他忽然大步冲过来，握着我的肩膀，眼中闪过一丝狠戾，随即被翻滚的心痛与担忧压了下去：「姐姐，你怎么了？」

我从他清澈的眼底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满面泪痕，头发散乱，眼眶发红，嘴唇上还有结着一层薄痂的伤口。

我闭了闭眼睛，任由自己软倒身子，撞进顾扬怀里。

他抱着我，修长的手指覆上我的手背，小心翼翼地问：「姐姐，你是不是碰上坏人了？」

小男孩，多天真啊。

如果他知道他口中的坏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还会这么问吗？

但很奇怪，顾扬满是汗水的手，却并不会让我觉得恶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他们学校看过了他打球的缘故，顾扬如今手心的汗，以及从前情动时滴落在我身上的汗水，混着他身上清新好闻的味道，总是让我想到那天球场上笑容灿烂的少年。

还有阳光，青草，白色球衣，鲜艳又热烈的爱……以及其他一切，我的青春时光里未曾拥有过的东西。

原来早就不是单纯的报复了。

我一边在心里憎恶着他的身份，一边又贪恋他带给我的阳光，即便它无比短暂。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卑劣。

我闭上眼睛，遮住刺目的灯光和眼中蔓延的情绪，哑声道：「顾扬，我们分开吧，你搬出去。」

那只覆着我的手忽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顾扬的声音里多了几分慌乱：「为什么？姐姐，是我惹你生气了吗？」

「不是。」我拼尽全力从他怀里挣脱出来，站直了身子，凝视着他明亮的眼睛，「顾扬，我们不是一路人，你应该在学校里找个同龄的小女孩，谈一场正常的恋爱。我和你……我们没有未来的。」

「为什么没有？！」

顾扬急急地来捉我的手，却被我躲开，他仓皇地僵在原地，语无伦次：

「姐姐，你是不是怪我把我和你的事情告诉我爸了？但我只说了我谈恋爱了，没有说你的名字……我只是想给他一个、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姐姐，你要是不高兴，我以后再也不提了……」

够了。

真的够了。

我买这间房子的时候怎么没察觉到，天花板的吊灯实在太亮了，炽白的灯光投下来，照得我无所遁形，但也照亮了顾扬坦荡赤诚的灵魂。

我很想逃开，可是胳膊被他握住，他手心滚烫的皮肤贴着我，几乎令我昏厥过去。

「……顾扬。」

我的心变得乱糟糟的，这是我活了二十六年从未有过的体验，我只想努力让它平静下来，但顾扬的气息围绕在身边，好像我就迟迟无法冷静。

他说：「而且姐姐，谁说我和你不是正常恋爱了？」

我的心忽然就软得化作一团，一句重话都说不出来了。

顾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眼圈有点发红，但眼睛里撑开一片微薄的希冀：「姐姐，不分开了，好不好？」

13

我答应了顾扬。

小男孩也没有再追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概是看出了我不想说。

他只是陪着我洗了澡，又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就坐车赶回了集训的城市。

后来他集训结束回来，又住在了我这里，只是偶尔课满的时候，还是得回学校。

他还是经常约我出门，有时是看电影，有时是跑遍大街小巷找吃的。

顾扬好像察觉到了我对乐队现场的喜爱，有好几次从各种渠道弄来了我感兴趣的音乐节和 livehouse 门票，和我去现场蹦到天黑才回家。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恋爱体验，我只觉得新奇万分。

从前跟周维年在一起时，我和他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酒店。各种各样的酒店。

他说：「秦昭，你很漂亮，可是在床上的时候，最迷人。」

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为了赶进度，我时常在公司里熬通宵。作为对面的负责人，周维年也会跟我一起守着。

有天半夜，我实在有些熬不住，去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咖啡，周维年就跟了下来。

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眼神肆无忌惮，充满侵略性，现在就是这样。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忍住把手机砸在他脸上的冲动。

「周维年。」我深吸一口气，平静地看着他，「我们没可能。」

他竟然笑了：「放心吧秦昭，你都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我再缠着你，岂不是太过不知好歹。我只是来通知你一声，小萱已经认识了顾扬弟弟，两个年轻人相处得挺好，听说顾扬还邀请小萱去看他们的篮球比赛来着。」

他的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得意。

好像在说，你看，秦昭，你以为只有你会报复吗？

周维萱，就是周维年那个请我去做家教的妹妹，她和周维年一样，骨子里就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慢。

只是周维萱要更擅长伪装一些，用清纯甜美的外表把一切都掩盖起来。

我第一次去给她上课的时候，她扯着我的帆布包，状似天真地问：「姐姐，你这个包多少钱啊？」

我微笑：「十九块九，包邮。」

她似乎很惊讶：「那姐姐，你给我上一节课，岂不是能买二十个这样的包？」

我毫无波动，仍然微笑：「是的，妹妹，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听课，让我一直教下去，这样我可以多赚一些钱。」

而如今，看着面前的周维年，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弯腰拿起咖啡，起身离开了。

这件事，我没有问顾扬。

我同样问心有愧，何必搅得大家都不愉快。

这边的项目暂告一段落后，顾正阳忽然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冷白的灯光下，他看着我满脸紧张，忽然笑了：「小昭，别这么怕，我不会吃了你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这里没有其他人，我也不需要再演戏，维持那样虚假的和平。

顾正阳不以为意：

「小昭，你上次说的那个所谓床伴，就是对面铭峥的周经理吧？学长和学妹，再续前缘，挺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怪你了，你好好地跟周经理相处，如果项目二期还交给我们做的话，他们再让出五个点就好。」

他说得特别理直气壮。

我瞪大眼睛，险些笑出声来。

顾正阳，你算什么东西？

我扯扯唇角：「顾总，您多虑了，我一向公私分明，不会把私事带进工作里的。还有，我跟周总只是普通的大学校友关系，实在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说完，我不等顾正阳反应，转身开门出去。

回到位置上时，我发现顾扬给我发来了消息：

「姐姐，明天周末，你有空吗？上次集训认识的隔壁校队要来和我们打比赛，在J大体育馆，我今晚要训练，就不回去住了。你要是明天有空的话，来看我比赛吧，好不好？」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顿许久，才迟滞地打出一个「好」字来。

在打球这件事上，顾扬好像特别有天赋，也格外受人欢迎。

我走进校体育馆的时候，被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的人群吓了一跳，当中有不少年轻活泼的小女孩，有几个甚至还拉了一条给顾扬加油的横幅。

我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没一会儿，就看到顾扬和他的队友走了进来。

他穿着白色镶蓝边的球衣，目光扫过观众席，等落在我身上时，终于灿烂地笑起来。

我有些恍惚。

恍惚地看着他在球场上奔跑、跳起投篮、和队友击掌庆贺……直到上半场结束的时候，顾扬所在的队伍，得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面。

中场休息，他喝了几大口水，朝我走过来，语气里满是雀跃：「姐姐！」

我拿出一包纸巾，正要递给他，斜里忽然闪出一道人影，身上带着一股甜香。

她挡在我和顾扬中间，将手里的东西递了出去，声音很温柔：「顾扬，你擦擦汗吧。」

是周维萱。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笑。

这么久没见，她的性格没变，可手段竟然也一点都没见长。

顾扬唇边的笑容消失了，他看了周维萱一眼，礼貌拒绝：「谢谢，不过不需要了。」

说着，绕过她走到我身边来，从我手里接过纸巾，兴奋道：「啊，是上次买的那个小狗纸巾！」

我笑了笑：「是。」

纸巾是我和顾扬一起逛街的时候，在某家超市里看到的，纸上印着毛茸茸的萨摩耶，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顾扬。

所以我买了很多。

周维萱转过头，目光扫到我脸上，忽然满脸讶异：「秦昭姐姐，你和我哥分手之后，不是回老家嫁人去了吗？听说那个人不嫌弃，愿意出 50 万彩礼娶你呢，是不是真的呀？」

14

她这话说一半藏一半，点到即止，却凭空令人生出许多遐思来。

我父母打算为 50 万彩礼把我卖给一个老光棍这事，我只是从前跟周维年提过两句，想不到他竟然就告诉了周维萱。

我也笑：「妹妹，你想多了，是我踹了你哥，因为他不守规矩，道德观念败坏，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四处相亲。至于我嫁不嫁人，彩礼多少，和你们周家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秦昭姐姐，你生气啦？」周维萱偏着脑袋看我，好像很委屈，「我只是关心你啊，毕竟当初我哥介绍你来给我做家教，你还教过我很久呢。」

顾扬忍无可忍，皱眉道：「周维萱，你没事的话可以离开了吗？我想跟我女朋友说两句话，你站在这里很碍事。」

周维萱睁大眼睛看着他，笑容一下子僵住。

顾扬见她没什么反应，失去耐心，牵了我的手，带着我径直走下观众席，来到球场边缘的一排椅子跟前。那里坐着几个替补队员，还有顾扬的队友，好几个都是上次见过的熟面孔。

见顾扬拉着我过来，都笑起来，有一个还一边挑眉一边吹口哨。

顾扬说：「姐姐，你在这里等我，下半场打完我就过来找你。」

我挑了挑眉：「你把人家小女孩邀请过来看球赛，又把她一个人撇在那里？」

「谁？」顾扬愣了愣，顺着我的眼神往后看，忽然反应过来，「你说周维萱？姐姐，我没邀请她啊，是在图书馆门口碰上了，她说要来看我打比赛，我说你随便——姐姐，你不开心了吗？那我下次让她不要来，好不好？」

我笑出声来，拍拍他的手：「弟弟，这体育馆又不是你家开的，你让人家不来，凭什么啊？」

顾扬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正要说点什么，裁判在场边吹哨。

下半场开始了。

我就坐在椅子上，托着下巴看他打球。

顾扬每次进了球，都会下意识回过头，在身后观众席的热烈欢呼声中，找到我的眼睛，投以真挚又灿烂的笑。

一片喧嚣里，我却很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比赛结束，他第一时间跑回到我身边，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我：「姐姐，我们赢了！去吃饭吧！」

我请顾扬的队友们在学校门口的火锅店吃了饭。

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男孩，会争着抢锅里的东西吃，互相调侃，但又小心翼翼地遵循着相处的边界和底线，不会让人觉得冒犯。

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人生。

遇到顾扬之后，好像在一点一点，把过去缺失的那些东西，全部填满。

小男孩喝了点酒，回去的路上，醉醺醺地靠着车椅背：「姐姐，我和周维萱的事情，是谁告诉你的？」

我笑了笑：「她哥哥，周维年。你见过的。」

顾扬蓦然坐直了身子，转头看着我：「你的前男友？！」

「嗯。」

顾扬立刻沉下脸，不高兴地说：「原来是他！怪不得兄妹俩一样惹人讨厌！」

说完咬了咬嘴唇，又来扯我的袖子，语气里多了几分委屈：「姐姐，你怎么还和他有来往，不要理他了好不好？」

「宝贝，我也不想理他，但他们公司目前在和我们合作新项目，所以他天天都得和我有接触。」我开着车，头也没回，只是玩笑道，「不然你跟你爸说说，不要和他们公司合作了？」

话音落了，却没得到顾扬的回应。

我有些奇怪，趁着红灯踩下刹车，转头看去。

顾扬直直望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点恍惚，再往下探，是一片莫名的冷意。

「顾扬？」

我略微抬高了声音，他像是蓦地清醒过来，又露出了惯常撒娇般的笑脸：「姐姐，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回家后，我跟顾扬一起洗澡，就着水流和蒸腾的热气，在浴室里做了一回，又被他抱着回到了床上。小男孩亲了亲我的肩头，跟我说起周维萱的事。

原来不是他认识周维萱，是周维萱主动来和他交谈，顾扬客套着说了两句话，周维萱便自觉亲近，撒着娇甜甜地说：「那我这周末去体育馆看你比赛，给你加油，好不好呀？」

「姐姐，我真的就跟她说了三个字，我说『你随便』，不知道怎么就被她理解成了我主动邀请。」顾扬气鼓鼓地说，「我除了姐姐，谁都不要。」

我当然信他。

我并非迟钝的人，即便一开始顾扬是在同我逢场作戏，可演到如今，到底还是付出了真心。

我自己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又何必苛求对方完美无缺。

15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第二周去公司，我听说，因为春景那边把价格压低了三分之一，周维年他们铭峥就把项目二期交给了春景，我们竞标失败。

晨会上，顾正阳不留情面地训斥了我一顿。

「学长学妹，这是多好的机会，秦昭，我让你把客户留下来续签而已，有这么难吗？一期的底子我们都打好了，春景半道把项目接走了，这就是你做出的成绩？」他望着我，冷笑道，「我相信你的能力，所以才重用你，没想到你这么让人失望。会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办公室冷白的灯光下，我咬着嘴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顾正阳穿好西装外套，走到我面前，忽然伸手在我脸上拍了拍，轻蔑地笑起来：「小昭啊，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今晚我会出差去谈另一个项目，如果你同意的话，还是会交给你负责。」

他蓦然凑近了我，热气呵在我耳畔：「别让我失望。」

丢掉铭峥的项目，让顾正阳对我丧失了最后的耐心。

回家后，我又一次打开微信，看着那条被我搁置好几天的消息，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天，顾扬回家很晚，而我还在电脑前忙碌。

他凑过来，撒娇卖乖地问我这几天在忙什么，我轻笑：「丢了个项目，你爸很不高兴，我在想办法补救。」

顾扬像是怔住了，片刻后又扯着唇角笑起来：「姐姐，你不要怕，这是好事。」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顾扬也没有解释的意图，只是过来蹭我：「姐姐，很晚了，我们休息吧。」

第二天是周末，一大早起床，顾扬突然说要回家拿东西。

除去第一次送他回家外，我从未再踏进过顾家的别墅。那里充斥着顾正阳的气息，实在令我反胃。

但我还是陪顾扬回去了。

就当是离开前，再多陪小男孩温存一下吧。我在心里这样劝自己。

顾家别墅里空无一人，顾扬解释说，他不喜欢和陌生人离得太近，所以就把佣人辞掉了，平时也很少回来。

我跟着他上楼，走进顾扬的卧室里，忽然愣住。

偌大的床铺之上，铺了满床的山茶花，中间还放着一枚戒指，戒托中间的钻石被灯光一照，折射出星辰般璀璨的光芒。

「姐姐，生日快乐。」

顾扬的声音忽然在我身后响起来，声音清朗又温柔：「姐姐，我不想等了，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等我毕业，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我下意识想要拒绝，或者说点别的什么，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一步一步走近那张床，望着满床山茶花，想到第一次睡过顾扬之后的那个晚上，他躺在这张床上，醉醺醺地同我撒娇。

「姐姐，你好香，我好喜欢你……」

周维年送过我玫瑰，顾正阳也送过。

可是我不喜欢玫瑰，我最喜欢的花，是山茶。

但这件事，我从来没跟顾扬提起过，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转过头，怔怔地看着他。

顾扬眼中光芒熠熠，尔后凑过来，吻着我的嘴唇，将我压倒在满床花朵上。

戒指被他拿出来，套在我手指上。

「姐姐，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哦。」

细细密密的吻落在我脸颊、脖颈和肩头，山茶花清甜的香气缠绕着蔓延上来，天花板的灯盏倒映在我眼底，轻轻晃动着。

这是梦境吗？

顾扬的手扣在我腰间，我正要说话，门口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男声：「顾扬。」

我浑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

顾扬的动作轻轻顿住，扶着我坐起身来，转头看着顾正阳，微笑：「爸，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我的女朋友秦昭。你认识的。」

顾正阳的神情冷漠又狠戾，他锋利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去，仿佛要用眼神将我凌迟。

顾扬就像是完全感受不到我与他爸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继续说了下去：「我已经向她求婚了，我要娶她。」

「秦昭……」顾正阳用轻柔缠绵、仿佛呢喃耳语般的声音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尔后竟然笑了起来，「顾扬说他要娶你，你听到了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顾正阳又走近一步，眼神锐利得恨不得生扒了我的皮：「你敢答应吗？」

他忽然暴怒起来，「秦昭，你这个婊子，你敢不敢告诉顾扬，你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报复我？！」

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心中预想过无数次被顾正阳发现的可能。

他的盛怒在我预料之内，我原本与顾扬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一刻报复的快感。

但此时，我竟然不敢直视顾扬的眼睛。

他的戒指还套在我手上，尺寸很完美地契合我的手指，应该是顾扬趁我睡着专门量过的。

小男孩把他的一颗真心，毫无保留地捧到了我面前。

而我亲手打碎了它。

我微微仰头，看着顾正阳，忽然畅快地笑起来：「是啊。」

16

顾正阳怒极反笑：「你还敢承认？」

他转向顾扬，语气嘲弄，「顾扬，你听见了吗？这个婊子对你根本就是不怀好意，你还想娶她吗？」

我脸色苍白，嘴唇也褪去血色。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自己立即丧失五感，不要听到顾扬的回答。

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严肃又温柔，甚至带着一点心痛：「我知道。」

顾正阳张了张嘴，正要说话，顾扬却又先一步开口了：「为什么呢？」

「……什么？」顾正阳皱起眉头，似乎顾扬的反应超出了他预料。

「我说，秦昭为什么要报复你呢？」

顾扬侧了侧头，好像是看到了我苍白的脸，于是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

他用的力道很轻，带着三分小心翼翼，温温暖暖地覆上了我的指尖。

「这么久以来，你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秦昭的性骚扰，在调查到她家里的情况后，认定她孤立无援，于是变本加厉。顾正阳，

你是多自负的一个人，怎么能允许有人逃脱你的掌控？」他面无表情地说，「所以，她报复你，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一声巨响在我脑中轰然炸开。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所以这么久以来，一直是顾扬在跟我演戏吗？

顾正阳被顾扬当场戳破，冷笑一声：「那又如何？她装什么假清高，睡过她的人都不止一个，我让她跟着我，都算是抬举她了。」

顾扬抬起眼，直直看着他：「这么说，你承认你对秦昭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性骚扰了？」

顾正阳笑了：「承认又如何？顾扬，难道你还要去告我不成？」

「那可说不准，我要告你，随时都可以。」

顾扬忽然从满床山茶花里扒出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在顾正阳面前晃了晃：「录音、视频我都有，证据充足，秦昭要是去告你，顾正阳，你根本洗不白——别跟我说什么亲不亲爸的话，前些年我过成那样，你不闻不问，要不是你在外头私生的那一个没了，这两年你能对我这么好吗？」

顾正阳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他眸光森冷地看着顾扬，那眼神不像是看儿子，倒像是仇人。

顾扬站起身来，毫不怯懦地与他对视。

他站在那里，挺拔得像是一棵树。

我蓦然意识到，小男孩其实不是小男孩，他早就长大了，已经长成了足够和顾正阳抗衡的强大存在。而我却不知不觉陷入他温柔天真的陷阱里，几乎丢弃了自己的全部原则。

我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仓皇而逃。目光与顾扬交错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的神情忽然变了，变得极致惶恐。他伸出手来，似乎想要抓住我，但指尖只是轻轻与我的裙摆擦过。

我踉踉跄跄地下了楼，冲进楼下停着的车里。身后的脚步声越追越近，在我锁门之前，顾扬已经先一步拉开车门，坐上了副驾。

「姐姐！」在我开口之前，他急促地打断了我，「我可以解释。」

「解释什么？弟弟？」我的手扣在方向盘上，转头看着他，嘲讽地笑，「是要我再跟你重复一遍我利用你报复顾正阳的动机，还是你跟我讲一遍你利用我报复你亲爹的事情啊？」

这场局走到今天，究竟是谁先利用谁，谁先沦陷，我已然分不清了。我自己目的卑劣，自然也没有指责顾扬的立场。

我只是很想逃。逃离这里，离顾扬和顾正阳远一点、再远一点。

「顾扬。」我拼命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想在他面前不那么脆弱难看，「你早就知道顾正阳今天会回来吧？给我过生日，打的旗号挺好，拿我的事情做筹码去威胁报复顾正阳，你真会算啊你！」

我低下头，用力拔下手指上的那枚戒指。因为用力过大，戒圈甚至刮下我一层皮，鲜血顿时涌出来。

戒指被我放进顾扬手里，我的语气恢复了冷静：「还给你，弟弟，我们好聚好散吧。」

顾扬瞪大了眼睛，语气里带着哀求：「姐姐，我没有骗你，我喜欢你五年了！」

他拿出手机，急急地去翻相册，翻出一张很有些年代感的照片：「姐姐，你看，这是我以前的样子！——你以前来给我做过家教的，你还记得吗？」

照片上的男孩胖乎乎的，穿得异常朴素，戴着眼镜，只有眉眼间能依稀看出一点顾扬的影子。

我愣在原地。

记忆里某个很不起眼的片段，忽然在这一刻破风而来。

大二的时候，我顶替一个生病的同学去她兼职的地方做过家教。

那小男孩才上高一，十五岁，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挺胖，住在学校附近一间很不起眼的出租屋内。

我讲了两个小时的课，他几乎都听得心不在焉。

临走前我问他：「你这么讨厌学习，是怎么考上市重点高中的？」

他有些自嘲地笑：「花钱上的。我爸说了，这是他给我花的最后一笔钱，以后我要死要活，他都不会再管。」

我笑了：「那你何必还要请家教呢，多浪费钱？」

「之前被哄着交的钱，等用完之后，我也就不请了。」

他说得好像很轻松，但明亮的眼睛里满是脆弱，像只可怜兮兮的小狗。

我的心忽然就软了一瞬。

那天临走前，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弟弟，你可以继续自甘堕落下去，反正你爸妈不会管你。但是你得知道，别人给你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收回去，但你靠自己拿到的，没人夺得走。如果你觉得自己被抛弃了，那就爬上去，反过来，像丢垃圾一样丢掉那些人。」

我没有当救世主的念头，说这话也不过是一时兴起，很快就抛诸脑后。

但顾扬却说，我救了他。

「那时候我爸有了私生子，他彻底不想管我了，又嫌我叛逆、成绩差，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一个人住。姐姐，你在我跌落深渊之前，拉了我最后一把。」

顾扬抿了抿嘴唇，过来捉我的手，又小心翼翼地避开鲜血淋漓的伤口。

他的身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我却仍然落在深渊里，迟迟爬不出来。

「弟弟，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也希望你能继续好好活下去，永远活在光明里。」我微笑着掰开了他的手，「但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

17

回去后，我立刻提交了离职手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顾扬之前的威胁，顾正阳没有再为难我，很痛快地批准了。

之前，邻市的一家大公司开出高价挖我，原本我想到顾扬，迟迟不舍得走，前几天才下定了决心。

交接完工作后，我把公寓挂给中介，独自一人搬去了邻市。

临走前，顾扬来我家楼下等我。

他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衬衫，眼睛红红地望着我。

「……姐姐。」

我抱着箱子的手轻轻颤抖了一下。

「弟弟。」我叹了口气，「我要走了，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吗？」

顾扬的眼圈更红了：「姐姐，我会去找你的。」

「顾扬，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冷静一段时间比较好。」

他摇头，语气里带着一意孤行的倔强：「姐姐，我最多只能冷静一星期。」

……好吧。

我不想跟顾扬再纠结这个问题，反正他还在上学，总不能退了学跑来找我吧？

我驱车离开，车子开出去很久，我仍然从后视镜里清晰地看到，顾扬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直直望着我。

世事往往不尽如人意。

我以为自己向来薄情寡义，很快就会忘掉顾扬，可是没有。

我以为我已经搬走，大概此生都不会再见到顾扬，可是没有。

在新公司和同事闲聊的时候，我意外得知，春景和周维年他们铭峥合作的项目二期，出事了。

由于价格瞒报，加上人手锐减，两方需求不对应，延缓进度，最终合作破裂。

春景赔付了双倍的合同价格，而铭峥的二期项目没有如约上线，股价暴跌 30%。

顾正阳原本想趁火打劫，不料三年前的几个旧项目忽然被翻出来接连核查，一起牵扯进了这件大事里，公司流动资金链差点断裂。

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想起那天在车上，我说丢了铭峥二期项目时，顾言回我的话。

「姐姐，你不要怕，这是好事。」

这件事，会和他有关吗？

我心乱了。

下班后，我想去附近的酒吧喝两杯，然而走出公司大门，才发现外面下起大雨，我又没带伞，只能小跑去停车场取车。

然而跑到近处，忽然发现车门前站着一道人影。

他撑着伞立在那里，身姿挺拔，被雨帘模糊的面容依旧清隽锋凛。

顾扬。

我步伐微微一顿，他已经大步跑过来，把伞撑在我头顶。

浇灌而下的雨水被骤然阻隔，寒气却缠绕而上。

我湿淋淋地坐进车里，顾扬立刻握住我冰冷的手，微微扬起唇角：「姐姐，一个星期到了，我来找你了。」

我抿了抿唇，一言不发地开车回家，顾扬亦趋亦步地跟在我身后，一直跟进了浴室里。

我把湿淋淋的衣服脱下来，打开热水，站在渐渐升腾起的雾气里，望着他：「顾扬，你为什么还要找过来？」

「姐姐，我想你了。」

他一颗颗解开衬衣的扣子，露出赤裸的胸膛和腹肌，看着我呼吸微微急促，唇边的笑容里忽然多了几分恶劣。

我在心里低咒一声，勾着顾扬的脖子吻了上去。

情到最浓时，我忽然问：「春景和铭峥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鬼？」

顾扬一下子在我身体里僵住，无奈道：「姐姐，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问这种事吗？」

我轻轻吻咬着他的嘴唇，笑道：「姐姐就想知道，你有多厉害啊。」

然后我就真的知道了。

果然厉害。

事后，我累得手指都抬不起来，只能顺从地蜷缩在顾扬怀里，任由他把我抱回卧室。他却像一只餍足的猫，开口说起我刚刚提到的事。

不但春景和铭峥的事情是他从中插手，就连顾正阳趁火打劫反被拖下水，也和他脱不开干系。

我意外地挑了挑眉：「弟弟，那可是你爸的公司，以后迟早要交到你手上的。」

「我从来不稀罕他的东西。」顾扬不屑道，眉目神采飞扬，「姐姐，这次我过来，除了找你，还打算在这边拓展业务。」

我蓦然坐直了身子，讶异地看着他。

顾扬凑过来亲了亲我的鼻尖：

「你第一次睡到我时，去接我的那间酒吧，就是我跟人合伙开的。后来带你去的那个山月 livehouse，也是我开的。姐姐，我可是业内人士，不然哪能帮你弄到那么多门票？」

「这次过来，是打算在这边也看一个合适的场地，租下来做 livehouse 场馆。」顾扬说着，眨了眨眼睛，看着我，「所以姐姐，我可以在你家借住一段时间吗？」

18

顾扬在我这里住了小半个月，才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签下合同，重新装修，并进行了加大力度的宣发，打算把这里开成本市容纳人数最多的 livehouse 场馆。

等一切尘埃落定，他躺在床上，玩着我的手指跟我说：「姐姐，我明天就得回去接着上课了。」

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顾扬的动作忽然一顿，撑起身子看着我：「姐姐不会舍不得我吗？」

我没说话，顾扬苦笑一声：「姐姐，你是吃准了我离不开你，所以你才这么肆无忌惮，是不是？」

我的眼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顾扬话说得很重，可我竟然不能反驳。

那天重新冷静下来后，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

如果顾扬只是单纯想利用我报复顾正阳，大可不必把自己也搭进来。

何况他每一次看向我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都真挚而热烈。

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在犹豫什么。

见我沉默，顾扬终于失望地坐起身来，哑着嗓子道：「姐姐，我不逼你，也不让你为难。我走啦，下次场馆里有你喜欢的乐队来演出，我会送你门票的。」

说完，他翻身下了床，就要离开。

一阵莫名的慌乱席卷上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臂。

「姐姐。」顾扬沉沉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情绪被迷雾遮掩，我竟然辨不清楚，「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还不放我走？」

「谁说我不喜欢你？」下意识的反驳脱口而出，我怔了怔，干脆咬牙把话说明白，「顾扬，你现在还小，不明白世事瞬息万变，真心可能随时会变。即使我现在这么喜欢你，可——」

话音没落，嘴唇忽然被顾扬堵住了。

「姐姐，你刚才说你喜欢我了，是不是？」他在我唇舌间呢喃，语气里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欣喜，还有种目的得逞后的小得意。

他亲了我好一会儿，微微离开了一点，又在近在咫尺的地方注视着我的眼睛，「姐姐，你可以永远相信我的真心。」

我忽然反应过来：「顾扬，你诈我？」

他眨眨眼睛，委委屈屈地看着我：「姐姐，因为你迟迟不肯说出真心话，我只能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了。」

我嗤笑一声，望着他没说话。

顾扬得寸进尺，又凑过来吻我：「姐姐，你再说一遍你喜欢我，好不好？」

我望着他，看着他的神情从期待渐渐变得忐忑不安，忽地粲然一笑，伸手往下探去，咬着他的耳朵轻声道：「宝贝，姐姐要是不喜欢你，当初怎么会睡你呢？」

……

很久以前，我曾经奢望父母爱我，这个世界友善对待我。

但父母弃我如敝履，世界给我以重击。

于是我竖起尖牙利齿，给他们以更沉痛的回击。

后来我遇到顾扬。

灼灼灿烂，像是夏日里最热烈的光。

我义无反顾地扑向他，就像飞蛾扑火。

查看全部 139 个回答

关于作者

闲得无聊的仙女

姐弟恋-人传人！（这个作者毫无逻辑小学鸡）

回答

66

文章

0

关注者

130,899

被收藏 次

甜文

林若若 创建

26 人关注

知乎好文

扶苏 创建

4 人关注

小说

姑奶奶 创建

2 人关注

待看

氵RedaMancY 创建

2 人关注

嘻嘻

可爱 创建

1 人关注

相关问题

如何以“姐姐，别乱动”写一篇病娇文？ 186 个回答

如何以「早知道姐姐喜欢野的，我就不装这么久了」开头写一篇病娇文？ 14 个回答

有一个病娇哥哥是什么体验？ 1,487 个回答

如何以 “姐姐，别这样” 写一篇病娇文？ 34 个回答

有没有女主病娇小说推荐？ 13 个回答

相关推荐

杀手娘亲腹黑娃

拉拉兔

1 人读过阅读

伪萌宝宝：总裁的失忆娇妻

苏沫朵朵

0 人读过阅读

邪王魅宠：爆娇公主不好惹

山水翩翩

0 人读过阅读

刘看山知乎指南知乎协议知乎隐私保护指引
应用工作
侵权举报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京 ICP 证 110745 号
京 ICP 备 13052560 号 - 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088 号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京）- 非经营性 - 2017 - 0067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010-82716601
儿童色情信息举报专区
证照中心Investor Relations
联系我们 © 2021 知乎

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版权归原文所有